
城裏城外
陳若曦

目錄



杜百合

星期天是睡懶覺的日子，尤其是三月的北京，乍暖還寒的天氣最使人眷戀被窩。杜百合早被隣居進進出出的聲音吵醒了，但倚在身旁的女兒仍睡得香甜，她也就懶得動彈。女兒每個星期只回來一天，怎麽也得叫她睡夠。何况，有她躺在身邊，被窩特別溫暖，百合樂得閉着眼養神。

「買菜回來啦？唷，瞧你買到這麽大塊肥肉，多好哇！」

窗外响起隣居刁媽與人交談的聲音。

百合聽到人家談起肉，連忙起身。張望一眼手錶，已經九點出頭。她抓了床欄邊掛着的棉襖穿起來，順手推醒了女兒。

「起來吧，小彤。白叔叔中午來吃飯，你待會快把我這個月剩下的肉全買回來。」難得有人來家裏吃飯，白叔叔來更是大事。小彤雖然睡眼惺忪，聽到白叔叔要來，也就一骨碌爬起。

白振台是七四年回歸的留美學生，分發在地質科學研究院。他和百合都是台北縣人，同事加上同鄉的友誼，很快就成了親密的朋友。他爲人爽快熱情，而且很會適應環境，善加利用。小彤兩年前由陝北調到北京郊區的公社當會計，便是他幫的忙。

小彤曾經兩次向陝北地區的領導打報告，要求調回北京照應媽媽，但幾年來都沒有下文。白振台回歸那年，正好她患肝炎回家調養。他頭回到家裏來玩，聽小彤說起窰洞生活的艱苦，就自告奮勇說要給她想辦法。她當時並沒當眞，誰知半年後竟接到調令，喜得她又哭又笑。媽媽對這件事從頭到尾不說什麼，但她可是打心裏感激和崇拜白叔叔。

百合煮了一鍋泡飯，將就着和女兒打發了早點。她檢出購物證，購肉本和其他一些票證，連同錢包一塊兒交給女兒。

「還剩多少肉可以買？」小彤問她。

「七兩。」

百合想催女兒快點上街，却見她先顧着照鏡子。

鏡子就掛在床旁邊的牆壁上，床頭矮几上放着梳子和面霜。小彤對鏡子張望一眼，便拿起梳子把兩股並不曾睡亂的髮辮又重新抖開梳理，於是烏黑濃密的頭髮披了一肩。

未出嫁的姑娘哪個不愛美？百合只是奇怪她近來梳頭太殷勤了。前兩年害肝炎，女兒瘦得皮包骨，腰身細得像根火柴棒，一折就斷似的。調養了很久，總算畧有起色。但恢復最快要數最近這半年。她的臉孔一反過去的消瘦乾黃，變得豐滿而且紅潤。胸脯像從冬眠中甦醒，鼓起了小峯。做媽媽的一直躭心這孩子發育不良，如今才解除了憂慮。

「今天去晚了，菜場裏肯定買不到肥肉。幸好春節還剩下幾両油，我一直沒捨得用，現在可派上用場了。」

百合一邊表示遺憾，一邊乘女兒給頭髮分股時，抓了梳子在自己頭上攏幾下了事。齊耳的短髮就是方便，梳頭都不必照鏡子，便發現白髮又添了幾根，日子久了，也就失去攬鏡自照的興趣。

「媽，今天還包餃子？」

「這點肉哪夠？還是炒鍋米粉請白叔叔吧。」

原來百合對中飯早胸有成竹。

「白叔叔現在經常出入人大會堂和北京飯店之類的大場合，山珍海味也吃膩了。炒個米粉給他換換胃口——台灣話叫換肚。你昨天捎回家的一把葱再好不過，炒米粉，葱多多益善。」

「媽，您要葱今後有的是。現在社員種自留地呀，要多麽起勁就有多麽起勁！地剛解凍吧，家家戶戶就起早摸黑地幹起啦！宅前屋後種得密密麻麻的。咳！早曉得白叔叔來吃飯，我還可以給您張羅隻鷄。」

「是嗎？」百合只淡淡一笑。「將來北京的副食品怕要依賴自留地供應了——根據十年前的『參考消息』，莫斯科就是這樣。」

「那也不壞嘛。按這麽說，我們的經濟建設只落後蘇聯十年囉？我說呀，咱們今後應該跟美國比才對！」

小彤提到美國，舌尖上有那麽一股說不出的艷羨。

百合沒答腔，管自去收拾碗筷。被灌輸了二十多年的仇美思想，她心底一直覺得美國沒那麽醜惡。如今崇美思想開始泛溢，她也不覺得美國有什麽特別可愛的。

唉，眞跟不上潮流了！她暗自搖頭嘆氣。

「媽，人家說我們不久也要賣可口可樂啦！」

小彤的語氣簡直是廹不及待。

「可口可樂？」百合對着女兒指着手錶說：「可樂大可等一等，咱們快先把那七兩肉買到手再說。」

百合感到有些啼笑皆非。四人幫倒台一年半了，堂堂的首都，每人每月配給兩斤肉，肥瘦都不能挑選，居然還夢想起可口可樂。她想，這若非異想天開，便是妖言惑衆。自從毛澤東去世，小道消息滿天飛，怪的是大半都得到証實。她疑惑中央是不是另立個「小道消息部」，專發不便上報的消息。

誰知道，也許可口可樂眞會打進中國市場來。誰喝得到？百合暗自搖頭。

小彤知道媽媽掛心那幾兩肉，趕緊加快梳妝。她拿紅緞帶紮牢了辮子，在臉上塗了冷霜，又整一整身上的花布棉襖，還睨一眼脚上的皮鞋。

百合把菜籃遞給她。

「下午朱炎來送我回公社。」

小彤告訴媽媽。

「那好。他還不回陝北？馬上開始春耕了。」

「他要留下來念書，决定再考一次大學。」

百合一愣，但嘴裏只說：「朱炎眞有志氣！」

朱炎下鄉落戶在陝北，以前報考過兩次大學都因成績太差被刷下來。百合以爲他早已放棄，一心要紮根在黃土高原上。現在聽說他又準備再考，不免驚訝。

哦——她明白了——這一定是受女兒的影响。

小彤在媽媽的鼓勵下，一直沒放棄念大學的計劃。前幾年受家庭出身影响，她得不到大隊推舉；接着生肝炎，不幸荒廢了學業。最近政策改了，允許公平競爭。她十分用功，立志要考取北京的院校才就讀。

女兒不曾露過口風，但做母親的已看出朱炎對她極有好感。百合怕小彤分心，從來不鼓勵她交男朋友。怎麽也沒料到朱炎冬天裏回家探親，竟賴着不走，現在乾脆要留下來念書。屈指數數，他比小彤大兩歲半，快廿七歲了，已超出年齡限制，要憑學力報考實在不容易。這是明擺的事實，但百合不願意潑冷水，只能表示欽佩。

小小的五斗櫃上堆滿了東西：熱水瓶、花露水瓶、筆記本、茶杯茶盤……。百合整理了一番，把倚牆而立的鏡框挪到正前方來。它裏面鑲着丈夫和兒媳的照片。丈夫眼神沉鬱，嘴角帶着謹慎的微笑；兒媳笑得很甜蜜，流露着新婚的幸福和美滿。玻璃並不髒，她却習慣地拿手愛撫地揩拭了一陣，讓它顯得更明亮。

她從床底下摸出一包廈門米粉，放在陶鉢中，倒進開水，讓米粉泡着。回頭撿起疊成一落的碗筷，另一隻手挽了空熱水瓶，出門上厨房去。

刁媽正坐在板凳上燙洗被單，大澡盆擱在厨房當中，整個堵塞了通道。見到百合進來，刁媽搶着挪凳移盆，客氣得很。

「不碍事，不碍事！」

百合一疊聲謙讓着。

自從打倒了四人幫，鄰居的臉色日漸和善。去夏，刁媽的女婿涉嫌四人幫餘黨而遭點名批判。這以後，這家人在和氣中還帶着顯著的自卑和畏縮。百合反而過意不去，甚至有些難爲情。

這兩間房的單元本來是百合一家住的。

文革初，百合被控是日本特務而受過一年的隔離審查。以後釋放出來，特嫌沒人提了，但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不久兒女先後中學畢業，分別被派去雲南和陝北插隊落戶。丈夫老孔在大躍進時去東北支邊，一直沒有調回京的消息。孔家人丁稀少，這套厨廁俱全的單元成了當時一些造反派覬覦和爭奪的對象。

有一陣子，百合岌岌不保，差些被趕去單身宿舍。幸虧工宣隊中有個別幹部講政

策，看在台灣尙未收復，對台灣人還須要搞統戰，到底讓她保住了一間房。

刁媽家三代四口，終於以勝利者的姿態搬了進來。比起百合，他們眞是擁擠不堪，因而言語神色間總露出憤憤不平。

刁媽據說曾給日本佔領軍當過幾年佣婦，於是刁家便以「苦大仇深」的家庭成份在文革中崛起。他們對頭兩年，他們佔用了大半個廚房，鍋瓢使得叮噹作響，說話常常帶刺。

於在日本念過一年書的杜百合十分蔑視，不但形諸於色，不時還冷言冷語地加以嘲諷。

有一回，刁媽的孫子偷吃百合的蒸糕，被她人贓俱獲。那孩子竟撒野，嚷着：「日本特務還欺負人啊！」

「你看到我當特務來着？」

百合指着他的鼻子喝問。

「我在日本念書的時候，你還沒生下來呢！」

平常沉默寡言的百合，偏有個吃軟不吃硬的脾氣，理不虧時絕不讓。於是，一個門內不是互不理睬便是唇槍舌劍，氣氛非常緊張。

這局勢到乒乓外交後才有好轉。趕到四人幫垮台，簡直是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回歸留學生又吃香了，到處被譽爲「愛國」。政府有明令，文革期間侵佔的歸國華

僑和學人的房屋，一律要退還。由於房荒是全國通病，大部份單位無法執行它。百合從來沒提起要回另一間房，但刁家的人似乎於心有愧，神色總有些惴惴不安。他們對百合母女再不敢得罪，而是畢恭畢敬。

感謝毛主席……

想到這裏，百合發現弄錯了，連忙糾正自己：感謝華主席！

百合一邊灌開水，一邊暗自好笑。喊了二十多年「毛主席萬歲」，這「毛」字已在下意識裏生了根，一年半載竟去不掉。

「小彤這大早回社了？」

刁媽搓洗着床單，同時抬起頭和百合搭訕着，嘴上掛着斗大的笑容。

「不，買菜去了。中午有個同事——就是我那個小同鄉——來吃便飯。」

「是那個名字上了幾回報紙的，姓白的不是？」

「就是他。」

百合見刁媽臉上那份羨慕樣子，自己也有點飄飄然，似乎與有榮焉。但很快又責備自己：百合呀，你幾時變成了挾友以自重的勢利眼了？

「他還沒結婚嗎？」刁媽的好奇裏透着一份熱心。

「快啦。」

百合不想多談自己的同鄉，洗碗時有意把自來水龍頭開得大大的，讓水聲嘩嘩響。刁媽果然閉上了嘴。

忙完了廚房的事，百合提了水瓶回去，乘熱冲了一壺濃濃的茉莉花茶。她給自己斟了一杯，拉了一把椅子到窗口，坐下來慢慢呷着閒眺窗外的大雜院。

陽光迎面而來，照得她面頰暖和和的。窗外的世界亮得她一時要瞇起眼睛才看得仔細。許多人家晾出了拆洗的被面和床單，自家朝南這一邊已經連成了花布長城。光禿的的楊樹下，一些老頭老太或把手縮進棉襖袖筒內，或抱着娃娃，一邊晒太陽，一邊閒話家常。

幾個中小學生捧了書本，對着牆壁或樹桿大聲地朗讀英語。他們個個目不斜視，而且聲宏氣粗，那認眞求學的樣子似乎恨不得一口吞下這門外語。這種忘我的朗誦似乎使鷄羣也受到感動，它們站得遠遠的，歪了腦袋或豎着耳朵傾聽。

百合發現，窗口前的一棵柳樹已經抽芽了。它是前年地震前，在死去的合歡樹地上重新補種的，如今枝幹仍是稀疏。整個冬天看慣了它的光禿和瘦弱，這一刻乍見它挺立在解凍的黃土地上，披着一身嫩芽在微風中抖擻，自己也感染了一種復甦的喜悅。

春天又來了，百合告訴自己。

年年春來春去，大雜院的面貌大同小異，只是今年有些異樣，空氣裏有那麼一股蠢蠢欲動的氣氛。

也許是靜極思變，百合也期待着生活有個變化，像唐山大地震那樣，來個突變。至於具體期望什麽，自已也說不上來。她只感覺到，陽光這麽燦爛，生活該有個轉機才不辜負它的美好。這種不知名的期待令人焦躁，又揮之不去，有若那朗朗書聲的不絕於耳。

小彤買了菜回家，白振台前後脚就到。

「杜大姐，今天做什麽好菜請我？」

他進門就笑嘻嘻地問，好像隨身把春風捎來，屋子裏轉眼活潑熱鬧起來。

「哪兒能買到好東西呀？阿雄，炒碗米粉給你換肚而已。」

百合操着台語回答。

在自己家裏，她喜歡喊他的小名阿雄。振台，這回歸後新取的名字，給她一種大言不慚的壓力。

偶而她也愛說幾句台語解解鄉愁。丈夫是東北人，兒女生長在北京，家中一向是普通話的天下。她的台語久不說，舌頭快生銹了。難得阿雄分到自己單位，時常往來，她

才撿回了自己的家鄉話。

「北京的供應，跟我七四年剛回來時，簡直不能比——眞要憶甜思苦啦！」

提到吃，阿雄大聲發着牢騷。

「前幾天，我帶一位美國來的客人逛友誼商店。貨架上空檔很多，比外面市場也好不了多少。唐山地震轉眼快兩年了，天津震得東倒西歪的，林乎加去當市委，現在也有得吃的。堂堂首都的供應就是上不去，怪不得大家對市委有意見！」

「吳德是道地的大捂派，應該拉下來！」

小彤快嘴附合了一句。

百合點點頭，却不出聲。她小心慣了，不輕易出口批評高幹。意見當然是有的，但表達方式却要斟酌。最近，人們的舌頭鬆了許多；有些年輕人甚至暢所欲言，有五十年代大鳴大放時那種痛快淋漓。但繼鳴放而來的大反撲，百合却是忘不了——她險些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如今鄧小平把右派的稱號正式送進了歷史博物館，人心大快，但百合可不願好了傷疤忘了痛。

「杜大姐，要不要我幫什麽忙？」

說着，振台就動手捲袖子。

「嗳，炒個米線，弄個紫菜蛋花湯，再簡單不過，哪用得着勞你駕？你給小彤補補數學吧。」

振台拍手答應：「來，小彤，我們搞一加一等於二！」

百合整治的午餐雖然簡單，却是十分可口。米粉尤其炒得道地，振台吃着讚不絕口，連盤底都刮得乾乾淨淨。自從兒子下放，家中再沒有這種狼吞虎嚥的現象，百合看着，着實高興。

小彤給媽媽和叔叔冲了熱茶喝，自己收拾着碗盤。

「白叔叔，你結婚日子定了沒有？」

「五一吧。」

振台的口氣不是太肯定。

「院裏說四月中可以撥給我宿舍。有了房子，葛英上來買買傢俬什物，一星期也夠了。今年『五一』有兩天假，比較方便。」

「房子一定有。」百合告訴他：「我已經聽到領導在找人調換房子的消息。」

「是嗎？」

振台只虛應了一聲，並沒有打聽下文的意思。他把椅子挪向窗口，悠閒地品着茉莉

花茶。

百合理解他尷尬的處境，就不說下去。房荒嚴重的北京，一時哪裏去找一房一廳又帶厨厠雙全的宿舍給他？還不是把那倒楣的四人幫餘黨嫌疑份子硬趕出去，才騰得出一套像樣的新房。

振台長得圓頸圓臉，個子不高，但壯得像座塔。百合初見面就覺得他有福相，事實上也眞如此。

回歸的留學生在文革中都吃癟，到尼克遜訪華後，才逐漸好轉。趕到振台回來，留美的正吃香；再加上是台灣人，更是青眼相加。除了高工資外，他還備受優待，生活上照顧得無微不至。就是在現今被攻擊得體無完膚的四人幫時代，北京一有什麽國際球賽或文藝晚會，整個地質研究院只攤到一張入場劵時，黨委書記都對他拱手相讓。以後，他以台灣留學生的回歸樣板身份參加國宴，名字上了報紙，更是羨煞大家。

「葛英眞是漂亮！」

小彤邊收拾桌子，邊熱心地誇奬起來。她和葛英同年，背後一向直呼其名。

「不但漂亮，而且能幹。上回在咱家燒的獅子頭，多棒！」

振台雖然足足三十五歲了，當面被大姑娘稱讚自己的愛人還是頭一遭。得意中竟不

知所措，一時呵呵傻笑開來。

「是能幹，比我能幹！」

說到這裏，他又慷慨地加上一句：「國內的女孩子都很能幹。」

小彤被間接奉承了一句，覺得美滋滋的。她捧起碗筷，脚步輕快地邁出門去。

「把上海最漂亮的葛某娶進門，阿雄，你實在是好命！」百合呷了一口茶，用台語誇獎他。

振台又是一陣傻笑。

葛英是上海歌劇院的演員，七五年隨團上京表演。振台陪外賓看戲，有機會和演員握手，又到後台去和他們交談，這才認識了她。通信一年多，去年秋天葛英親自上京來訂婚，就住在百合家裏。身材標緻不說，一張瓜子臉，更是細皮白肉，就像舊小說中描寫的可以吹彈得破那般嬌嫩。普通話說得珠圓玉潤，又有一股上海話的嬌嗔，聽起來悅耳得很。聽她口氣，追求的人多得很，其中不乏黨員幹部和漂亮的小伙子。如今單挑中白振台，可見他多福氣。

百合想到文革中，許多留美的戀愛幾經挫折，與現在相比，無異霄壤之別。振台回歸的時間眞是選得好——現在女孩子非但不會嗤之以鼻，反而趨之若騖。

起先，百合怕夜長夢多，一度勸他快抓住時機，找個對象結婚。她把他當弟弟般關懷着，生怕他東挑西撿，到頭來光棍一個。

「不要怕，大姐，」振台蠻有把握地安慰她：「女孩子這麽多，有的是機會！」

他一點不吹牛，事情的演變確是如此。

想嫁留學生的姑娘越來越多，起先還找人介紹，以後就毛遂自薦，甚或群起角逐。不止留學生吃香，本地的知識份子也行情看漲。只要有點名氣，女孩子便樂於垂青。從前被目爲無可救藥的「白專」數學家陳景潤，一旦受到表揚，女子求婚的信便雪片飛來。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振台的名字上報後，身價不同凡响。想結婚的消息一漏出去，好多人都爭着介紹。他應接不暇，挑來揀去的，反而躭誤了幾年。說躭誤也不對，他自己還慶幸沒有草率結婚，否則就娶不到像葛英這樣漂亮的妻子。

振台自稱不會寫情書，加上同時進行好幾個女孩子，與葛英只是靠打長途電話維持追求的關係。據他向百合透露，葛英還寫得一手好情書，可惜不能出版，否則可以成爲情書典範，保證暢銷。

葛英父親也曾留學美國，一度是「反動學術權威」，被鬥倒鬥臭過。如今學者名流

一律平反，女兒嫁留學生，稱得上名當戶對，據說葛家上下都歡喜。

「杜大姐，你知道嗎？」振台忽地把話題一轉：「我們研究室的小林提出要同她愛人離婚，說是要劃淸界綫！」

百合笑笑說：「這是政治離婚，沒啥稀奇。」

這種事她看得太多了，已經無動於衷。每逢政治運動高潮時，爲了怕配偶被牽連，也表示自己立塲堅定，許多人就向領導或法院遞上離婚申請書。等運動高潮過了，莫不悄悄撤囘或不了了之。

「我和老孔要是用這個來表態，起碼離過兩囘啦！」

百合說着，薄薄的嘴唇上橫生出一朵不屑的笑容。

「五七年吧，我們結婚才兩年還不到，老孔就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作爲右派的家屬，我那時的難堪也不亞於他。幸好他表現努力，結果是第一批摘掉帽子的。文革中，我被當作漏網的右派和日本特務受審查，一年多彼此不通音訊，老孔也沒提出離婚。運動這麽頻繁，都離來離去的，還有完沒有？」

振台聽着，深有同感地搖愰着西瓜也似的腦袋，接口說：

「我們的政策，是男女獨立自主，有事自己負責，不能叫家屬連坐的——憲法明文

規定的基本民權嘛。」

「憲法，那是理論。」

百合的語氣乾巴巴的。

振台沒聽出諷刺味，忙着打聽百合的丈夫：「老孔近來好嗎？」

「嗯……還好。」

百合含糊答應着。

丈夫上封信是年前寫的，只說忙於揭批四人幫，以後就沒音信。自己正掛慮得緊，但在同事面前却不願意聲張。

振台表示關懷地問下去：「他們那裏運動搞得怎麽樣？」

「很熱火吧。他們這個化工廠前幾年是黑龍江工業戰綫的標兵之一，毛遠新曾經視察過。現在清除四人幫餘黨，肯定是重點單位。」

振台聽到毛遠新視察過，圓滾滾的臉幾乎拉成長方形。毛遠新據說早被殺人滅口幹掉了，死無對證，與他牽連的人事單位莫不受到整肅，打擊面的大小全看掌管運動的幹部。他不禁暗暗替老孔捏一把汗。

「嗳，大姐你別躭心了，老孔是技術幹部，運動裏可以當逍遙派吧。」

他努力說得輕鬆愉快。

「那倒是不假。」

百合也往好裏着想。

「文革裏他也是有驚無險。」

小彤收拾完厨房的事，這時回到房裏。百合乘機甩掉這個不愉快的話題。

「振台，小彤的英語進步些沒有？」

「很好，和我高中時差不多了。代數也做得不錯。今後按學力錄取，她一定考得上大學！」

補習老師不但口氣有自信，而且蹺起大拇指，顯見對這個學生很滿意。

「難說呀，白叔叔。」

小彤倒不太有把握，考慮得比較多。

「錄取有地區限額，北京報考的人特多哪！」

「只要公平競爭就有希望，你反正盡力而爲。」

百合趕忙給女兒打氣。振台的稱讚使她很滿意，乾瘦的臉立刻綻開了笑容，皺紋便像水波般向四處擴散。

「身體也要注意，」她關照女兒說：「別爲了讀書把身體弄垮……」

「媽，朱炎來啦！」

坐在床沿的小彤眼睛一直盯着窗口，這時一躍而起，打斷了母親的叮嚀。跑出去開門前，她猶不忘記整整衣角，掠一掠髮辮。

朱炎挎了個大書包進屋來。小彤把他介紹給白叔叔。他早聽過白振台了，咧開嘴靦覥地笑着，一再地說：「久仰！」

和矮胖結實的振台相反，朱炎瘦長得像根打水的竹竿，但却像窗外的楊樹那般健壯挺立。打補釘的棉襖似乎縮水過多，尺寸小一碼地掛在他身上。他一路走得氣喘吁吁的，那被黃土高原風乾的黑臉膛脹得紫紅。

打過招呼後，朱炎把書包擱在靠門牆邊，先伸手抹額頭的汗粒。原就沒曾理齊的短髮立刻被折騰得更加蓬鬆，像刺蝟般翹起。

百合一直坐在飯桌旁。和朱炎點頭微笑後，就冷眼端詳着他。

朱家住得很近，就在同一個宿舍區裏，她奇怪他何以走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聽說書店賣英漢字典，趕緊跑去，居然給我買到了最後一本！」

朱炎興匆匆地告訴小彤，那神色就和莊稼豐收一樣滿意。他打開了塞得比香腸還緊

的書包，抽出新買的字典給她看。

「好極了，朱炎，你要學英文，白叔叔是最好的老師，趕快拜師吧！」

小彤說着，臉朝振台，淘氣地抿着嘴笑。

朱炎果眞肅然起敬，對着他點頭哈腰。

振台謙讓一番才問他：「你準備考甚麽系？」

小伙子困窘地抓着頭髮，大個子忽然變得像小姑娘般扭捏。他望着小彤，巴不得由她決定哪個系好。

「農科吧——其實，唉，哪科我都沒把握。」

說着，他攤開了結着老繭的大巴掌，似乎不相信這隻手還能握筆桿。

「縣裏曾說過，有機會就調我到供銷社去。我要是能唸農業機械，可能管用。」

振台連連點頭讚好：「不錯，這才叫學以致用，眞正『社來社去』！」

朱炎却垂下了眼，有些自卑地搖幌起腦袋。他像囚犯招供罪狀般，低聲訴說自己底子太差，文革十年虛擲了光陰。

「我瞧着，底子差勉强唸大學也不好。」他抬眼瞅着小彤接下說：「現在，清華北大的工農兵學員，老師都不肯教他們了，說是無可救藥。大家搶着去教憑高分考進來的

學生哪！」

百合一聽便皺了眉。她沒吭聲，只遺憾地搖一下頭。

「沒關係！只要用功，什麽都學得會。」

振台拍拍朱炎的肩膀，大聲給他打氣，又慷慨地說：

「你功課方面不懂的，儘管問我！」

朱炎求之不得，連忙翻開了課本，把疑難之處都提出來。

振台從前是靠當家教念完大學的，懂得怎樣輔導成績差的學生。他講解的時候，百合找出了毛綫來打，小彤則殷勤地給大家張羅茶水。

問了個把小時的功課後，朱炎收拾起書本，準備送小彤回公社。

百合起身幫女兒收拾書本和衣服。小彤覷個空去櫥前倒了點花露水抹在耳根和頸子上。百合看在眼裏，心底泛起一股醋意。

「小朱，你幾時回陝北去？」

振台問他。

「暫時不回去了，回去壓根念不了書。」

小彤替他補充了一句：「他們大隊裏的知青全跑光啦！」

「哦，你們隊長這麽好說話呀！」

振台有些驚訝。

「他不好說話，我們也管不了啦！」

朱炎的口氣大有天塌下來也頂得住的氣概。

半天不曾開口的百合，這時忽然微笑地向振台解釋：

「朱炎有的是造反精神。當年當紅衞兵，抄家可威風哪！」

「媽——」

小彤央求地輕喊了一聲，水汪汪的眼睛瞟了母親一下，就落在朱炎身上。

朱炎臉脹得通紅泛紫，窘得一雙眼睛不知朝哪兒擱好。

振台朗聲大笑着給他解圍：「沒關係，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杜大姐原來不饒人，振台在心裏好笑。記得剛上班不久，就聽到杜百合驅逐紅衞兵的事。據說六六年夏，紅衞兵「破四舊」，四出抄家，抄到孔家時，百合雙手叉腰而立，把他們擋在門外。

「抄什麽？」她大聲喝問。「這裏的東西全是解放後在北京買的。只有我這個人是台灣來的，要抄就把我抄走！」

帶頭抄家的據說是同宿舍一個工人的兒子，當場給她喝問得啞口無言，連忙領着紅衛兵轉移陣地。

振台來回望着朱炎和百合，頓悟「寃家路窄」一語，忽然又爆出笑聲來。

百合給他笑得不好意思，終於慈祥地拍拍朱炎的膀子，表示既往不究。

「麻煩你送小彤回去，有空再來玩。」

她又叮囑女兒下星期六早回家，這才依依不捨地把倆人送出門。

門才合上，振台就帶着老行家相親的口吻發表意見了。

「朱炎這人不錯，很有個性似的，而且對小彤一往情深嘛。」

「挑來挑去，結果還是挑個知青！」

百合說着，無可奈何地笑笑。

「以前她怕留在陝北，知青追求都不理。沒想到捱了幾年，還是帶了個知青來家。」

說完，她望一眼五斗櫥上兒媳的照片，咽下了一口嘆息。這兩個便是下農村後戀愛結婚的，如今是道地的安家落戶，再也沒有上調的機會。

振台了解她的心思，趕緊安慰她：「今年政策改了，中央要把知青逐漸上調，考大

學也公平競爭，機會有的是。」

百合只報他以苦笑。

「說是這麽說，事實上並不全然如此。幾百萬人的就業問題，談何容易？像朱炎，幾年不碰書本了，臨時抱佛脚有多大用處還是個未知數。」

剛剛給朱炎補過功課，振台也知道他的基礎實在太差。現在全國一片書聲，角逐肯定激烈，他被錄取的希望恐怕是渺茫的。聽百合的口氣，她並不熱衷朱炎和小彤戀愛的事，振台便不好再搭腔。

百合這時靠窗口坐，正享受那逐漸往西移的陽光。她向窗外瞥一眼，恰巧碰到朱炎倆走過院子的背影。他肩挎着書包，一手提着女兒的包裹，另一只手橫肩跨背地直摟到女兒另一只膀子上，一臂歪傾了頭聽她說話。在他修長的手臂下，女兒像只小鳥柔順地蹺伏在卵翼下。

百合急忙改回目光，一顆心有如地震後的餘波蕩漾，滲透着一股不知所措的慌張。她呷了一口茶，却品不出什麽味道，只感到一嘴的酸澀。

振台從棉襖裏掏出一包三五牌香烟和打火機，點了一只抽起來。剛剛朱炎在，他不好意思抽洋烟，現在迫不及待地要呑雲吐霧一番。

百合找出一只景泰藍小瓷碗，放在桌上給他盛灰。

「近來記性壞透了，」她向客人解釋，「幾次要買烟灰缸都忘掉。」

「別買，這古董當烟灰缸，比什麽都高級！」

說完，他挪動了椅子，轉身向百合請教。

「杜大姐，我先問問你：我結婚請一個月假，你看會不會批准？」

「怎麽，不是葛英請假上來結婚嗎？」

百合一時摸不着頭腦。

「哦，是你想去上海結婚？」

「都不是。」

門關得緊緊的，屋子裏也沒有他人，振台却心虛也似地自動壓低了聲調。

「這是葛英的主意。她生長在上海，除了北京和杭州，沒跑過其他地方。我呢，回國來一直在北京，也沒出去玩過。我們想乘結婚的機會出去跑跑。上海杭州當然要去，特別想逛逛桂林和昆明。你覺得一個月太長，我就改爲三週，怎麽樣？」

百合着實吟哦了一陣。結婚，旅行……這幾個字眼在她腦中來回抛擲了兩遍，才組合成一個疏遠得近乎陌生的名詞：蜜月旅行。

「你想去渡……渡蜜月？國內倒是沒有這個規矩。不過你現在地位特殊，請假很可能批准。」

振台聽她說完，很痛快地噴出一口烟，似乎鬆了一口氣。他很相信百合。她說可能，那就差不離。

「你和老孔，當年結婚是怎麼慶祝的？」

高興之餘，他好奇地打聽起來。

「慶祝什麼！」

百合囘他一聲乾笑。她畧閉下眼便能看到當年自己結婚的情景。那儀式的簡陋和振台今日的舖張，簡直無法比擬。

「老孔那時剛畢業，在一個廠裏做見習工程師，天天加班到三更半夜。結婚那天，同事看不過去，不准他加班。幾個人到我們房間裏吃茶點，合伙送了一套臉盆和毛巾，當作禮物。第二天他照常加班、開會、學習……沒有一樣少的。」

「了不起呀，你們在五十年代眞是艱苦樸素！」

百合笑笑，不作任何謙虛的表示。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有些不同。五十年代的人，她此刻囘想起來，似乎都不知道有個人的存在。就像自己，從小立志要學醫以繼承

父業，但共青團支委一喊：「國家現在最需要地質勘察員，我們要找油！團員帶頭報考地質系！」

二話沒說，她就考了地質系。

今天再碰到類似的召喚，她會不會做出同樣的反應呢？她很懷疑，至少要三思而後行吧。

振台臨走前，特地要求百合替他保密。他怕張揚出去後，萬一不准假反而難堪。

「你放心，」百合安慰他，「你已經被樹成回歸留學生的樣板，結婚請假幾天不算啥。」

百合說話算話，連女兒面前都沒吭聲。但白振台向領導提出請假後，消息立刻走漏，一時聚訟紛紜。大家都等着看，在華主席「抓綱治國」，號召大家一日當十年地加快現代化的緊要關頭，有人請假去遊山玩水，領導會怎麽處理。

不久，准假的消息傳來了。不但准假，而且不限日期，可以「酌情延長」。

這消息無異在研究所裏投了一顆原子彈，瞬卽哄傳開，每個科室都在談論，比新開放的電影和京劇劇目還聳人聽聞。大家曉得百合和他最好，當面都是說好話。

「以前叫『革命加拼命』，誰敢談渡假？如今四人幫倒了，華主席照顧華僑眞是無

微不至呀！」

「人家南斯拉夫早有結婚出門旅行的事，不稀奇嘛！我們現在改弦易轍，這方面也要急起直追才是！」

「台灣人嘛，要特別照顧。」

百合當然聽得出弦外之音，對歸國學人和台灣同胞顯然是有嫉妬和不平之意。但是享受特權的白振台似乎無動於衷，自己又何必硬去煞風景？反正她從未要求特殊照顧過，於心無愧，其它也就管不了。

四月裏，給白振台的房子騰出來了。這是外文印刷廠附近的一棟洋房，樓上一層給他，共有兩間房，外帶現代化設備的厠所，厨房與樓下人家共用。從窗口可以遙望動物園，風景很美。院裏派人先粉刷一新後，又給白振台開了介紹信到進出口部門買傢俱。其他一些零碎的添置都是百合幫他張羅。

五一前兩天，百合帶着女兒到新居訂被子。她趕在新郎走前，再來看看還需要添置什麼。

小彤頭一回瞻仰到新式擺設的房間，一時瞪大了眼睛東張西望。

電視機如今已不是稀貨，但它上頭擺了一盆手工精巧的假花，配着牆上的字畫，顯

得特別有氣派。一套西式餐桌椅，舖上媽媽送的鏤花白餐巾，襯得一對景泰藍花瓶色澤明亮，格外典雅。還有冰箱和電唱機，都叫小彤羨慕不已。

「白叔叔，你這新房可以和電影上那些東歐國家的媲美！」

白振台呵呵笑：「還算不了什麼，比起……」

他連忙打住，到底不好意思提起美國。

「這是什麼呀？白叔叔？」

小彤彎身瞧着牆角一件印着「大同」兩字的圓筒狀鍋。

「大同電鍋，燒飯用的。」

振台走過來向她解釋。

「日本貨，是不是？」

「台灣貨！現在台灣家家戶戶都用它。」

百合聽到是家鄉貨，趕緊跑來看。她揭開不銹鋼鍋蓋，拿出內鍋來端詳。四七年就離開台灣去日本，她作夢也沒想到家鄉變化這麼大。振台曾悄悄向她介紹過台灣的經濟建設，但這回才具體接觸到實物。

「我昨天逛信托行，無意中發現的。夫婦都上班，有電鍋方便很多。」

振台像推銷員般左擺右弄地展示貨品。

「不算太舊，才賣十二塊，很合算，我趕緊買下來。等下我煮鍋飯給你們看！」

百合想提醒他不許用電器品的規定，但自己實在好奇，就成心裝聾作啞。

小彤把被胎攞平在床上，被裏被面折疊好了，讓媽媽去行綫。百合看振台買的床單，圖案又回到五十年代的鴛鴦戲水，不再是葵花朵朵向太陽了。前幾年給女兒買的床單還印着毛澤東語錄，想想都好笑。連床單都要突出政治，這種事似乎只有中國才發生過。

振台打開了一瓶桔子水請母女倆。百合不喝，小彤去端來兩張椅子，與振台坐着喝汽水陪媽媽。

「大姐，五一時，又有幾個台灣人從美國回來參觀訪問，你要不要見一見？」

「算了，少惹麻煩。」

四人幫事件以前，這不是藉口，人人都怕惹上麻煩。近來門戶開放了，有些人家還允許在家中招待親友。百合這時還拒絕見外賓，不但是北京的一些同鄉，連女兒也認爲她太頑固。

從前，爲了給外賓留下好印象，政府不惜弄虛作假地裝璜場面。百合深惡痛絕，絕

對不使自己當傀儡。現在這種情況改善不少，但她依舊不願意見外賓。

「北京有不少回歸的台灣人，你是屬於老前輩了。」振台耐心地遊說：「你出來講一句好話，比甚麽統戰宣傳效果都要大！」

百合無聲地笑笑，繼續彎腰釘被子。

她對統戰有自已的想法。首先，她相信認同和回歸是感情問題，不該像採購貨品似的到處比價。自己年青時投奔祖國，憑着的是一股理想和熱情。二十多年來歷盡滄桑，理想已如天邊的地平綫，可望不可即。但是她從不生離異之心，可見賴以維繫的是民族感情。對於民族感情，又有什麽可說的呢？

「媽，您要能見外賓，也叫我跟着開開眼界呀！」

女兒跟着鼓噪。

百合停了針綫，直起腰，不理睬女兒，管自看着振台微笑。

「還是你來做最好，阿雄。」

說着，她環視了一眼佈置得富麗堂皇的新房。

「你就是甚麽都不說，外賓只是要進來參觀一下你的家，管保讚不絕口。這樣的宣傳效果，豈不更大？」

振台無法反駁，富泰的圓柱臉又呵呵笑開來。

「這眞是我見過的最漂亮的新房，葛英住進來時，不知有多高興！」

小彤忍不住又讚美起來，水汪汪的眼睛洋溢着無窮的羨慕和嚮往。

「我們蜜月旅行一囘來，先讓葛英燒幾個菜請你們！」

振台慷慨地向小彤許下諾言。

「車票甚麽的都買好了吧？」

百合細心地問了一句。

提到車票，振台喜得已經定形的笑臉第一次罩上烏雲。

「唉，沒想到，到現在還沒有下落！」

原來葛英想沿途坐軟席臥鋪，關起包廂的門，兩口子單獨守在一起。她嫌硬席臥鋪太嘈雜，天南地北的人都擠在一個車廂裏，新婚夫婦混在裏頭多彆扭。她要振台多方爭取。他向領導提出後，對方面有難色，至今還沒有囘話。

「先叫院裏給他升級吧，」百合打趣地說。「軟座規定只有高幹、外賓和華僑才能坐；身份不對，有錢也買不到票。」

振台不相信。

「兩張票應該可以通融吧？我一個美國朋友告訴我，軟臥的車廂空得很。每個車廂只有四個座位，他每次都是一個人獨享一整個車廂。」

「其實乘硬舖旅行也不壞，」百合向他開導，「雖然人多嘈雜，但可以碰到各路英雄，聊起天來可有意思。我幾次到東北探親，車上從來不覺得無聊。」

「還是設法乘軟席臥舖，關起門才像新婚洞房呀！」

小彤半取笑半認眞地鼓勵他。

「起碼開開眼界呀！我長這麽大，平均每年都坐過火車，到現在也還沒有見過軟臥是啥樣子呢！」

說着，小彤一只手使勁地揪着一條辮子打轉，似乎惋惜自己永遠攀不上這種機會。

「前幾年，我從陝北回家，有時硬臥也買不到，不是站得兩腿發腫就是屁股發痲。那時，想到坐火車就頭大！小時候，媽媽帶我們去東北看爸爸。那時乘火車眞開心呀！天不亮就爬起來扒在窗口看風景。」

聽着小彤叙述坐火車的經驗，百合彷彿又看到自己携兒帶女，奔馳過遼濶的松花江平原，千里趕去和丈夫相聚的歡欣情景。廿五年的婚姻生涯，她乍一回憶起來，幾次高潮似乎都發生在火車站上。先是送丈夫去支邊，以後又送兒女上山下鄉。北京站，她相

信，自己熟得可以閉了眼進出其間。

她忽然發現，不止是家庭和婚姻，自己一生的關鍵時刻都和火車攀上緣。記得離開家鄉時，年紀也和小彤下鄉時一般大。乘着台北到高雄的柴油車，不也一路顛得雙脚腫脹屁股僵硬？

「一輩子就結一次婚，不能叫葛英失望！不得已，我找美國朋友說情去！」

振台極有自信地拍拍胸脯說。他對各種後門都很熟悉。

「我想領導會給你想辦法，不必找洋人說項。」

百合趕緊安慰他。她最不喜歡讓外國人管中國事。

「那我先等等看。大姐休息一下吧，喝一杯桔子水。」

他去牆角拿來一瓶桔子水，打開倒了一杯，說好說歹地請百合喝下去。

知道振台急着要交涉車票，百合迅速地釘完被子，沒等他表演電鍋燒飯，就偕女兒回家。

一路上，小彤幾次提起白叔叔的新居，對裏頭的擺設念念不忘。上了公共汽車，她還在念叨着人家即將乘包廂火車去渡蜜月的事。小彤那陶醉的神色使百合覺得頗不是滋味。她望着車窗外，嘴裏只嗯嗯啊啊地應着，並不起勁。

才四點多鐘，但幾時天色已經轉黃，空氣沉甸甸的。暮春季節還括着風，百合不禁皺起眉頭。她就怕看那黃昏昏黯淡無光的天，把座古老灰色的城市籠罩得更加昏黃灰暗。二路電車很擁擠，母女倆乾脆放棄轉車，一路步行回家。路上，小彤一手摟了媽媽的腰，一邊在她耳邊絮叨着。

「媽，您要是常見外賓，說不定爸爸很快就調回北京。」

百合大不以爲然：「他應該調回來就回來，爲甚麽要去求外賓？」

沒等女兒開口，她又說下去：「不變才能應萬變，何況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哪天外賓不吃香了，甚至變成敵我矛盾，不又倒楣？文革就是最好的例子！」

她的振振有詞只換來女兒的搖頭嘆氣。

「媽，這年頭誰還想得那麽遠呀！有甚麽好處，你不拿白不拿。政府現在自動照顧留學生和華僑，又不要自己開口，有甚麽關係？」

百合提醒女兒：「我不是留學生，也不是華僑。」

「但您是早期回歸的台灣人呀！不乘現在吃香的時候請求照顧，將來台灣統一了，就遲啦！」

看她焦躁的神情，百合抱歉地搖着頭。

「我從來不求人，尤其不求甚麽外賓。」

小彤抽回了手，賭着氣不再開口。

做母親的感到一份難以言喻的歉疚。她想對女兒說，自己的父親當年抗日到底，寧可死在獄中，也不低頭求饒；不求人是杜家的傳統，不可一日或變。但小彤早知道外祖的故事，它像雷鋒王杰的事跡一樣，在年青人眼中已是陳腔爛套，遠不如一件新傢俱來得光彩。

百合跟着沉默下來。

大院子裏很冷清，風沙把人們趕進了屋。幾件沒收走的衣服在繩子上抖索，幾只小鷄在樹根處啄食。挺直的楊樹已披上了綠葉，像盔甲齊整的武士那般威武。自家窗口前的小柳樹，垂着修長碧綠的枝條，像嬌羞的少女，柔順得低首貼耳。

「媽，我覺得您太不爲爸爸着想——您從來沒爲他着想過！」

到自家宿舍門口，小彤忽然爆發了一句。說完她頭一甩，丢下媽媽先跨進了大門。

百合楞在門外，心口宛如被馬蜂啃過，火辣辣的痛中發麻。耳邊忽然傳來呼呼風聲，她習慣地瞇細了眼，轉過身來背風而立。風把大雜院括得一片蒼茫，柳條在風沙中搖擺，慘綠中透着昏黃。

小形的氣話說過就算了，回社前依舊和媽媽親熱如常。百合却從此平添了一份悃悵。

她不時問自己：究竟哪裏做錯了，竟叫女兒責備母親無情？自己隻身離鄉背井，在此戀愛結婚，丈夫和兒女便是唯一至親的，不爲他們着想還爲誰呢？夫婦長期忍受別離，爲的正是兒女，誰知到頭來還不得感激或諒解。

每想到此，她便一肚子委屈。

哪有妻子不念丈夫的呀！老孔去東北的頭兩年，百合最是想念他。不但孩子生病時想起他，逢年過節不能一家團聚，也爲他牽腸掛肚的。偶而看到人家夫婦作親熱狀，自己不禁怦然心動。夜裏輾轉不能成眠，就狠狠咬緊了被角，發誓第二天要打報告，請求携帶兒女奔去東北落戶。

作梗的偏是丈夫。他總希望她能忍耐；相信建廠到投產，頂多三五年就可以調回。百合是南方人，北京是她耐寒度的極限，他不願妻子跟着到邊疆受凍。何況，論生活和教育條件，北京更是首善之區，在此養兒育女最是理想。

接着大躍進失敗而來的困難時期更加堅定了這個想法。東北鬧飢荒，老孔營養不良而患水腫，一度還回家休養。比起外地，北京人雖然也餓得面黃肌瘦，但究竟沒聽說有

人活活餓死的。百合前後只吃過兩回榆樹葉，總感到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久文革來臨，全國轟轟烈烈地投入運動，任何私事都被放置一邊。「清隊」時百合受審查；老孔雖然沒有新錯，但因有右派的歷史，也重新審查過關。整整一年半夫婦間不會見面，連音訊也斷絕。

就是受審查那一年，百合想念丈夫最少。整天要寫交待材料，她的記憶硬是要倒退到孩提和少女時代。她忙着回憶家史，窮追一些只見過一兩面的父輩朋友，以及寄居日本一年時所接觸的人事。

百合常遺憾自己沒能學醫，但這場思想整肅使她有機會解剖自己的過去，像解剖神經一樣，把它一件件放在顯微鏡下放大觀察。她以前從沒想到，一個普通人的經歷會變得這麼重要。

以後，百合終於推翻了特嫌的指控，得到「歷史清白」的結論。雖然政治上得到解放，她卻無法掙脫一份被烙印了的自疚心情。審查她的同事成年累月地向她講階級鬥爭史，使她相信：祖父一定是剝削成性的大地主，父親依賴他的剝削所得才能留學日本，因此抗日保鄉只是一種救贖的表現；自已千里投奔祖國也是同樣道理，與愛國無關。最後，她弄通了自己並沒有罪，有的只是祖輩的原罪而已。

因此，一般人談虎色變的「清隊」運動，對她而言先是一場浩劫，最後轉化成一場磨煉。她能夠爲自己洗刷清白，自有一種經歷過煉獄的純淨和自豪感。杜百合是堅强而久經考驗的。

她相信老孔也有一種贖罪的心理。他因爲右派的罪名而使妻兒蒙羞，深自慚愧，甚至把下放邊疆當作是罪有應得的懲罰。他默默工作，從不抱怨，也從不請求調回北京。七十年代初，夫婦分離的都紛紛申請調在一起。老孔却心如止水，不爲所動。在變化萬千的年代裏，他下了決心，寧可自己困守邊疆，也要保住妻子兒女有獲得團聚的機會。共產黨到底是講政策的——他這樣推論——凡是父親遠離，母親便該受到照顧，有兒女守在身邊。以後小彤調回了北京，這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忍受有了代價。

如今小彤却責備母親無情，不爲父親着想。她不知道，父母實在是彎彎曲曲爲兒女想得太多，以致自己都麻木了。

百合爲女兒的不知體貼而感到傷心。

過了五一，氣候一天比一天暖。連着幾天艷陽高照，暖得毛衣都穿不住，好像夏天已經提前光臨。百合睡不安寧，心中有股莫名的焦躁。她盼着接到丈夫的信，但郵務員偏吝於光顧，望眼欲穿只盼來一封兒子報平安的信。

運動期間，若有一方終止書信，往往意味着出了事故。這是普通常識，百合並非不知道。她按照常例也暫停了寫信，只是拒絕相信丈夫會出事故。右派的教訓使他變得小心翼翼，說話步步爲營。文革他都安然度過了，四人幫事件應該無恙才對。

老孔對局勢是樂觀的。年前他回家相聚時，還談笑風生。幾年來神情從不曾如此開朗過。慶賀「四害」的鏟除，他一晚乾掉了兩瓶天津五加皮。女兒怕他醉倒，幾次勸飲都沒用。

「快三十年了，沒有今天這樣痛快過呀！」他紅着眼，却抱着酒瓶不放。

「隨他喝吧，」百合也縱容他，「醉一回也無妨。」

「有過文革的慘痛教訓，」丈夫曾經向她預言，「這次揭批四人幫運動不會演成另一次清隊大整肅。」

沒想到他回去就音信沓然。

也許他只是疏忽，懶得寫家信。百合知道，單調的獨居生活，長年下來實在也乏善可陳。小彤沒調回來前，百合就覺得日子像白開水一樣，淡而無味。她發現，這幾年自己給丈夫寫信便越來越短。長久的分離令人倦怠，最後也就習以爲常。彼此早過了不惑之年，年輕時的恩愛已被歲月消蝕大半；如今心心相繫的是家庭的感情。兩人都深深愛

着子女，愛着這個家。她以爲，這比戀人的信誓旦旦更加堅若磐石。

但夫婦長久分離總是不正常。百合親眼看到許多夫婦分居造成的不幸，往往一方移情別戀，終而以離婚結局的。也有不耐寂寞，結果走上同性戀的道路。

她一向信任丈夫，不曾把這些事和他連想在一道。然而這幾天，這類不愉快的事例却常常浮上腦海。她笑自己庸人自擾，可就偏偏驅逐不去這種陰影。東北的女孩子出名的大胆熱情，偌大一個化工廠，不知有多少年輕漂亮的女工啊！朝夕相對，正當壯年的男子能保證是柳下惠再世？

這個念頭只是一閃而過，但百合的心却忽地惶惶然起來。

星期六晚小彤沒有回家來。百合等得飯菜都冷了，才快快地扒了幾口飯，草草打發掉一頓晚餐。

隔壁的人家勞動節買了一部電視，每晚七點準就打開，請左隣右舍來觀看。百合怕擠擁，婉謝了，寧可一個人在房裏織毛衣。電視音响放得很大，加上觀衆七嘴八舌，嘈雜之聲透過牆壁而來，使她宛如置身市塲裏。但自己又極端寂寞，似乎旣被整個世界包圍，又被它摒棄在外。

到夜闌人靜時，百合才發現自己針法紊亂，圓領打得歪歪扭扭，從來沒有這麽蹩脚

過。一氣之下，她重新拆開，糊亂捲了幾團，就把針綫一古腦兒丟進五斗櫥裏。

夜裏下起了雨。先是細聲細脚的雨絲，接着綿密起來，午夜後才收住。輾轉不能合眼的百合，聽着簷水敲打在泥地上，清晰得就像敲打在自己心口上。她想東想西，時而默念起兒子的來信，彷彿又看到他胸佩大紅花，頭探出車窗向自己招手的模樣。白振台這時候旅行到哪裏了？軟席臥舖做洞房，整個研究院都傳爲新聞。自己從來沒有爲旅行而旅行過，有生之年不知可有和丈夫同出同遊的一天？

想到這裏，她翻過身，用被子把自己像木乃伊似地裹得緊緊的，兩手也不能動彈，如同市面上出售的奶油捲筒蛋糕一樣。她的頭埋在被筒裏，因爲使了勁，還微微喘着氣，然而緊迫中却有安穩舒適感，彷彿捲伏在丈夫臂彎裏。幾年來，這似乎是頭一回這麼溫柔而殷切地想着他。

簷水落地的間隔越來越長，百合的思念越飛越遠。最後一滴擁抱大地時，她才迷迷糊糊地走進睡鄉。

第二天，百合被鳥雀叫晴的聲音喊醒。醒時胸口撲撲跳。微睜了眼，屋裏亮堂堂的。再看懷裏緊抱的是隻枕頭，並非丈夫，才知道是場夢。這把年紀了，還做荒唐不經的夢，她暗自好笑。臉頰不禁微微燒熱起來。起床也沒有什麽事做，她又閉上了眼，把

臉貼上枕頭，廹切地回憶着夢中的情景。

等到下午小彤還沒有回家。百合熬不住，打了個電話去公社辦公室問。小彤寄宿的人家回說小彤一早便出門。百合猜想女兒上街買東西了，心裏直嗔怪她沒先打聲招呼，害媽媽如此牽掛。

她給兒子寫了封信，敍述白振台結婚和蜜月旅行的新聞，順便問他有沒有父親消息。信封好後，她忍不住也給丈夫寫封信。

「你無論有什麼事，」她在信尾叮嚀他，「都要給家裏來個信。文革時那種斷絕音信的事不能讓它再發生——我們還有幾年呢？我十分想念你，昨夜還夢到你，醒來却悵然若失。願你平安無恙。」

要查信就查去吧。百合在心裏大聲宣佈：經歷了文革，再也沒有更恐怖的了！帶着一種幾乎是反叛的喜悅，她上街投寄了信。

黃昏時，百合淘米做飯。她已經放棄了小彤回家的念頭，小彤却一陣風似地奔進門。

「媽，朱炎給咱倆弄到兩張戲票，『三岔口』！」

她興沖沖地從口袋裏掏出兩張票給媽媽。百合並不特別欣賞京劇，但剛開放的傳統

劇目現在是萬人爭睹，有現成的票當然不能錯過。

「七點半，還早。」

她看過戲票後對女兒說：「飯正在燒，菜是昨晚燒好的，一熱就得。不忙，我們有的是時間。」

天並沒黑到要開燈的地步，但百合却去扭亮了燈。一個星期不見了，她要好好端詳下女兒。

小彤不知是走急了，還是風吹多了，鴨蛋臉紅噴噴的；兩頰尤其濃艷，活像夏日盛開的玫瑰花瓣。天氣暖和多了，但也並不熱，她却已一身單衣的打扮。百合一眼就看出，女兒幾時把一襲對襟紫花夾襖的腰改小了，襯出隆起的胸脯；藍布長褲也改瘦了，顯得她身材修長，亭亭玉立的。最奇特的是她渾身煥發出溫暖的喜氣；一舉手，一投足，都是歡樂的表達。連顧盼之間，也是眉開眼笑的。

「你今天怎麽這麽晚才到家？」

百合問了一句。

「昨晚我們開會，學習水電部關於抗旱的指示，又具體做了佈置……哎，忙得走不開。」

小彤文不對題地回答媽媽，眼睛只朝墻上的鏡子溜去。

百合一聽，便猜到女兒今天一整天都和朱炎在一起。這一想，自己先感到一種被冷落了的委屈，接着醋意油然而生。然而她大方的「哦」了一聲就放過，絕口不提自己打電話查問的事。

二十四歲的大姑娘了，她知道，不能逼得太緊。

吃飯的時候，小彤拾起了抗旱備耕的話題，說得津津有味。她是會計員，有關動用金錢和物資的會議都要參加，情況熟悉，聊起來沒個完。但這些農事年年大同小異，百合奇怪她今天何以說得這麼興奮起勁。燈光下，只見小彤的杏仁眼噙着水汪汪的光采，似乎飽漲得隨時要泛濫開來。

小彤吃了一碗飯就放下了筷子，撒嬌也似地喊了一聲「媽」後就垂下了頭，似乎羞以見人。

「什麽事？」

百合慈祥地望着女兒，心裏更加納悶。個性爽直的小彤，幾時變得這麼扭扭揑揑的？

「媽，我想和朱炎結婚。」

小彤終於抬頭正視媽媽，一鼓作氣說出心事。

百合正要嚥下嚼爛的豆腐乾，聽了這話，出其不意地吃了一驚，食物梗在喉嚨裏，上不去下不來。她凝視着女兒，同時伸手按摸着自己的喉頭，半句話都說不出來。原就躭心着這麽一天的，只是沒想到來得如此快。

「你們……不想念大學啦？」

半晌，她咽下了食物，思路也跟着走上了正軌。

「媽，朱炎剛接到大隊支書的信，縣裏調他當供銷社的採購主任啦！」

小彤說到這裏，眉毛眼睛都飛舞開來，比自己受到提拔還要高興。

「他對考大學沒把握，現在有機會調到縣城，可樂了，都開始上班啦！」

據她說，朱炎打昨天接到信，便在北京城裏四處奔走，尋找從前革命造反時的人事組織關係，打通關節，以便採購物資。這兩張戲票就是今日成績的一部份。

「他上調是好事，不念大學也可以理解——但是你自己可以念呀！」

說到後面這一句，百合抑制不住地提高了聲調。驚慌之後，聽到女兒竟如此遷就男友，她的氣頭開始上冒。

「你這兩年準備得不壞，爲什麽要放棄？」

她責問女兒。

「結了婚就失去報考大學的資格，你哥哥不就是現成的榜樣？在大學裏有的是找對象的機會，你年紀不大，何必急急……」

小彤却搖着頭打斷了她的話。

「我們這一代被文革躭誤，已經錯過了上大學的最好時光。只要工作有意義，不一定要念大學，對吧，媽？」

百合不能說不對，咬着嘴唇不答她。

「朱炎和我也有幾年的感情了，他念不了大學，我就是考上也沒啥意思。不如乘現在政策放鬆的機會結婚，調動工作比較方便。我不敢奢望他能調得進北京，不過我搞會計，他們供銷社很需要，調在一塊兒絕對沒有問題！」

小彤語氣的堅定自信，還有她算計的週到，使百合既驚訝，又感到氣餒。她眼怔怔地瞧着女兒，舌尖偏打結也似地施展不開。這樣重大的事，竟事先不同自己商量一下，她覺得被漠視被傷害了。無限的委屈又說不出口，眞有咬碎牙齒和血呑的滋味。

「媽，您也知道，就是上了大學也不保證將來兩個人在一道。趕到畢業分配時，一聲革命需要就可以把人分開十萬八千里哪！」

意猶未足，小彤又抬出自家的經驗。

「您和爸爸都是大學畢業結婚的，到現在，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不到五年。哥哥嫂嫂雖然唸不了大學，在農村生活也苦，但能一輩子守在一起也不賴呀！」

一輩子守在一起……加起來五年不到……

百合咀嚼着女兒的話，明知都是事實，但經由她口中說出，自己聽來却頗不是味道。做媽媽的十幾年在北京獨撐着，最大的精神支柱便是爲兒女犧牲奮鬥的那份壯烈感。如今女兒一席話，竟樑摧柱倒。難道她就一點不感激母親的苦心？

可惜，小彤那杏仁眼中所表露的温柔和冷靜只說明一個意思：這一切並不值得，只有相愛的人在一起才是一切！

百合想告訴女兒，愛情雖然美麗却是短暫的，現實生活才是冷酷而持久的。正因爲自己有切身之痛，才希望她婚事從長計議。但小彤眉眼眨都不眨一下，那種沉醉於愛情而一切在所不計的任性表情，看來既陌生又熟悉。

百合在心裏長嘆一聲，像鬥敗的公鷄，頭無力地垂下來。她知道大勢已去，不但勸告無用，連嘆息都是多餘，一時竟不知說什麽好。

母女倆守着張桌子對坐着，中間是殘羹剩飯，頭上是昏黃的燈。燈泡上荷葉形的燈

罩把房間劃分出明暗兩個世界，燈罩內光亮，燈罩外黯淡。鏡照片的鏡框落在光圈外，百合瞧着丈夫和兒媳模糊的笑容，一時分不清是幸福，還是諷刺。

「小彤，朱炎是個好青年，婚姻是你的終身大事，只要你自己滿意就好。」

百合終於表了態。她想說得漂亮動聽些，但語氣的乾澀，自己聽來却像是審判官在宣判某人徒刑。

「媽，我知道你會答應！」

小彤喜得跑過來一把摟住她，臉蛋在她耳鬢廝磨，轉眼粘得像塊橡皮糖。

「我馬上寫信告訴爸爸去！」

這時傳來隔壁收聽電視的嘈雜聲。小彤連忙看錶。

「媽，我們快走，七點啦！」

百合不想動。

「你和朱炎看戲去。我不是戲迷——要看以後也還有機會。昨夜沒睡好，我想早點上床。」

小彤見媽媽果然一臉倦容，也就不堅持。媽媽說不必，她還是飛快地收拾了飯桌。加了一件毛衣在身上，她又在喉頭和耳後抹了點花露水，辮子在鏡裏顧盼一番後，才拎

起手提包出門。

「媽，你先睡，別等我們。」

她體貼地關照一句。

「早些回來，你明天一早還要趕回公社。」

「不要緊，我已經請了假。」

好一陣子，百合呆坐在椅子上回味着女兒的這句回答，回想着她說話時那果決和全心奉獻的神情。自己過去一直把她作不懂事的小女孩，誰知轉眼竟變得這麽成熟老練。百合的驚訝中不禁摻揉着些許凄凉，淡淡的就像夢醒時刻那麽似有還無。

百合感到慶幸的是自己及時同意了她的婚姻。看來女兒早打定了主意，自已若一味勸阻，兩人肯定要鬧得不歡而散。

去了，兒女像羽毛豐滿的小鳥，一個個離巢而去，飛得遠遠的。在心的深處，她知道他們的選擇是無可非議的。可惜這個覺悟祇額外給她添了一份苦澀感。

刁媽家的收音機開得很响，正在播送電影「燎原」的插曲。電視和收音機的音响左右夾攻。平常她一定嫌吵，但今晚，多少噪音也塡不滿她房裏的空虛。守着這些陪伴自已幾十年的床椅，她却像粽子般被冷漠和凄清包紮得緊緊的，一時難以掙脫。

她把眼光投向五斗櫃上。鏡框中，兒媳依然笑得自由自在。丈夫沉鬱的臉却盯着自己，似微笑，又似憐惜。百合瞧着他，終於忍不住了，跑過去一把抱起鏡框，把臉頰貼上去。很快地，淚珠沿着玻璃滾下來，沾上唇角已是冰涼了。

她從不曾哭過，這回嚐到眼淚才知道果眞是鹹的。

門上响起篤篤聲。沒聽到回音，刁媽好奇地推開門探進頭來。

百合抱着鏡框正坐在床沿出神。

「孔大嫂，您爐上的水壺快燒乾了！再不添煤，爐子也要熄啦！」

老人家見百合臉上有淚痕，不知發生了什麽事。她不敢打聽，像無意中闖了禁區，歉疚而慌亂地縮回頭去。

「我替您壓煤去。」

說的，她返身帶上了門。

「不，我自己來。」

百合一口回絕後，霍地由床沿彈起。忘了放下鏡框，她就抱着它跑去厨房救爐子。

第二天，百合上班時遞上了離婚申請報告。

她要求離婚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整個研究院。同事們背後議論紛紛，當面都不敢提

起。百合把頭抬得高高的，若無其事地照舊上班。室長找同事瞭解情況，很多人都認爲孔杜兩位分離太久，彼此感情冷淡了，同情和遺憾兼而有之。室長只好據實上報到院黨委去。

白振台婚假完了回京，頭一天上班就氣急敗壞地跑來找她。

「你是開玩笑吧，杜大姐？」

百合瞪他一眼：「我這把年紀哪會開玩笑？結婚二十五年了，倒有二十年夫婦不在一起，這樣的婚姻離了才名實相符。」

「得了，你和老孔的感情我知道。你看吧，領導絕不會批准你們離婚！」

他的話果眞應驗。

就在西瓜上市的時候，百合接到退回的離婚報告書，也同時接到丈夫調回北京的消息。

（《明報月刊》一九七九年四、五月號）

城裏城外

一九七九年春，中國學者訪美代表團到加州某大學訪問，並作一塲公開演講，由歷史系教授尤義主持介紹。

這是中美建交以來，中國第一次組團訪問美國，因此非常受人注目。消息見報後，尤家的電話便響個不停。同事和朋友紛紛向尤氏夫婦打聽學者的來踪和去跡，弦外之意無非想和他們作私下晤談。

尤義專治上古史，以好學不倦出名，而且著述不斷；才四十歲出頭，在美國史學界已經饒有聲譽。去年，他曾經去中國考察文革以來的出土文物，與代表團中最有名望的社會學家畢文甫和文學家秦徵都見過面。許是這個原因，大學就全權委托他負責接待。

代表團一行七人，領隊的叫侯立；四位學者外，還有翻譯和記者各一名。訪問時間正好落在禮拜五和禮拜六。尤義計劃把正式節目諸如演講、參觀、酒會和餐會等，安排在一天半內結束，禮拜六下午帶他們逛圖書館，晚上到自己家便飯。

學校對這個安排毫無異議。他回家告訴太太施文惠，她也滿心歡喜。

文惠生性好客，能招待中國來的稀客，更視爲光榮。這幾年興起「中國熱」，人人競相以去中國爲榮。尤義等了將近三十年，終於乘學術交流之便回鄉探了親。文惠是台灣人，在大陸無根，但因爲少了這一段旅程，在朋友間談起時不免相形見拙。這下能獨家招待來自大陸的名流學者，眞是大有面子，一時興奮得脚在地上直打轉轉。

「請誰做陪客呢？」

她歪了腦袋，忙着思索客人的名單。

「我看，陪客一個都別請。」

尤義口氣不慌不忙，似乎早深謀遠慮過。

「機會這麽難得，我們要好好把握。你不是一向崇拜秦徵的文才嗎？正該當面請教才是。國內喊他秦老，他看上去可是一點都不老，比許多年青小伙子還有精神哪！對了，我特別想找畢文甫談談。現在搞四個現代化，民主運動剛冒出頭又被打下去，往後

會怎麽發展呢？像這些問題，我都想聽聽畢老私下的意見。」

文惠覺得有理，只得忍痛放棄了大宴賓客的宏圖。

「不過，你要他們暢所欲言，恐怕要把他們的記者和翻譯擋在門外才行吧？」她看多了台灣和美國的新聞報導，便想當然地以爲這兩位有監視作用，最好把他們支使開。

「這個……」尤義沉吟了一下，忽然眼睛一亮：「不難，我找別的文化團體來給他們安排宴會和活動。」

去掉了兩位客人，文惠的注意力立刻轉到菜單上。吃中餐，還是用西餐呢？她一時拿不定注意。

「中西餐都行，最好清淡些。」

丈夫幫她定下清淡的準則。

「其實呀，」他嘆口氣說：「這是個標準老人團。秦老已是望七之年，畢老過了七十，有個姓簡的地質學家也有七十歲。最年輕的一位姓傅，和你同年，也是三十七歲。據說他是畢老的徒弟，科學院的研究員。還好，領隊的只有五十歲出頭，頭銜是科學院某研究所所長，沒有列出學歷，估計是個老行政幹部。」

「唷，這樣的年齡組合，不就是他們常常誇口的老中青三結合嗎？」

文惠頗爲自己能套用中共術語而有些洋洋得意。她想，明天得趕快去圖書館借些有關中國的新書來惡性補習一陣，到時好派用場。

「這個三結合可是頭重脚輕，而且暮氣沉沉啊！」

尤義搖着他碩大如瓜的腦袋，不勝惋惜地說下去：

「文化革命把中國革成文化沙漠，如今碩果僅存的幾個老人成了國寶，到外國來只能先靠他們撐場面，年青人不知什麽時候才能出頭呢！話又說回來，畢老能活到今天，而且被派出國訪問，可見政策是在開放。他那套功能派學說雖然已經落伍了，但他在雲南考察猺族時，積累了許多有價值的資料，我這回特別要向他請教這方面的東西。」

爲了讓尤義得償所願，文惠決定到時要設法把姓侯的盡量引開。

她最念念不忘的還是菜單。

「尤義呀，這些老人從東部一路過來，演講參觀，大宴小宴地吃，腸胃怎麽吃得消呀！我做些清淡素淨的菜給他們換換胃口，怎麽樣？」

「越清淡越好。去年我見到畢老，記得他是吃素的。」

尤義又一再叮嚀：「文惠，你一定不要請其他客人——客人一多就流於普通的社交

場合，那徒然浪費時間。我希望能安靜地長談一番。」

他打着如意算盤，苦的却是文惠。

尤義潛心學問，出名的不愛搞攬閒事。除了上課，人就躲在辦公室內，等閒不接電話。辦公室門口還掛了「有約才會」的牌子，位尊如衣食父母的學生平常也不太敢隨意敲門。知道他脾氣的，電話便打到家中來，有事相求往往先走文惠這一關。她脾氣隨和，人又熱心，加上夫妻感情好，太太答應的事，先生絕不會從中作梗。

不知誰走漏了尤家招待中國學者的風聲，電話鈴鳴笛般响個不停。

開門見山提出要求的是殷勤。

「施大姐，別人不請，你怎能不請我？」他振振有詞地：「我們是老同鄉加上老同學嘛！喂，你知道最近我正在寫一篇文章，論意象在詩的創作上的功用，打算引用秦徵的小說《圍城》。他來了，好極啦！可以給我那篇文章增加光彩了！」

殷勤和文惠都是鹿港人，台大外文系畢業的。殷勤在台大時，就以現代詩人聞名。前兩年，他受聘到這個大學裏教中國文學，和尤家常有來往。同鄉加上同學的友誼，拒絕確是不易。

「行呀，你不怕和『共匪』那邊的人打交道就來吧！」

文惠答應得爽快，但不忘提醒他：「不過，最近台灣判余登發八年徒刑，理由是「知匪不報」，你這下若見了近乎打的『匪』，回台灣不危險嗎？」

說完，文惠自己忍不住先咯咯笑出來。

殷勤自稱愛國者，三天兩頭跑台灣。他是比較文學博士，在美國教授中國古典文學，回台灣當客座教授就開英美文學課，充份發揮了一身的專長。他愛台灣，每首詩都在傾訴流浪異國的彷徨和失落，道盡遊子思鄉念土的情懷。這些詩感動了島上的年青人，一致稱他爲廿世紀的新屈原。因此，殷勤集愛國詩人和鄉土詩人的桂冠於一身，備受敬仰。他和台灣的政府敵愾同仇，加上長年累月閱覽免費贈送的「中央日報」，開口閉口免不了匪呀匪的。最近中美建交，他才努力改正。

「嗳，施大姐，饒了我吧！」

今天有求於人，殷勤在電話那頭厚着臉皮央求。

「嘿，現在台灣開明多了，對中國人兩邊來來去去，還不是睜一眼，閉一眼——其實更歡迎大家兩邊跑，實地比較去！我自己就想去大陸看看。」

這倒是新聞，文惠可記得前幾年還聽他高喊過甚麼「漢賊不兩立」。但她轉念一想，覺得也無可厚非。中國大陸，哪個中國人不想去看看？

「殷勤，你是該去大陸看看。詩人的耳目最靈敏，回來敘寫所見所聞所思，準可以出版一兩本書。現在申請觀光護照據說快極了，聽說對台灣人還優先簽發。喂，你眞想去，哪天我們約幾個人一道去觀光吧。」

「咳，不能當觀光客去——那跟美國老太太環遊世界有甚麽區別？我要麽不去，要去就是接受邀請，安排看些普通人看不到的東西。當然，這就要看機會了。」

原來如此。文惠弄懂了他這放長線釣大魚的用心，一時肅然起敬。

「殷勤，你的機會多啦，將來怕不兩邊搶你呀！這也好，尤義就贊成海峽兩邊先作民間旅遊和文化的交流，至於統一與否，慢慢再談。」

「就是，就是，我的意思正是這樣。」

難得聽到殷勤附會別人的意見，文惠大有受寵若驚之感。

「哦……」

殷勤忽然像嗆了烟似地清了一陣喉嚨，然後才愼重其事地宣佈：「我和尤義可以開創這種風氣。老實說，這種任務，嘿，非你我莫屬！」

這先謙後驕的口氣，充滿了權威和自信。隔着電話，文惠可以想像他口啣烟斗，搖頭晃腦的模樣。

「怎麽樣，禮拜六幾點來？要不要叫愛美麗早點過來幫忙？」

「那太好了，她可以幫我做素菜。客人七點到，你們能早來半小時最好。」

「一言爲定！」

殷太太愛美麗是美國人，在大學念書時信了一種印度教，變爲素食主義者。她有幾樣菜做得頗爲精緻。文惠担心，道地的中國素菜自己不是太有把握，不如向愛美麗現學兩道洋素，顯得別出花樣。

很快地，愛美麗就來了電話：「文惠，你要我禮拜六做什麽菜？水果沙拉很好。」

她堅持要精心調配兩道素菜送來。文惠高興得很，覺得到底沒有白請了這一對。

既然請了個美國太太，尤義乾脆再多請了他最得意的美國學生華列士作陪。華列士剛拿了博士學位，正在一個私立學院教書。他研究中國回民的歷史，正積極尋求基金和機會，想去甘肅寧夏一帶調查研究，將來寫本書。這回有機會見到畢文甫，他認爲三生有幸；對尤義更是由衷感激，立刻宣佈頭一部書問世要献給恩師。

朋友再來電話，文惠狠下心一律擋掉。反而是尤義招架不住。

貴賓參觀的圖書館是美國西岸最大的圖書館，中文藏書最豐富。尤義的同學齊文是中文部負責人。他週末並不上班，但自告奮勇要給貴賓開放珍藏部，幾次來電話連絡，

熱心得很。

齊文在圖書館年資最久，稱得上元老。兩年前，他隨同國會圖書館訪問團，到中國幾個大城市跑了兩週。回來後，他一直遺憾時間太匆促，只能走馬看花，無法就地收集資料。他的中文部收藏了不少近代中國的史料，但抗戰時期的書報雜誌蒐集不多，是個缺陷。齊文很希望透過中國高層人士的介紹，直接與科學院及北京圖書館掛鈎，以便收集影印。他對尤義明講兼暗示，使得後者無法不成全他。

齊太太精於烹調，栗子烤鴨做得比中國城內哪家餐館都出色。她毛遂自荐要給文惠烤隻鴨。這樣葷素都有，文惠自然高興。

最難纏的是本校大名鼎鼎的左派蕭勁生。他是東亞系的中文講師，在尼克森之後，已經四次訪問過中國。最近這一次和「二胡」各有一手之握，回來便氣干雲霄，儼然以中共的海外代言人自居。中國學人到此訪問的安排，他事先一無所知，見報後一道電話直追到尤府。

「喂，尤兄，你怎麽這麽保密呀？」

蕭勁生是記者出身，平常見到同事和熟人，頭一句總是：「有甚麽新聞？」所謂三句不離本行。這次落後於新聞，叫他氣急敗壞。因爲有求於人，他硬是忍下這口氣，竟

和平日只有點頭之交的尤義稱兄起來。

「沒有的事，我也是臨時接到學校的通知。」

尤義不慌不忙地否認。

「嗨，他們到我們學校訪問眞是太好了！前回我去北京還邀請過他們。對了，像秦老，我七四年回去時還約談過他。嘖！名不虛傳呀，他是寶刀未老，開口妙語如珠！我那回寫的訪問記裏不敢提他，因爲……唉……四人幫當道呀！」

「對，一切都是四人幫的錯。」

尤義冷冷地回敬了一句蕭勁生的口頭禪。

「是，是！現在好了，你不瞧他去年剛去了歐洲，今年又來訪美嗎？這是老知識分子受到重用的最佳樣板！這回我得好好和他談談。禮拜六有甚麽安排？我來盡地主之誼，請代表團吃飯……」

「謝謝，這回已安排在舍下便飯。求見的人太多了，舍下簡陋擁擠……下回再來，由你作東吧。」

蕭勁生碰了一鼻子灰，却仍不死心。第二天，他又建議和尤義聯合作東。尤義照樣婉謝。

文惠很佩服丈夫的果斷。他不怕得罪當前中共的紅人，這是需要勇氣的。許多學生爲了找機會去中國，紛紛選修蕭勁生的課。中國教員儘管不屑與他多所往來，但也絕不去開罪他。

其實，蕭勁生並非甚麼壞人。問題出在他轉變太快，人又太熱情。本來，蕭勁生是國民黨員，反共不遺餘力。七十年代初，他忽然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對中共一味吹捧。他呼吁大家「向江青同志學習」，那賣力勁兒絕不亞於從前喊「蔣夫人萬歲」。四人幫倒後，他又反戈一擊，大批江青。總之，對中共的當權派和所有措施都極力叫好。那副「緊跟」的姿態，令某些自命左派的人士提起也搖頭嘆息。於是，有人封他爲海外最大的「風派」人物。這個稱號，連美國同事都認爲他當之無愧。

「就是不請他！」

文惠一再給丈夫打氣。她躭心請了蕭勁生，被他喧賓奪主不算，還要惹得一身騷。她不要當左派，還是敬而遠之。

然而代表團來臨的前夕，尤義下班回家，一臉歉疚地望着太太。

「蕭勁生眞是勁大如牛。他賴在我辦公室裏不走，非要給代表團開個鷄尾酒會不可，說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實在說他不過，撕破臉也犯不着——都是中國人，白給美國

人看笑話——只好答應。定六點到七點。也請我們。」

「我們不去！」

文惠大聲嚷着，柳葉眉翹得半天高。

「算了，文惠，不要跟這種人生氣。他這是努力要挽回面子。」尤義告訴她：「我們系主任剛從北京囘來。據他說，蕭勁生在中國已經搖身一變成爲美國新聞界權威，比我們學校還出名。提到我們學校，人人都向他打聽蕭勁生，把他攪得莫名其妙。他還告訴我一個笑話。有個大學教員和他談起美國，居然只知道兩個人，一個是吉米卡特，另一個是蕭勁生！信不信由你吧。看吧，中共的大紅人，而美國大學竟不放在眼裏，這個教訓也夠他受了。」

文惠仍是沒有好氣。

「鷄尾酒會一個鐘頭哪裏能收塲？這下，晚飯不知道要熬到甚麽時候。蕭勁生眞是覇道！」

「所以，我們還是去參加酒會，到時親自把客人接囘來。」

事已如此，也只好這麽辦。

文惠本來打算也要去陪代表團參觀圖書館的，這下出了個酒會的意外，分身乏術，

只好作罷。禮拜六下午，她在家做菜。齊太太倒是很早就過來幫忙。兩人折騰到五點多，尤義才回來。

「兩位太太辛苦啦！準備得差不多了吧？」

他到廚房來參觀。

「鴨子還不敢烤，怕冷了不好吃。」

文惠說完，舒了一口氣，開始解圍裙。

齊太太埋頭切蘿蔔絲，毫無歇手的意思。

「你們只管走，」齊太太說，「這裏交給我，保證準八點開飯。」

「蕭勁生的酒會，何必那麼準時去？坐下來喝口茶再說。」

文惠是安心遲到了，眞的燒水泡茶去。

尤義累了大半天，也想歇歇脚，就在小飯桌旁坐了下來。他把手表解下來放在桌上，唯恐閒談誤了時間。

「他們對中文館的藏書怎麽評價？」

齊太太也是圖書館員，但不在中文部工作。她急着要知道中國學者對中文藏書的印象。

「好極了！他們說，可以和耶魯媲美，而且各有千秋。看到十幾大本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小報影印本，那個老幹部——大家都叫他老侯——說，中國要研究文革，還得來這裏找材料才行！」

齊太太聽了很得意。讚揚這些藏書就等於讚揚自己的丈夫，自己也與有榮焉。

「尤義，你有沒有帶畢文甫和秦徵去看他們自己的書？」文惠問。

「有。畢老虛懷若谷，聽說書架一頭都是他的著作，走都不肯走近，老遠把手一擺，用英語說：垃圾！」

「眞的？」兩位太太都有些訝異。

「秦老看到自己的書，本本精裝，而且書名燙金，十分開心。齊文拿出『圍城』，封裏兩張借書紀錄單蓋滿了日期。聽說它一直是熱門小說，秦老直嚷這是年輕時代的遊戲之作，不值一提云云。謙虛歸謙虛，神色還是頗自得的。一本遊戲之作就已不朽，可惜這樣有天份的作家竟封筆三十年！」

大家都爲這不幸的三十年而嘆息着。

文惠是秦迷，對他崇拜之至。昨天聽他演講，特地帶了錄音機去。此刻想起來還津津有味。

「秦老的演講多棒！幽默機智不說，一口牛津腔把美國人佩服得五體投地。酒會裏，記者訪問他們，他一個人對答如流，成了代表團的代表哪！」

聽到酒會，尤義拿起表看一眼就戴上，打斷文惠的話說：「不早了，你換衣服去吧。早些去才能按時把客人接走。」

幾經催促，文惠才上樓去梳裝打扮。

她個子長得嬌小玲瓏，又一直沒有生育過，體形面貌保留一份少女的嬌嫩，平常穿甚麽衣服都稱身。如今却對着一整櫃的衣服，不知穿哪件好。要找一套既經得起鷄尾酒會，又不失餐會女主人身份的衣服可煞費腦筋。主客來自中國，文惠想想還是不宜盛裝。將來也要去大陸參觀呢，最好先給人家一個樸素大方的印象。何況，蕭太太是出名的濃裝艷抹，自己不一定比得過，不如刻意樸素，來個出奇制勝。

主意打定了，她就抖開頭髮梳弄起來。平常出客，她愛梳孔雀開屛的髮型，今天却只在腦後鬆鬆地挽個大髻。去夏回台灣時，定做了一套紫紅的中式衣裙，衣襟袖口都鑲了黑綢邊，明艷中透着素雅，正適合今晚的場合。除了用眉筆把眉毛描黑外，她不戴首飾，不施脂粉。

穿戴齊整後，文惠對着梳妝鏡來回顧盼一番。見到鏡中的自己，忽然想起鹿港老家

牆上的祖母畫像，沒想到裝扮竟有幾分相似。

也好，她對自己說，你們在中國搞文化革命，且看看我們台灣的鄉土文化吧。

尤義反剪了手在樓梯口踱着方步。正等得焦躁，猛抬頭見文惠挽個黑絲緞手袋下樓來，打扮得像個台灣鄉下的歐巴桑，一時傻楞了眼。

女人的時裝！他咽下一口嘆息。

「尤義，你看我這身衣服怎麼樣？」

文惠愛嬌地問丈夫，同時轉了一圈身子，向他展示新裝。

「唔……很別緻。快走，已經遲了。你也開一部車，到時好接客人回來。」

他們遲到了一刻鐘，蕭家已是賓客滿堂。主人夫婦滿面春風地招呼着，兩個女兒捧了食盒穿梭在客人間。

這是文惠第二次到蕭家。

五年前，她和尤義出於好奇，曾經來看過蕭勁生訪問大陸時所拍的幻燈片。她只記得那天他穿了一件式樣擁腫的棉襖，三句不離「毛主席」，聽來有些刺耳，此外就沒有印象了。

今天，蕭勁生西裝畢挺，花白的頭髮梳得光可鑑人，而且神采飛揚，好像在辦結婚

喜事一般。蕭太太和先生一樣，也是五十出頭的年紀，但保養有方，並不太顯年紀。她今晚穿了長到脚跟的黑緞旗袍，佩帶着玉鐲和珍珠項鍊，一身珠光寶氣。文惠暗暗慶幸自己沒有穿旗袍來，否則必然相形見拙。

蕭家兩位小姐都在本校念中文，老二還是她爸爸的學生，全說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兩位去年都訪問過大陸，回來到處做報告，成了小「中國通」。

老大今夏大學即將畢業，正接洽要去北京工作，據說可以得到特級專家的待遇，薪水比華主席還高。這個消息在酒會裏透露出來後，羡煞了大家。許多人當場托她打聽去中國當專家的門路，於是她和幾位學者一樣，一時成爲客人包圍的對象。

尤義和文惠昨天已經見過這批貴賓，而且馬上又要接到家中來吃飯，因此一一打過招呼後，就好整以暇地瀏覽起蕭家客廳的擺設。幾年不見，蕭家似乎成了中國藝術的展覽館，剪紙、象牙雕刻、木刻、湘繡……琳瑯滿目。最奪人眼神的是牆上的畫，全是當今中國名師大家的眞蹟，像李可染的山水、程十髮和關良的人物，而且是畫家親筆題贈給蕭勁生。尤義和文惠都喜歡國畫，一邊欣賞，一邊讚揚不已。

有個美國教授也是同好，對尤義說：「這些畫，隨便哪張拿到市場上拍賣，收藏家不但出高價，還要大搶出手！」

「噯，非賣品，非賣品！」

幾時蕭勁生笑容可掬地出現在他們跟前。

文惠看着李可染瀟灑的山水，想起這位畫家一度因為接受蕭勁生訪問而慘遭四人幫批鬥。她指着畫對主人說：「蕭先生，這張畫可是無價之寶啊！」

主人聽不出話中有因，裂開了嘴說：「嘿，我是第一個訪問他的，現在他紅得很了！」

「聽說韓素英也收藏國畫，多得可以開畫展，是嗎？」

尤義問主人。

「就是，大家都這麼傳說。」

美國教授對李可染的畫特別欣賞，他指着畫很羨慕地對主人估起價來：「你這一幅畫，至少值兩萬塊！」

尤義一聽，接口說：「蕭先生，你再跑幾趟中國，可以變成百萬富豪！」

「哪兒的話！」

主人操着一口京片子，謙虛地擺手否認。

「怎能和韓素英比呀？政府送她最多，她才是百萬富豪！我這叫小巫見大巫！」

正在自嘆弗如的時候，他忽然雙手一拍說：

「我書房裏有只小熊貓的標本，有沒有興趣看？定做的玻璃櫃尚未到，因此沒有擺出來。」

客人當然表示有興趣，便有幾位隨他去書房。

文惠曾經專誠去過華府的動物園看那對中國贈送的熊貓，如今標本近在咫尺，也想去湊熱鬧。尤義却毫無動靜。正想扯他衣袖，他已經搖頭拒絕。

「不看也罷，文惠。」

他隔着香檳酒杯，向她低聲解釋：

「剛看到一篇報導，說是由於環境汚染——當然又是四人幫的禍害——前不久發現死掉了兩百多頭熊貓。現在就心絕種，想盡辦法保護和搶救都來不及，還有人製成標本——這肯定是四人幫幹的無疑！」

文惠嘆息着，一時興趣索然。

她身旁不遠就是畢老，正被許多人圍着詢問四個現代化的政策以及社會學在當今中國的前途。老人用純正的英語回答，語調遲緩但口氣仍是堅定不移，似乎對前途充滿了信心。

尤義最關心這方面的問題，立刻湊過去傾聽。

文惠對具體政策不甚興趣，就端着酒杯，站在一旁觀察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通過丈夫，文惠大體知道了畢文甫一生的遭遇。老人不屈不撓的精神特別使她感動。畢老爲中國農民請命，前後達三十年；也曾大胆抗議中共對知識分子的壓抑；抗議政府取消社會學系。這一切只換來一頂「右派」的帽子和「資產階級社會學的代言人」封號。他備受批評外還打進冷宮，文革裏又關進牛棚。經歷這樣悲慘的打擊，老人現在還能不憚其煩地爲國宣揚政策，不計較個人的遭遇，一副心平氣和。望着老人一頭的白髮，她在感慨中，不禁由衷敬佩。

「畢先生，」有個美國教授問他：「反右以來到現在，請問你最大收穫是甚麽？」

他笑嘻嘻地回答：「勞動多，把身體鍊好了。」

他順便告訴大家，北京新成立了社會學系和心理學系，學術研究在中國大有前途，歡迎美國的學者來中國進行交流。

比起畢老，秦老顯得出奇的年輕，似乎剛步入五十，體健神旺。他最得人緣，操着江浙腔的普通話侃侃而談，隨地一站就被人群圍住。美國人問話喜歡單刀直入，但他機智幽默，善於應付爲難的話題，因此不但不傷和氣，反而笑聲不斷，面面週到。

文惠發現站在客廳角落裏的老侯，神色就沒有這般輕鬆愉快。他身材矮胖，刀形臉緊繃着，有些莫測高深；灰色中山裝直扣到喉頭，使得兩鬢斑白的頭挺得筆直，頗有幾份威嚴。東亞系的一位美國教授正操中國話和他攀談着。等到這位教授走開去取酒，老侯臉上繃緊的肌肉立刻鬆弛下來，身子也如釋重負般靠上了牆壁。

文惠想了解一下今晚要特別防範的這位幹部，就過來和他搭訕。

「侯先生，這幾天參觀很累吧？」

「還好。」他客氣地回答，又畢恭畢敬地直挺起腰身來。

「對美國的觀感怎樣？」

「唔……還好……很好。」

他神情凝重，似乎背負了十億人口的重托，用詞遣字不得不小心翼翼。

文惠連忙掉轉話題，談起眼前的酒會和食物。老侯弄清了對方的身份，立刻爲兩天來的打擾表示謝意，臉上也綻出了笑容。

「歡迎你們來北京玩，我可以帶你們到處看去。府上哪裏？」

「鹿港。」

看他一臉茫然，文惠趕緊說出鹿港的地理位置，還補充一句：「我是台灣人。」

「哦！」

對方恍然大悟，接着以親切關懷的口吻向她求證：

「台灣人主要是高山族吧？」

「啊？」

文惠猛吃一驚，失聲叫出來。

看他一臉的誠懇神色，她一肚子的驚訝和不滿忽然又轉成同情。

「台灣人是漢族，」她耐心地解釋：「高山族是台灣的少數民族之一。」

「原來如此！對不起……我們對台灣某些地方是有些隔閡……」

正說着，他的神色忽然又一變而爲認眞嚴肅：「台灣同胞和我們是一家人，我們熱烈歡迅台灣早日回到祖國懷抱。我們現在加緊建設，大搞四個現代化，也爲的要實行統一中國的目的。」

文惠並不反對中國的統一，但却聽不下這種理所當然的官腔。

「你不以爲，」她客氣地提醒對方：「談統一以前，至少雙方應該有些了解嗎？我個人對大陸了解是不多，但是我發現大陸對台灣所知更少呢！」

「唔，這是四人幫的極左路線造成的錯誤，現在都要一一改過來了。」

「但願如此，不過我看不出來有多大的改進。」

文惠並不相信中國對台灣情況的無知是「四人帮」一手造成的，正想和他再理論一番，尤義恰好走過來。他和老侯交談了幾句，就抽空提醒太太：

「七點到了，走吧。」

文惠點頭。於是兩人向老侯打聲招呼，便一道去向主人辭謝。

「還早嘛！不好意思，招待不周。」

蕭勁生一再挽留不成，終於作出了讓步：「我們照張相紀念吧。眞可惜，新華社的記者和翻譯今晚不能來。」

尤義和文惠對視一眼，沒有作聲。

蕭勁生原來已安排好了職業攝影師來拍照，當下一股勁兒請大家在客廳中央排排站。把客人密密麻麻排了兩層後，主人自己在前排居中一站，左擁畢老，右挾秦老，連照了三四張才放心。有些客人要求自己加洗一張，蕭勁生都滿口答應。

「行行，每人送一張。我還會寄一套到北京，送給新華社的朱社長！」

聽到新華社，客人眼睛亮得比玻璃酒杯還有光彩。想像着自己在內的照片，有朝一日登上了人民日報，許多人都掩不住興奮的表情。

尤義和文惠又是無言地相視一眼，由衷地佩服姓蕭的手腕。

蕭氏一家殷勤地把代表團送到門外。尤氏夫婦開來了汽車，在一陣「順風！」「北京見！」聲中，把客人接走。

馳離巷口時，文惠往後斜睨了一眼，不見了蕭家的人，這才吁了一口氣。她覺得相當疲倦，雖然疲倦中隱隱然有份滿足，就像歷經了一場肉搏戰，終於滿載勝利品而歸似的。

陪客早已到齊，正翹首以待。主客進屋後，主人給大家介紹了一番。酒會裏，兩個老人都站累了，到尤家來，立刻陷進厚軟的沙發裏，冷飲都不要，只討口熱茶喝。

「全是熟朋友，而且是家常便飯，」尤義殷切地向客人關照，「請千萬不要拘束才好。嫌熱的請寬衣，足下要解放也歡迎——就當在自己家裏一樣，越隨便越好。」

主人帶頭去掉領帶和外套，於是齊文和華列士跟着效尤。

殷勤一向不修邊幅，穿一條顯不出折痕的西裝褲，嘴裏叨着烟斗，席地而坐，是最悠閒的一個。

殷太太穿了一套古董似的中裝，不知從台灣甚麽角落裏搜購到的戲服，黑緞子衣裙繡滿了花鳥，看得人眼花撩亂。她今晚特地穿上定做的繡花鞋，梳了高聳入雲的髮髻，

大銅圈耳環秋千般在兩頰擺蕩。愛美麗是特地為這些北京來的貴客而盛裝打扮，以示隆重。

齊太太穿的是旗袍。這一來，三位太太全著華服，可謂不謀而合，使文惠大為滿意。

尤義招呼茶水時，文惠和齊太太抽身到厨房去炒菜。代表團中最年輕的一位叫小傳，懂得入境隨俗，竟捲了袖子要來幫忙。文惠謙讓再三，才把他留在客廳裏。

齊太太說得不錯，八點正時，烤鴨上了桌；蠔油香菰，素十錦等都是熱氣騰騰。

主人請畢老領先取菜，端了盤子坐在客廳裏吃。文惠瞧他滿盤素菜，一塊鴨子也沒拿，可見素菜投他胃口，心中暗自得意。

「好菜！好菜！」

殷勤捧着堆積如山的盤子和一杯酒，有椅子不要，特地盤腿打坐，與秦老面對面吃起來。

「秦先生，殷勤寫新詩。」

文惠過來加入，順便介紹老同學。

「他的詩在台灣常常被譜成曲子，在歌廳和夜總會裏唱。在我們這一帶，方圓三十

里內也數他的詩寫得最好！」

後面這一句並非文惠杜撰。這是殷勤某回酒後的豪語，如今當着文學大師面奉送回去，使他未醉臉倒先紅起來。

「饒了我吧，施大姐！」他趕緊糾正：「你該說：這一帶就數我最沒得吃！」

秦老睨一眼愛美麗後，禮貌地笑笑。他大概以爲殷勤娶了美國女子，吃不慣美國菜。

文惠却只管抿着嘴笑。愛美麗是出了名地不愛做菜，平常房間裏擺了很多果仁之類的零食，殷勤嚷餓就丟他一把，像在餵鳥。

「殷太太信一種印度敎，吃素。」

她終於說出原委。

秦老同情地點着頭，馬上安慰說：「吃素其實對身體更有益。我原來有高血壓的，這兩年北京供應差，肉和油買不到，等於吃素，血壓倒降下來了。我現在身體比從前還健康。」

他的話頗有現身說法的效果。瞧他膚色紅潤，神采奕奕，確實是身强體健的表現。提到北京供應差，文惠想起號稱「北京之春」的民主牆事件。電視新聞曾報導，成

千上萬的農民上京請願，要求人權和免於飢餓。她問秦老，這些農民是否如願以償？

「哦，國務院有很多接待站，他們按個別情況處理。」

秦老說完，望一眼坐在一只單人沙發中的老侯。老侯點一下頭，表示同意。

華列士這時捧了盤子，湊到殷勤身邊來。

「請問：鄧小平先是公開支持大字報，支持民主運動，以後却發生了逮捕大字報作者的事，你們怎麽看待這件事？」

華列士的問題一時沒有人回答。

還是大家喊他老簡的地質學者先清了清喉嚨，才四平八穩地發表意見：

「民主是好事，要求民主也是合理的，但是講得太過火了，甚至離譜就不行。爲了加速四個現代化，我們不能不要黨的領導；不能像文革那樣搞無政府主義。」

除了小傅，代表團的人都唯唯喏喏。

老侯接着一板正經地申明：「這些自稱甚麽人權運動者，很多是別有用心的反革命分子，政府不得不抓。我們講求無產階級的民主，他們搞的是依賴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完全是兩碼事！」

老侯就這樣三言兩語斷送了「北京之春」的談論。他像在宣讀人民日報的社論，一

付蓋棺論定的腔調。不僅文惠感到刺耳，別人似乎也嗅到殺伐之氣，於是客廳裏一時沉默下來。

殷勤最怕談政治，連忙抓緊時間和秦老談文學。他說出自己渴望去大陸訪問艾青，卞之琳等詩人的意思。秦老同情地點頭。

「你找老侯談談，他可以替你向上反映。」

殷勤得他指點，果然乘第二回取菜的機會，就換了位置，坐到老侯跟前去了。他空下的位置立刻被太太補上。

「請問，」愛美麗操英語說：「文化革命期間，你有沒有受到迫害？」

「沒有，」秦老爽快地用英語回答。「我幸運地被指派參加翻譯毛選的工作，可說是半置身於運動之外，總算僥倖地躲過了一場浩劫。至於到五七幹校勞動，那不算什麼，人人都去，我也不例外。」

他把勞動說得輕鬆愉快，言下似乎還回味無窮。

「那確實是幸運。」

愛美麗的大銅圈耳環隨着她的點頭而歡欣鼓舞地擺蕩開來。

「我不算什麼。」他指指長沙發另一端的老人說：「畢老才是典型的受迫害者。」

華列士這時正向畢文甫請教猺族的風俗習慣。老人細嚼慢嚥地吃着菜，一邊還得抽空作答，相當忙碌。

愛美麗乘老人歇氣的當兒，飛快地插進嘴：「請問，四人幫如何迫害你？」

「我被指控爲反動學術權威，關進牛棚，勞動了七年。」

「像文革這樣的運動，以後還有可能發生嗎？」

老人眼睛眨都不眨就說：「可能。」

這樣坦率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大家一時倒吃了一楞。

文惠想引開老侯，見他盤子空了，就上前招呼：「老侯同志，菜很多呀，請再去拿。」

她親自陪老侯去餐桌取菜。殷勤第二盤菜又告罄，遂也跟了過來。

餐廳的牆上掛了半打多中國古塔的照片。老侯取完了菜，不忙吃，先觀賞起來。

「這些是尤義的收集。」

文惠向他介紹了丈夫的嗜好，還問他：「你都見過這些名勝古蹟吧？」

「像六和塔和大雁塔，我都去過。抗日戰爭時，我做地下工作，曾經在雷峯塔下住了半年多。」

老侯竟是抗日時代的老幹部。文惠立刻對他增加了幾分敬意。

殷勤說：「我也很喜歡中國的塔，渾厚古樸，和自然景色最協調。」

「嗄，國內各色各樣的塔，多的是！你們儘管來參觀研究，政府竭誠歡迎，而且盡量提供方便。歡迎你們隨時來！」

文惠有意爲同學幫腔：「眞好，殷勤正想到中國作學術研究，找侯先生推荐，相信最有効。」

老侯果眞說：「你寫的書是哪方面的？能不能給我一兩本帶走？」

殷勤看他這麽認眞，十分感動，連忙說：「你留個地址，我寄一套給你。全是詩和文學評論方面的，請不吝批評才好。」

「哪兒的話呀！我最小的孩子現在在北京大學念文學，也非常喜歡詩。他自己寫點東西，有機會要好好向您請教才是！」

老侯提到孩子，語氣溫柔許多。文惠發覺，道貌岸然的幹部，其實是很慈愛的父親。

自負的殷勤忽然破天荒地謙虛起來：「哪裏！不敢當！」

文惠臨時出個主意：「尤義的書房裏有全套殷勤的書，侯先生要不要去看看？」

客人沒反對，她就把兩人引到屋子另一頭的書房去。請客人坐下後，她找出來書，一大落地疊在他跟前。

「你們慢慢談，慢慢吃，我回頭送茶來。」

她去厨房把水壺插上電，涮了茶壺，重新沏了一壺凍頂烏龍。端了杯盤上客廳時，發現話題和氣氛全變了。主客都聚攏到沙發這邊，圍着兩個老人，衆星拱月地坐在地氈上。她見個個臉色頂眞，不像在閒聊，倒像在開會。

「我女兒去年到英國去了，」秦老正告訴尤義，「現在兩個侄子也想出來見見世面。我想讓他們到美國來，你看有甚麽路子可走？」

尤義略一皺眉，就說：「起碼可以申請來美國念書。」

齊文點頭同意：「申請來念書最容易。中國政府已經批准留學，不必非在美國有親戚，只要找到人担保生活和讀書費用，中國方面一定放。當然，先決條件是在美國大使館考過托福才行。」

「有這回事？我們怎麽都不知道？」

幾個中國來的客人這時面面相覷，而且驚喜交加。

「這是美國幾家大報都登過的消息，我們圖書館還有資料可查。」

一向沉默寡言的齊太太，忽然自動地提供消息來源。

秦老感慨地說：「這種事其實可以堂而皇之地昭告天下。出國留學在中國早有傳統，可恨這幾年被四人幫歪曲破壞了！任何人不許爲自己着想，哪怕是爭取一點受教育的機會，否則『私字當頭』的棍子就打下來！」

畢老安慰他：「你放心，政策正在變。泱泱大國不可能閉關自守，我相信留學之門很快會敞開來。」

大家都同意老人的論斷，認爲是大勢所趨。

尤義也引了一條報上的消息：「據說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已經舉行好幾次托福考試了。」

「甚麽叫托福？」小傅聽得糊裏糊塗。

「就是英文考試。」

「怎麽去參加呢？」

「到大使館一問就行。」

尤義以爲很簡單的事，沒想到人家却感到困難重重。

老簡先搖着花白的頭說：「外國大使館不是隨便可以進去的。」

畢老斂眉沉思，似乎一籌莫展。

「自從魏京生被抓，說他給外國記者提供情報，這以後誰也不敢和外國人打交道。」

小傅說完，好像氣悶不過，動手解開了緊鎖住喉頭的中山裝扣子。

只有秦老不氣餒：「我想可以由家長出面，寫信去打聽。出了甚麼事，反正我們老人來承担。最要緊的是把英文搞好。」

「現在，補習英文的風氣可盛了！」小傅告訴大家：「字典和文法書成了寶貝，再貴也有人買，就怕買不到！」

「這樣說來，可以像台灣那樣成立補習班和補習學校嘍！」

文惠這一句插嘴，惹得所有台灣來的人都發笑。他們把有人辦補校發大財的經驗說出來，勸大陸來的人好好「取經」。

畢老想把幾個孫子弄出來，就是躭心孩子考不過托福。

「用探親的名義到美國來後，有辦法留下來念書嗎？」

他向尤義打聽。

「以前是可以的，現在可能難些。我先找律師打聽後再告訴你。」

「我有個遠親在奧克拉荷馬州，他很願意幫忙。只要我那孫子出得來，一切由他負責。但是這些孩子，唉，文革頭幾年是虛擲光陰，以後又上山下鄉幾年，書本全丟了。那個托福，我想他考不過。」

華列士抱臂坐在地氈上，留神傾聽着別人的談話，自己不置一詞。他有時低聲向身旁的愛美麗翻譯一下談話的內容。

愛美麗得知畢老的掛慮時，便自告奮勇說：「我的叔叔是律師，精通移民法。我可以替你們打聽，他不會收費用的。假使托他辦理，我會請他減價優待。」

這些北京客不習慣律師和費用等名詞，一時楞住了。尤義向他們解釋，適當時候找律師，往往收事半功倍之效。他叫大家不要憂慮費用，錢的事不足掛齒。華列士也表示願意幫忙。畢老大大放下了心。

「畢老，等你有了消息，千萬轉告我一聲。」

老簡預先拜托。

文惠看議論告個段落，連忙招呼大家喝茶。

「這是台灣的凍頂烏龍。我們也有杭州的龍井，我就去沏一壺來。」

她去燒水時，齊太太跟進來幫忙。

「說中國怎麽好，沒想到裏面的人全打破了頭要出來……」

「噓！」

文惠以食指撮唇，另一手指指書房那頭。齊太太會意了，連忙住口。

「這個什麽文革，眞不像話！」

文惠自已反而忍不住低聲罵了出來。

齊太太悄聲說：「一代人給荒廢了呀！」

兩人嘆息了一陣。

老侯一回到客廳，談話馬上拘束起來。兩個美國人談興最濃，問了許多有關中國的問題。秦老權充翻譯，由老侯主答。他說得冠冕堂堂，代表團的人也跟着點頭唱和。

將近十一點時，新華社記者來了電話。老侯接聽後，便向主人辭行。

「我們明天就要回北京了，有些東西要收拾。畢老他們累了一天，也要早些休息。多謝你們兩天來的招待，希望很快能在北京再見到你們。」

大家都依依不捨，彼此掏出本子互相留地址。沒有人敢問老侯的地址，但他還是大方地把工作單位和電話留給大家。

新華社記者乘了一部大轎車來接他們。

主人夫婦一直送到大門外。老侯等其他人上車後，又代表大家向尤義道謝握別。他也向文惠表達謝意。

「我永遠忘不了這頓晚飯，尤太太。您一定要來北京玩，我們等着您！」

他也同文惠握別，像毛澤東初會尼克森那樣，一雙大手上下合抱住她一只小手。

主客走後，殷勤夫婦和華列士不久也告辭。齊文夫婦是老朋友，尤義正想留他兩在此喝酒長聊，見文惠臉色蒼白，表情僵硬，趕忙過來扶她一把。

「文惠，你累了。哪裏不舒服？」

「我……忽然有點頭痛。不要緊，一下子就好。」

「你們早些休息吧，我們改天再聊。」

齊文夫婦很體貼朋友，馬上告辭走了。

尤義關上了門，回頭見文惠向他攤開手掌，上面一個字團。

「這是甚麽？」

「老侯和我握手時留下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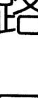
兩人到一盞枱燈旁，仔細展開字條。

紙上只有兩行鉛筆字：我的兒子想來美國念書，希望你們幫忙。有機會到北京時請

找××胡同××號連絡，多謝你們。

（《八方》文藝叢刊一九七九年九月）

路口

作者按：這篇小說寫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初。十二月傳來台灣大抓黨外民主人士被捕的消息，令人痛惜。謹以此稿獻給被捕的作家王拓和楊青矗。

五點不到，余文秀便換上外出的衣服，穿好絲襪，只差沒套上鞋子。從小赤足慣了，她非到出門或會客才肯穿鞋。因此，把皮包、高跟鞋和毛衣挨着床放好，拉了一把椅子坐到窗邊，她開始張望街上來往的車輛，留心每一部朝路口駛來的灰色轎車。

姨媽家的房子靠近一條大馬路和巷子的交叉口。文秀的房間在樓上西南角，望出去，路口的景緻一覽無餘。

在這塊小天地裏，最吸引人的是一隻郵筒，不時有車輛緊急煞車，停下來投郵。一塊標明「此巷不通」的牌子並不太起作用，仍然有不少汽車誤闖進來，在窄巷裏折騰了一番，才掉頭倖倖然離去。這些司機的性急和莽撞使得這個巷口永遠不顯寂寞。

這裏樹木多，到秋天便五色繽紛，最令文秀百看不厭。巷口就有常青的松樹，也有像蠟做的木蓮。最美的要數對過人家種的幾棵山茱萸，經霜染過的葉子有紅有黃，像滿樹繁花，嬌艷無比。大馬路兩旁栽的是樺樹，望過去黃澄澄一片，非常壯觀。

當此下班時刻，銀泉市去華府工作的紛紛回來了，馬路上車輛風馳電掣的；馬達的喧囂，即使關緊了窗玻璃，也還是不絕於耳。

但這車聲還不如狄司可音樂，後者聲嘶力竭般的叫喊最令文秀頭痛。她和女兒阿町的房間相鄰相通。阿町這時關了房門做功課，但狄司可放得震天價響。這麼吵，怎麼做得下功課？文秀頗有些反感，却拿女兒無可奈何。

「人家美國孩子都是一邊聽音樂，一邊做功課嘛！」

女兒幾次振振有詞地分辯。

阿町功課還眞不錯，才來三年，英語便趕上班上的平均水平，做母親的也眞沒話可說。文秀只躭心女兒那說話滿不在乎的神氣，口香糖嚼個不停，身子不時恍呀扭的，越來越像附近同齡的美國女孩子。這使文秀頗爲不安。她以爲台灣女孩不能只和人家一樣，應該好一些才對。

十月的夕陽金黃燦爛，隔着玻璃窗照撫在文秀臉上，温而不威，柔軟得像嬰兒的指頭。曬了一刻兒，陽光逐漸隱去，但臉上仍然留着一股温馨。

她想起小時候依偎在母親懷裏，在冬日的下午閒看一野的菜花初黃，也是這般温馨柔軟。不同的是，她們所來自的東港是陽光的王國，那裏的天空和土地比這裏更加明亮燦爛。

姨媽曾警告文秀，哥倫比亞特區冬天很冷。母女倆春天才從休斯頓搬來這裏。來時春光嫵媚，入秋景色又這麼艷麗，文秀實在難以想像寒冬的滋味。

夏天裏辦完離婚手續後，母親便來信催她回家。然而阿町盼着銀色聖誕節，文秀自己也想見識大雪紛飛的景象，再加上認識了方豪，結果行期就拖延了下來。

一輛銀灰色汽車疾馳而來。靠近路口時，速度驟減，同時打了右轉信號。

一瞥見它，文秀興奮地站了起來，臉貼緊了玻璃，緊盯着它瞧。

果然，汽車轉進巷子來了，開車的正是方豪。還來不及看他掉轉車向，文秀就飛快地套上毛衣和高跟鞋，接着伸手抓起皮包。站在梳妝鏡前端詳自己的衣着時，她才覺悟自己的慌亂。

三十五歲的人了，還這麼沉不住氣啊！想着，自己也不免感到好笑。

她過來看女兒。

推開門時，瘋狂叫嘯的狄司可音樂忽然一轉而爲夢語呢喃。原以爲阿町在屋裏埋頭做功課，沒想到她正站在唱機前擺頭搖臂，渾身顫抖，似乎身心都陶醉在那夢囈般的旋律裏。

「嗨，媽咪，你這身新衣裳好漂亮！」

見媽媽進來，阿町睜大了杏仁眼，身子依然隨着音樂左右扭動；一頭長髮披散在那已呈發育的胸脯上，髮絲也跟着來回欵擺。

做媽媽的看女兒這副狂相，對比三年前她梳着劉海，見人便臉泛桃花的羞怯純眞樣子，眞有霄壤之別。文秀的心突地一沉，柳葉眉一下子折成弓形。

母親是對的，她對自己暗暗嘆氣，我應該早些把孩子帶回台灣去。

「你不好把唱機關小……算了，聽你的吧。」

想到自己今晚不能帶她一塊兒出門，文秀有些心虛，連忙改口問：

「阿町，功課做完了？」

阿町點點頭，識相地停止了扭動，順手關掉了唱機。然後她歪了頭，行家也似地品鑑着媽媽的新衣。

這是一襲藍底白花的連衣裙，裙長及地；領口開得很低，露出藕似的頸項，配上一串珍珠項鍊，非常相稱。一頭長髮高高盤起，這使阿町尤其滿意。她理想中的貴夫人總是要挽個高聳入雲的髮髻。

「媽咪，這是阿婆陪你去做的衣服吧？爲什麽以前都不穿？很好看嘛。」

文秀被女兒誇獎，又高興又不好意思，嗯啊着不知怎麽答腔。

來美國之前，阿町爸爸一再寫信，叫她在台北多做幾套華貴的晚禮服，到美國和他出去應酬時好派用場。她倒是去縫了好幾件，可惜一下飛機不久，夫婦就莫名其妙地吵嘴，終至離婚了事，衣服竟一次也沒穿過。

昨晚，方豪來電話約她今天出去吃飯，說有好消息相告。她想了一夜也猜不透，最後決定盛裝一次，到時讓他也驚喜一下。

「我和方伯伯出去吃頓飯，很快就回來。」

怕女兒失望，她趕緊哄着說：「姨婆今晚特別給你炒了油飯——你愛吃的，是不是？」

「嘔——」阿町拉長了聲音，同時做個鬼臉說：「我寧可吃漢堡包。」

文秀看了有些不快，却强耐下性子叮囑：

「別忘了我們是在姨婆家做客，阿町。她費了不少心思做飯，你該感謝她。到時別挑三撿四，知道嗎？」

「知道啦。」

阿町嫌煩似地揚揚手，一個勁兒地催媽媽：

「你和你的男朋友快走吧，不要管我。祝你們晚上愉快！」

文秀聽到「男朋友」，感到有些刺耳。

阿町偏又慷慨地加上一句：「別躭心我，媽咪。你呆多晚回來都沒關係，我會早早上床。」

「我吃了飯就會回來。」

文秀强調了一句才離開女兒。回到自己房裏，她發覺自己的臉頰一陣温熱。

「嘀鈴——」

樓下傳來門鈴響，準是方豪到了。

她這時反而好整以暇起來。回到梳妝台找出一瓶巴黎名牌香水，在耳後、乳溝和腋窩處都撒了一些。毛衣穿着似乎太土氣，於是又把它脫下來，改爲披在肩上。最後又對着鏡子再顧盼一眼。感到髮型和衣飾都無懈可擊，她才熄了燈，輕輕掩上房門，慢慢下

樓來。

方豪站在樓梯口的走道裏，正和姨媽寒喧着。

乍見到她，方豪果然不勝驚喜。一雙眼睛在老花眼鏡下眨巴着，嘴唇張呀合的。文秀以爲他要恭維幾句，半天却只落得一聲「嗨！」

「方豪，你好。」

文秀微笑着招呼。

一眼就看出他今番的穿着也不同往日。一套青灰西裝像剛從洗衣店那裏取回來，褲脚折痕比鋼條還直挺。稀疏而花白的頭髮給細心地從當中分開，在油膏和刷子的壓力下，伏貼地披向兩旁。不知是路上吹了冷風，還是臉上洋溢的一股喜氣，雙頰顯得紅噴噴的，不像以前那麽蒼白得發暗。

「坐一回兒吧？」

文秀朝着客廳讓他。

方豪看看手錶後，請示似地朝着文秀姨媽說：「等一下，就怕環城公路車輛很擠。」

「你們早點走吧，省得到飯館去排隊。」

姨媽大方地催促着。

方豪禮貌地徵求文秀的意見：「我們要不要把阿町帶去？」

文秀有些爲難。明明只約自己一個人，怎麽又變卦了？

「哎呀，何必叫阿町去當電燈泡！在家陪我吧。」

姨媽搶着代文秀回答。

方豪和她女兒文娟的未婚夫吳偉雄是朋友。今年三月裏，吳偉雄去北京科學院作研究一年，家裏給他開歡送會。方豪和文秀便是那時認識的。姨媽一則以介紹人自居，二則和方豪年紀不相上下，都是五十剛出頭的人，說話不但不拘束，有時還打趣他。

碰到姨媽開玩笑，方豪只是傻乎乎地笑着，不敢回嘴。

「你瞧，」姨媽乘機向方豪訴起苦來，「阿娟去了北京，她爸爸去台北，兩人都玩得不想回來了，歸期一拖再拖。好像我是歹命的，只合看家哩。偌大一棟房子，白天一個人呆着都害怕，何況晚上。」

「我早點回來，姨媽。」

文秀趕緊安慰她。

「不用，不用！」

姨媽一疊聲抗議着。

「你難得出去玩，就放開心玩吧。這裏一到秋天，早晚涼得很，你要帶一件風衣才行。」

不管文秀怎麼說，姨媽硬是塞了一件風衣到方豪手裏。送兩人出門時，她上下打量了外甥女一眼，默默點下頭，像鑑定藝術品般，表示嘉許。

文秀是矮個子，却有張大圓臉。一頭烏黑濃密的頭髮照姨媽的設計梳成了髻，鳳凰般棲息在頭上。這一來，身材便增高了幾許。柳葉眉淡淡地描成一彎新月，臉上不施脂粉和唇膏。雖然畧嫌蒼白，但整張臉自有一份端莊和清麗。

半年前剛搬來和姨媽住時，文秀被離婚攪得心灰意懶，早放棄了梳妝打扮，一副失魂落魄相。還是姨媽幾番開導調教，才有今日的成績。

「這年頭離婚不稀奇，」她一再給文秀打氣，「只要用心，照樣可以找到好丈夫。」

在姨媽眼裏，方豪便是很好的丈夫人選。他的年紀大文秀十六歲，這是美中不足。但人家在馬麗蘭大學經濟系當教授，學問好；還是中國大使館的紅人，三天兩頭邀請他。憑這社會地位，彌補他的年紀差額也足足有餘了。他也離過婚，在姨媽心目中和文秀正是旗鼓相當。加上方豪自己沒有孩子，幾次表示很喜歡阿町。她以爲，這頭親事要是能成，簡直是天作之合。

這幾天，方豪電話頻仍，今晚又雙雙盛裝出遊。姨媽像看到自己播下的種子發芽了，滿意得很。

方豪顯然也爲文秀今晚的打扮所傾倒。車子一開上環城快速公路，他那開車時一向目不斜視的眼睛，竟忍不住一再偷瞥文秀那裸露的頸項。

「你今晚穿這件衣服特別好看，香水味道也特別好聞！」

文秀被他兩個「特別」的加重語氣弄得怪不好意思。略施小技便馬到成功，自己也暗自得意。於是喃喃地道聲謝，她故作不經意地把目光移向車窗外，落在漸黑漸濃的暮色裏。

「你表妹幾時囘來？」

方豪及時轉了話題。

「後天。」

文秀順便解釋姨媽剛才的抱怨：

「姨爹去參加雙十節國慶，本來今天該囘來的。昨天收到他的電報，要改到月底才囘家。姨媽一個人照顧旅館，當然忙不過來。最近算賬和跑銀行，都是我去幫的忙。」

「好極了，正好用上你的專長。你媽媽好嗎？最近有沒有來信？」

方豪關切地問起她的母親。

這下勾起了文秀的心事。前不久收到母親寄來的一封快信，她至今都不知道怎麽回覆。

「我媽媽很好，就是想退休。她的鰻魚養殖場擴大了，希望我回去接替她。」

母親要文秀回去的事，對方豪而言，早不是新聞。但文秀提起時，有心偷看他的表情。

方豪這次果然不同，很嚴肅似地皺起了眉頭。

「你媽媽好不好訓練些像經理之類的人材代理呢？這樣，她自己從旁監督就夠了。」

「有的，我們一直有個林經理幫忙。我不在時他管業務和會計，現在人就在日本接洽業務。」

「那就好。」

方豪的口氣，似乎余家的事到此爲止，已經圓滿結束。

文秀也不再說下去。

她不好告訴方豪，母親對兩人的來往，正憂心如焚。前一陣子，老人家只是顧慮到

她認識的男友年紀大些，要她多考慮；尤其要考慮到對方和阿町的關係。最近，姨爹返台，大概詳細介紹了方豪的政治背景，把老人家嚇了一跳。她火速來信，警告女兒不要捲入政治的漩渦。

「不可好了瘡疤忘了痛呀！」

母親在信裏諄諄告誡。

文秀並不想忘記。然而，世事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往往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像母親和自己，從來就不想牽涉政治，躲之唯恐不及，偏長年爲它受累。母親在這方面的決心尤其大。自從父親在「二二八」事變裏永遠失踪後，母親毅然辭去小學教員的工作，改行養魚。她含辛茹苦地養育了文秀，誘導她念商學系，希望女兒將來能夠担任企業管理，完全是從商的打算。

文秀和母親自小相依爲命，一心要孝順她。但初次戀愛，對象就是熱衷政治、鼓吹台灣獨立的人。婚後，政治的烏雲逐漸籠罩着余家。丈夫到美國後，文秀又成爲台獨份子的家屬，處境尷尬，要求出境也屢遭挫折。

十幾年了，母親默默承受着種種壓力，沒有絲毫的怨言。文秀只能從她臉上那刀痕般一天深似一天的皺紋，來猜測她內心的掙扎。甚至到文秀離婚了，她也沒有責備女

兒，有的只是諒解和安慰。她永遠是女兒的堅強後盾，是女兒感情的避風港。

正因爲母親太好了，文秀這回特別感到躊躇。她有時疑惑是自己太任性，才招致婚姻失敗。爲了阿町，爲了自己，更爲了母親，她希望第二次婚姻——假使有這機會的話——不要再重蹈覆轍。

但上天就是這麽捉弄人，方豪對政治的熱情絕不亞於阿町的爸爸。

「人是不能脫離政治而存在的。」方豪幾次向她游說：「很多人大聲嚷：我們不談政治！不管政治！其實，誰的言行都有政治內涵，只有顯隱的差別而已。」

最令她莫可奈何的是，平常方豪是個貌不驚人甚至略顯早衰的人，然而一旦談起政治，談到中國的前途，他整個人就變了。變得神采奕奕，高大昂揚；變成一塊磁鐵似的，把她牢牢吸引住。文秀分不清自己對於他的感情，到底是出於崇拜，還是愛慕。而這種夾纏不清的界限，正是令她困惑不已的地方。

當年，阿町爸爸也曾這麽吸引過自己。

「台灣要獨立！台灣能獨立！這是順應民族自治的世界潮流！」

他曾經聲嘶力竭地揮拳吶喊過。

可嘆自己不懂政治，壓根就害怕政治，但偏偏對沉迷政治、爲政治獻身的人感到欽

佩。當年在大學念書時，每望着他在台上爲民請命而滔滔不絕時，自己幾次感動得熱淚盈眶。有時，她不免捫心自問，當初跌入愛河，是不是摻揉了一份偶像崇拜？他的許多政治見解，自己並不贊同，甚至生活習慣也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可是竟也心甘情願地拔紗捧花，隨他踏上了結婚的紅氈。有那麽六七年，他隻身在美國，自己爲他受累，行動不得自由，却也不曾爲這個怨恨過他。

我也有過錯的，文秀曾經自我檢討，自己長期把他塑造成一種形象，用來套在自己頭上，以致無法自拔。正因爲如此，當她終於奔來美國和他團聚，發現他已拋棄了理想，改做地產生意，發了一點小財便沾沾自喜時，自己那種錯愕是幾經努力也壓抑不了的。英雄失去本色想必就是如此；或像那好戲唱到一半，却換了角色，不免叫人大失所望。

「你一向反對台獨，現在我拋棄了，你還不乘心如意嗎？」

他曾經凶狠狠地質問文秀。

她瞪目不知所對。

「汽車、洋房、銀行存欵……我樣樣都有。文秀，你到底不滿意什麽？」

她也說不出來。

「我們分開太久了，文秀，我對你已經成了陌生人。」

陌生人，他倒是說對了……

「文秀，你在想什麽？」

方豪的右手離開駕駛盤，輕輕地擱在她肩上。

「嗯……沒有。」

她温柔地對他嫣然一笑，以掩飾自己的失神。

「我們到了。」

方豪一宣佈，立即把手抽回去，小心翼翼在路旁一家掛着「清水料理」四個墨字的飯館前停車。

「我不知道你喜歡日本菜！」

文秀有些訝異。

「我很少吃。」方豪坦白招認：「對日本菜可說一竅不通。這是向朋友打聽了半天，一致推薦是最雅靜的一家。」

他扶着文秀下車，挽着她進料理店。

「我想你一定喜歡日本菜。你喜歡就好，我什麽都吃。」

文秀感激他的體貼，怎麽也不忍心說自己最不喜歡日本菜。但她倒很欣賞這家料理店佈置的雅緻。座位寬敞，牆上掛了書畫，頗爲清新脫俗。方豪預訂了雅座，一位穿和服的美國小姐笑容滿面地把兩人引到裏面一間用紙門隔開的房間。裏面的他他米上有一張矮几，碗筷茶杯已經安置齊整。他們脫了鞋，寬了外套，隔着矮几相對跪坐下來。

女侍獻了茶，遞過來菜單後，把紙門一拉，走了。小房間遂成了兩人獨享的天地。

文秀環視了一眼四周，紙糊的燈籠低垂着，透出柔和的米黃色光綫。牆飾是河邊日出的圖畫，色彩清淡得有不食人間烟火的意味。她覺得這些裝飾都有些眼熟，恍惚置身於台北的日本料理店裏。

「文秀你看點什麽菜好？還是你全權負責吧，你內行。我只知道他們的米酒好——來一壺米酒！」

文秀沒法，勉爲其難地點了生魚，鐵板燒牛肉和火鍋。

「難吃可別怪我呀，」她先有言在先，「我對日本菜也是外行。」

方豪硬給她戴高帽：「比我這個湖北人總强多了吧？」

文秀搖頭笑笑。

很多人以爲台灣人愛吃日本菜，說日語，醉心東洋歌曲和他他米房子。似乎被日本

佔領了五十年，必然被同化掉。文秀最厭惡這種強加於人的設想。方豪竟也不例外，實在令她有知音難尋之嘆。

但是，能怪他嗎？有些台灣人硬是給人這種印象。

阿町的爸爸便至今還保留了許多日本的生活習慣。他認爲用甘草染黃的醬瓜比台灣土法製的鹽漬瓜可口；認爲那種把女人裹得密不透氣，連脚步都邁不開的和服比旗袍更能突出女性美。他說台語，總歡喜帶幾個日語單詞，得意時哼幾句東洋曲調。東洋化也流露在家庭擺設上，强調日式茶具最古雅，厨房門口懸幾片布條才別有風味。甚至孩子未出世名字已經取好了等着，男的叫健一，女的叫町子。而這些都比不上他那根深蒂固的男性沙文主義。這所謂東洋風的大丈夫氣，還是婚後一點點挖掘出來的。

遺憾的是，她發現自己接觸的幾個搞台獨的，或多或少都有親日的傾向，有意無意間還流露出受日本文化熏陶的優越感，比起時下流行的崇美思想似乎更棋高一着似的。文秀不禁懷疑，這樣的台獨卽使成功了，美麗的寶島豈不淪爲變相的日本殖民地？

「怕什麽！」阿町爸爸理直氣壯地辯護道：「文化就是該取長補短。台灣文化是土，要改造！」

在他眼中，不會日語亦不愛日本文化的文秀，自然也是土。婚後頭兩年，她也懷疑

自己恐怕是眞土，有些自慚形穢。這幾年，台灣的鄉土文學、鄉土藝術逐漸抬頭了。文秀慢慢也分享了一份鄉土的驕傲，跟着揚眉吐氣，感到舒暢無比。

「來，文秀，向你敬酒。」

女侍送來了燙熱的米酒和菓碟。方豪搶着斟酒。他遞了一杯給文秀，自己的一杯雙手捧起，學日本人那樣，表示極高的敬意。

「這次陳映眞出事，你幫了很大的忙，我一直還沒有謝過你。這第一杯先表達我的謝意吧。」

「那裏，我應該做的事嘛。」

文秀謙讓着。因爲不善飲，只喝了一小口。

方豪量大，一下乾了杯。她連忙替他斟酒。

「因爲陳映眞的案子，我瞭解了很多事，我更有理由向你道謝。」

她向方豪舉起了杯子，誠心誠意地喝了一大口。

自從認識方豪以來，就數這幾天兩人的感情進展得最快。夏天裏，他才開始約會她。而屈指可數的幾囘出遊，有一半還帶了阿町在一起。方豪對孩子十分關心，甚至是討好，然而對自己的追求却顯得不即不離似的。文秀不知他是出於胆怯謹愼，還是故作

矜持。有一陣子，她覺得自己像懸在半空中，不上不下，有一種摸不着邊際的焦灼。

這情況到進入十月，才起了急驟的變化。而導因便是作家陳映眞在台灣因涉嫌叛亂而被捕的事。

得到消息的那晚，方豪正約她在燕京樓吃飯。他立即放下碗筷，撥了長途電話找人商量營救的方法，又通知世界人權組織和中華人權協會，請各方分頭努力。直到離開飯店，文秀記得他再也沒有舉起筷子。

文秀一向不懂文學，也不認識陳映眞，甚至他的小說一篇也沒讀過。她只約略地聽說這是一位有才氣的鄉土作家，曾爲共產主義的理想坐過八年的牢。凡爲政治坐牢的，她一概同情。經過方豪的介紹，她進一步了解到陳映眞是追求中國統一的愛國作家，這使她更加尊敬。連方豪都這麽熱心，同鄉的自己更渴望貢獻一份心力。正巧她的一位小學同學最近成了頗有名望的作家，她輾轉取得電話，向他央求，請他連絡所有在台灣享名的作家，共同上書蔣經國總統，爲陳映眞說項。

書信尚未寄出，陳映眞已被交保放出。由於指控的罪名太大，而案子又未了，據說陳映眞賴以爲生的廣告生意竟一落千丈。爲了他的安全和生計，方豪繼續爲他奔走。爲這件事，方豪和她每天保持電話連絡。起先是談公事，慢慢就帶上私情，最後便

幾乎無所不談。兩個星期中，她對方豪的認識遠超過普通朋友兩年的交往。每晚熄燈前總有他的電話，要是來遲了，便悵悵然若有所失。

昨晚，兩人定了約會後，在她掛上聽筒前幾秒，忽然傳來他低沉清晰的英語：「我愛你，文秀。」

就爲這老生常談的三個字眼，她被攪得睡不好覺。夜裏還夢見自己迷失在十字路口，醒來猶不知身在何處……

「文秀，你今晚怎麽不愛說話似的？」

方豪溫存關懷的詢問把她從沉思中喚醒。她雙眸一轉，機智地回答：

「我在等着聽你宣佈好消息呀！」

方豪偏賣關子似地：「不急，先吃菜，我一定告訴你。」

女侍已陸續端上飯菜。主菜外，每人各有一份生菜、白飯和豆腐湯。結果盤盤碗碗的，把桌面塡得滿滿的。

方豪坐不慣他他米，跪久了累，弓起腿又不雅。文秀看他坐不安席，向女侍要了一個褥子給他。

日本菜中，文秀只欣賞生魚，最喜歡芥末冲鼻時那一剎那間的辛辣。方豪看她辣得

閉上了眼睛，又吃得起勁，便把生魚都挪到她眼前。

「我在美國住了十二年了，吃生菜沒問題，生魚生肉還是不行。」

「那麼你多吃些鐵板燒肉。」

文秀效法他，把牛肉送過去。

吃到一半，方豪終於宣佈了他的好消息：

「我收到科學院的信，請我去作半年研究。」

「好呀！該大大慶賀！」

文秀舉起了杯，衷心爲他高興，再度勇敢地吞了一大口米酒。

方豪自然又痛快地乾了一杯。

「研究什麼？」

文秀沒等對方回答，已經猜出來：「是不是石油經濟？」

方豪得意地點着頭：「現在國內搞四個現代化，這是最熱門的科目之一。科學院提供的條件還眞不錯，來回旅費和生活費用外，還包括到外地考察的各種安排。最棒的是外地考察這一條！」

文秀忘了吃東西，全神貫注地聽他說，神情是又欽佩又羡慕。

據她所知，這將是方豪五年之內第三次去中國了。前兩次，他去了東北和東南各省，却不曾涉足大西北。這回時間充裕，又可以免費旅行，他準備跑遍西北西南每個角落。

文秀生長在台灣，從沒去過大陸。方豪乘機向她描述中國西部的雄偉壯濶，皚皚的天山，咆哮的怒江，迤邐的駝隊劃破了無垠的沙漠……這些，從前在地理書上都念過，但怎麽也不如此刻說來這麽引人入勝。她聽迷了，神魂也恍惚飛到了關外。紙燈籠滲出的米黃光亮幻化成磷磷沙海，而隔房食客的酒杯撞擊，傳來猶如駝鈴聲響。

「你，什麽時候去？」

好半天，她才把自己拉回現實。

「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吧，多早把成績交出就多早走。我有半年休假，加上暑假，可以有九個月在中國。」

文秀沒想到會這麽快，一時愣住。爲掩飾自己的啞口無言，趕忙夾了一片生魚放進嘴裏咀嚼。但除了生冷的感覺，一時分辨不出還有什麽味道。

唉，才認識半年，眼看又要分手九個月……。

她內心的怨艾，只有隨着滿口的生冷咽下去。

只怪自己命苦吧，她想。幾年空閨獨守，這兩年又遭遇婚變，好不容易才把支離破碎的心剛彌縫過來。正慶幸遇到一位良師益友般的人可以寄托自己的感情，誰知對方却要遠行。瞧他叙述塞外風光的那一刻，只見他眉飛色舞，激動得連眼鏡也戴不住，摘下扔在他他米上。啊，他的心怕早已飛向那遙遠的土地了——那裏對她而言，是完全的陌生，也不可能有她的存在。

她覺得意興索然。

方豪忽然不說話了，緊盯着她瞧。不善飲的她，幾口酒已經把臉頰燒紅了。等她注意到自己被對方這麽逼視，紅暈很快就泛溢到耳根。

「文秀，你像透了我看過的一張日本仕女畫，臉如滿月，眉含春水……」

「胡說！」

文秀聽他一比，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方豪看她笑開了心，便伸手握住她拿筷子的手，輕聲問：

「你願不願意和我去中國？」

去中國？她又是一愣。

「我怎麽去法？」

「作爲我的另一半。」

他用英語回答。

她覺得他眞會開玩笑，忍不住嬌嗔地睨他一眼。但他投射過來的眼光却不含糊，那是熱情的期待和冷靜的自信交織在一道。她有些迷糊了。這就是求婚？被握住的手被溫熱汗濕了，她聽得見自己加劇的心跳，也感受到那麽一點莫名的失望。

「我從來沒去過大陸……也沒想過哪。」

她說得輕聲細語，也不是有意避免正面回答。大陸對她實在是陌生的。

這含情脈脈的語調，給了方豪莫大的鼓舞。他向她保證：

「你同我去，一切都沒問題，包在我身上！」

話聲未落，他已急不可待地挪過身子，坐到文秀身邊，伸手勾住她的後腰。文秀沒抗拒，反而柔順地向他靠攏，頭點到他肩上。

「假使你願意，我們就在北京結婚。」

他的低語伴着濃烈的酒氣，吹進了她的耳腔。

太突然了，文秀竟來不及思考——或者說她思考的機器發生了故障，一時拒絕運作。她想到母親，想到女兒；但她們代表什麽，她很模糊。

「你不必現在就答覆我，文秀，我可以等你到十二月。」

這種體貼最是難以抵擋，文秀自動撤防，整個倒進他懷裏。在他的親吻中，她嬌慵地閉上了眼，沒有思想，沒有掙扎，任由身子像一片受潮水簇擁的海藻，在浪中載浮載沉。

女侍偏巧在這個時候推開了紙門，把倆人驚醒。文秀掙脫了方豪的擁抱，羞得擡不起頭。方豪似乎不在乎，却一時找不到眼鏡，在他他米上東摸西抓地。

女侍司空見慣了，只笑瞇瞇地問客人。

「飯菜夠嗎？還需要什麽？」

「夠了，而且非常好。你把帳單送來吧。」

須臾，文秀理好了頭髮。方豪去付了賬，兩人穿上鞋子出門來。

「這裏是百色絲鎮，離我住的地方很近，去坐坐好嗎？」

怕她不答應，他又巴結又央求着：「我給你煮上好的咖啡。」

「好。」

儘管心中十分遲疑，她却回答得很爽快。想起答應阿町的話，她担心這一去不知要斷磨到何時；但她更不忍心掃他的興。這麽可愛的夜晚，連自己都捨不得輕易分手。

在車裏，方豪大談到中國的計劃。他做着兩人同去的設想，預先安排起蜜月旅行的地點。文秀聽得飄飄然，在心裏不止一次地對自己說：大陸！我也要去大陸了！

「你快不要回台灣吧。」

他神遊了一回大陸風光，忽然又回頭對文秀勸告起來。

「現在台灣哪有中國大陸來得民主？像西單民主牆，大字報舖天蓋地；民辦刊物雨後春筍般出現。民主、法制，甚至連社會主義制度，都拿來公開討論，也沒事！台灣却對一個手無寸鐵的作家一捉再捉；把七十多歲的民主人士余登發也栽上莫須有的罪名打下牢。什麼民主自由，全是掛羊頭賣狗肉！」

文秀多少年來聽慣了對台灣政府的指控，幾乎當它是眞理了。然而拿台灣的民主自由與大陸比，她直覺地以爲該還是綽綽有餘的。

「聽說他們那邊文革死了很多人，也抓知識分子下牢，不是嗎？」

「那是過去的事了。」

方豪一言以蔽之。

「現在全力在改，共產黨有個優點，那就是肯認錯。它整錯了人，到時給你公開平反，絕不含糊。國民黨幾時公開道歉過？像抓陳映眞，查不到叛亂的證據，又不承認抓

錯，就找個『交保候傳』的台階來下，眞是拿人權開玩笑！」

文秀洗耳聽着，不能辯駁他。

方豪也在台灣住過十幾年，從前還給『自由中國』雜誌寫文章的；他最近又回過兩次大陸；他是有名的學者，比較分析會錯嗎？

路上，她懷着虔誠的心默默聽他對海峽兩岸的褒貶。直到下車時，她才謙虛地表明自己的態度。

「我想回台灣，並不因爲它比大陸好或者壞。我回去，主要是因爲它是台灣，我的家鄉。」

「當然，當然。」

方豪的同意聲中含着少許欽佩。

他的公寓有兩房一廳，是文秀在美國僅見的最充滿中國風味的住房。書房和客廳的墻上是國畫，茶几書架上擺滿了瓷器、景泰藍、唐三彩……不一而足。猩紅厚軟的地毯是天津來的，幾件精緻的象牙雕刻是歷次回國訪問帶回來的禮物。中國出版的書報尤其琳瑯滿目，品種之多堪稱小圖書館。

夏天裏，方豪帶文秀母女倆來過一次。那時屋裏零亂，不像這回經過細心收拾，竟

是雅緻得很。文秀一進門就讚不絕口。

「佈置得還可以吧？」方豪頗爲自得。「珍妮……我離婚的時候，除了幾件替換衣服，就只有一把牙刷。這些全是這幾年添置的。」

「太好了！快像美術館啦。」

文秀一則讚美，一則也有安慰他的意思。這是頭一回聽他提起前妻。據表妹說，他前妻是美國人，後來愛上他的一個學生，竟一脚踢開他。將心比心，文秀相信他心靈的創傷必然很深，自己一直小心地不去碰觸它。

「熱嗎？要不要脫下毛衣？我去把暖氣開大。」

聽他說話自相矛盾，文秀只寬容地抿着嘴笑。她掙掉高跟鞋，也去了毛衣，在厚軟的地毡上來回走動。足下感到那麼溫暖慰貼，心裏也是那麼溫暖慰貼的。

方豪去把室溫調節器拉高後，也脫了外套，扯掉了領帶。然後，把她一把摟過來，暴雨般親吻起來。他動作的猛烈和酒氣的濃重壓得她喘不過氣來，眼鏡框也把她脖子卡得發痛。

「等一下好嗎？」她悄聲咬着他的耳朵說：「我先給你去燒杯咖啡。」

「好。」

他又貪婪地咬了她一陣脖子，才依依不捨地放開她。

「你不在意我翻閱一下報紙嗎？」

「你好好讀報去吧。」

她曉得報紙和咖啡都是他的命，不可一日或缺。也知道他最喜歡咖啡裏放蜂蜜。燒水的時候，她打開灶上的櫃子，果然裏面放了五六瓶不同牌子的蜂蜜。另一個櫃子裏排列了一打左右的各種維他命，還有中國出品的蜂皇漿，補腎丸等等。方豪這樣注重進補，以前倒不曾料到。她好奇地巡視起這個光棍的厨房來。

「唉，怎麽可以！十五年！」

她端咖啡進客廳的時候，聽到方豪用英語自言自語地叫喚着。

「什麽事？」

他捧着華盛頓郵報直搖頭。「北京法院公審魏京生，判他十五年！瘋了！」

「就是那個主編一份民辦刊物的？」

「對，『探索』雜誌的主編。」

文秀和他並排坐在沙發上，陪着他喝咖啡，聽他敘述案子的前因後果。

據說魏京生出身於幹部家庭，文革時當過紅衛兵，又下過農村，當過解放軍，現在

是北京動物園的電機工人。他辦刋物，寫大字報，要求社會改革，主張「五個現代化」，把民主自由列爲首要。今年三月裏，他批評鄧小平壓制言論自由，隨即被捕。半年來迄無消息，現在忽然以反革命和裏通外國的罪名定刑十五年。

「什麽叫『裏通外國』？」

文秀不懂。

「據說他出賣軍事情報。指他和外國記者談論中越戰爭，說出指揮將領的姓名和傷亡人數。唉，這其實算不上軍事秘密，中國政府自己都公佈過。」

方豪臉上憤憤不平。文秀當時頗爲驚訝。

「莫須有罪名吧？方豪，你不是說，現在是四個現代化，中國正廣開言路嗎？」

這一問，方豪更是一臉懊喪。他對民主牆寄望很高，如今簡直澆了一盆冷水，而且難以自圓其說。於是他爲難地搔起頭來。精心梳理過的頭髮，一晚上下來，已失原狀，這時更被他搔得紊亂如麻。

「唉，這樣做是不好。」他遺憾地直嘆氣：「影响不好。這一年來，民辦刋物已經成爲中國步向民主的標幟。抓了傅月華，又判魏京生，搞不好，要扼殺民主的根苗啊！」

「傅月華又是誰？」

方豪沒介紹，先猛幌一陣腦袋：「這個女孩子眞是胆大到了妄爲的地步！」

原來傅月華是個下鄉的知識青年，同情被飢寒交迫趕到北京來告狀的農民，爲他們奔走寫信，貼大字報要求基本人權，帶領他們遊行因而被捕，目前還沒有下落。

「可怕呀，方豪。」

文秀的新月眉拉成了半圓形。「這比台灣還嚴重；台灣去年抓過一個叫陳菊的女孩子——一個黨外民主人士——關了幾天也就放掉……」

「那是做給人家看的，根本就不該抓。而且，也不能這樣單純地拿台灣和大陸相比。」

提起台灣，方豪又一轉而爲理直氣壯。抹了抹眼鏡，一臉嚴肅地說：

「社會制度不同，政治體制不同，大小也懸殊，不能這麼比法。」

文秀並不以爲然。但自己不懂政治，人家是學有專長，因此不敢堅持己見。她想，今後要多研究一下這方面的問題，以後和方豪去大陸才不會鬧笑話。然而，從內心深處，她同情這兩個受難的中國同胞，尤其是被打下牢房的魏京生。

「你們也要救救他呀，方豪。要不要向中國政府抗議？」

「唔……」他有些爲難了。「這個，要和大家交換意見才行。你要知道，中國不像台灣那麽重視輿論。台灣掛着民主自由的招牌，不能不有所顧忌；大陸是無產階級專政，講明白是專政！」

文秀正感到懊喪，忽然想起方豪推崇的鄧小平，一時絕處逢生似地叫起來：

「有啦！我們可以向鄧小平去抗議！」

「向鄧小平抗議？」

他爲之一愕，接着眉頭一皺，一副不可思議的表情。

「呼籲吧——」

她連忙更改字眼。

按她簡單的邏輯分析，這件事由他們出面呼籲最有效，就像台灣的作家被捕，請接近台灣的文人上書一樣。海峽兩岸都是自己的同胞，有事原該互相支援才對。

「方豪，你認識很多左派名流，不是嗎？」她熱心地出主意：「有拿諾貝爾獎的學者，還有在大陸走紅的作家，你們幾個聯合起來打電報或者寫信，鄧小平非看不可！」

方豪好不容易點起頭來。

「唔，可以試試……我也不是個個都那麽熟。這樣吧，我打電話找他們連繫看

看。」

「好極啦！」文秀興奮得鼓掌。「你現在就打吧。」

「現在？」

方豪盯着她瞧，神色有些委曲。

「哦，我都忘了時間……幾點了？」

文秀暗怪自己性急。爲了補償自己的粗心，她親熱地握起他的手，看他手表上的時間。十點半。原來這麽晚了，回家的路還有一段，要是女兒不睡等她就不好了。

「你慢慢再打電話吧。方豪，我該回去了。」

儘管她捏着他的手，話說得旣輕且柔，還是化不去他一臉的失望。他默默站起來。這沉默本身便是抱怨，抱怨一個温馨美麗的夜晚被破壞掉。

「方豪，我改天再來。」

她自動加上一個長吻，表示誠意。

回家的路上，兩人竟都不想說話。分手時，方豪又提醒她：「我等你的答覆。」

上樓時，聽到姨媽房裏有電視音響，她提起了高跟鞋，躡手躡足地進了自己房間。沒亮燈前，文秀看到阿町房間的門縫透出亮光。這丫頭還沒睡呀！做媽媽的感到一

陣愧疚和心痛。正想過去說女兒幾句，忽見燈光隱去。她在黑暗中呆呆竚立了片刻，才扭亮了自家房內的燈。

過兩天，文娟從北京回來了。去的時候只提了一隻小箱子，回來卻大包小包背了一身。見到母親和表姐，開口便叫苦，說恨不得再平空長出兩隻手來。

「全是他們送的。上飛機時，吳偉雄又給媽買了幾包北京蜜餞——眞是咬了牙才提得動！」

「文娟，他們都送你些什麽呀？」

文秀幫着她提一隻沉甸甸的猪皮箱子，忍不住問。

「喔，各地的土產唄。做紀念品可以，在美國並不實用。」

「中共那邊也很有人情味嘛。」

文秀衷心讚揚着。

「喲，人家才大方哪！我是小人物，算什麽呀！有一位女作家和我同機回美國，中國政府送了她十四箱禮物。在舊金山下去時，她丈夫專門租了一部大卡車來接她。」

「眞的呀！」姨媽大開眼界地感嘆說：「誰說中國窮，人家政府多慷慨啊！」

文秀不以爲然，改口問：

「吳偉雄好嗎？」

「他怎麽打算？」姨媽也緊盯着女兒問：「不會長期定居吧？」

文娟蛾眉一挑，聳聳肩，一副我行我素的神氣。

「吳偉雄呀，現在日子是過得很寫意。人家拿他當客人招待着，住一年是蠻舒服的。中國大陸偶而去玩玩很好，長期定居，哼，我可不幹！吳偉雄也沒這打算。他明年就可以申請美國公民，才不會放棄呢。」

文娟是作爲台灣體育代表團的成員，九月中去北京參加第四屆全國運動會的。她對運動一竅不通，但因爲未婚夫是愛國學人，中共統戰部門還是歡迎她。文娟不但看了未婚夫，還遊覽了名勝古蹟。代表團在北京更受到中共黨政領導的接見和招待。文娟從來不曾有過這種光榮，談起時滿面春風，說不出的得意洋洋。

「媽媽，現在台灣人在大陸眞吃香哪！有機會你和爸爸都該去玩玩。文秀，你也找機會去。」

文秀抿嘴笑笑，沒有吭聲。事情沒有肯定前，她不願意輕易透露。對方豪的求婚，她還在猶豫徘徊中，去不去大陸的事便支吾過去。

「免費旅行嘛，當然可以考慮囉。」

姨媽倒是笑逐顏開地一口答應。她只担心去了大陸會回不了台灣。

「我還不時想回台灣看我姐姐，向媽祖獻香，和老鄉親鄰聊聊。這可比看大陸名勝古蹟重要。」

「那你倒不必掛慮。」文秀告訴她：「方豪說中共在這方面很合作，護照上不必蓋簽證，另外塡表就行。」

「眞的嗎？」

姨媽可眞躍躍欲試。

「這樣吧，我們讓你姨爹先去一趟看看再說。」

「巧呀！」文娟興冲冲地告訴媽媽：「聽說明年春天又要組織一個台灣球隊訪問大陸，我馬上打電話替爸爸報名。最重要的是找吳偉雄寫信推薦——他出面最有效。」

「讓姨爹去參加——球隊？」

文秀覺得不妥當。表妹當運動員逛中國，已經很荒唐了，六十出頭的商人再冒充球員，未免太離譜。

「哎呀，誰管得了那麼多！掛個名義唄，還當眞去打球呀？你別老那麼古板嘛，文秀。」

「那你就快寫信吧。」

姨媽忽然性急起來，巴不得女兒立刻就動筆。

「等我歇口氣吧，我現在還日夜顛倒呢。」

文娟足足睡了一天。

第二天早上，打發了阿町上學，等姨媽也出門照料旅店的生意去了，文秀捧了一壺咖啡和蘇打餅乾到文娟房裏。表妹還擁被高臥着，看到她來，掙扎坐着起來，一邊哈欠連連。

文娟的房間是全套法國式，粉紅色的木頭床用四根柱子撐着色彩香艷的布罩篷，衣櫥和梳妝台也是同樣色調，地上到處是柔軟的鵝絨褥子。文秀每次進來，就似乎聞觸得到一股溫香滑膩，令人陶醉到脹飽的地步。

她把托盤遞給表妹後立刻去拉開窗簾，開了一扇窗戶，然後找個褥子，挨着床頭坐下來。

文娟坐在床上喝咖啡。想是餓得慌，轉眼把一小碟餅乾吃得精光。

「我再給你烤兩片麵包去。」

「不要。」文娟忙不迭地揮手阻止表姐。「我非節食不可，在北京吃太多了，長了

四磅！」

文秀調侃她：「苗條給誰看呀？吳偉雄又不在這裏，你就別虐待自己了。這回是全國運動會把你送去相會，下回什麽時候再去見牛郎呢？」

「算啦，他明年二月一回來，我們就結婚。這是知心話，文秀，連媽媽我也還沒提起。」

文秀感激知遇地點點頭。表妹挑了幾年丈夫，總不如意。好不容易和吳偉雄訂了婚，也常鬧脾氣。文秀沒想到她這次回來，竟這麽堅決。

「你和偉雄，已經篤定了？」

「不篤定又待怎麽樣？」

文娟歪傾了一頭亂髮，半裸的肩膀聳得高高的，一副莫可奈何的樣子。

「人的感情反正就這麽一回事。他在的時候，我總看他哪裏不順眼；分開了又想他，想到的也是好的一面。而且，不結婚又做什麽呢？與其做一輩子打字員，不如先做個教授夫人。你說對不對？」

文秀不能回答。

表妹也不在乎別人意見，拿手掠着頭髮，又發表她對婚姻的看法。

「長久分開總是不好，感情一定受影响。你的離婚，我相信就是因爲兩人分開太久了。男人嘛，要抓就要抓牢一點。文秀，我告訴你一句眞話，北京的姑娘絕不比台北的嬌羞，都搶着嫁美國回去的留學生呢！」

「是嗎？原來歸國學人在那邊，也像在台灣一樣，會造成『公害』啊！」

「你看吧，」文娟預言着，「台灣有的，將來大陸也通通會有！好的壞的都一樣。」

文秀輕輕嘆息着，不知道這種現象對中國人來說，究竟是禍還是福。她想知道大陸人民的思想感情，但文娟却說不出個具體來。

「節目排得那麽緊，我哪有時間自己出去走動呀！」

正抱怨着，她忽然眼睛一亮。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吳偉雄帶我到他一個同鄉朋友家吃飯，有炒米粉和猪肚鹹菜湯，還不壞。」

「他們最關心的話題是什麽？」

「西單的民主牆。」

表妹不暇思索就脫口而出。

「他們看一些私人油印的刋物，講一個叫什麼月花的事。」

「是不是傅月華，一個女的？」

「就是她！」

提起傅月華，文娟興緻勃勃地說出聽來的傳聞。據說傅剛被抓的時候，最大最難聽的罪名是跟外國人睡覺，因而有裏通外國之嫌。北京的外國專家知道後，很生氣，聯名向公安局抗議，要求他們說出來，哪個外國人和她睡過覺？公安局嚇得立刻撤消這項指控。

文秀緊蹙了眉頭，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妙的還在後頭哪！」文娟說：「他們剛審判過她，控她誣告一個領導幹部强姦她。這個幹部當時出庭作証。傅月華說這個男的背上有個疤，不信當塲驗証。那個幹部嚇呆了，法官也慌了手脚，根本沒法判下去。後來只好宣告退庭，延期再判。厲害吧？」

「奇怪，她是因爲帶領農民請願才被捕的，怎麽以這種私生活的事起訴呢？」

「誰曉得——反正做女人就倒楣吧！」文娟把手一擺，見怪不怪地告訴表姐：「我在北京還聽見人家在傳說江青的私生活如何靡爛，養了多少面首，倒把個老太婆說成生

龍活虎似的，眞叫信不信由你！」

文秀搖着頭，只是苦笑。

「有沒有人提起魏京生？」

「怎麽沒有？好像他要求五個現代化，說四個不夠，還是不好……我弄不清楚——你知道，我聽到人家談政治，先就頭大！不過，吳偉雄和他的朋友也說要五個現代化；據說，大家都贊成五個現代化。但是贊成管屁用！這個人早被抓走了。」

「剛判了他十五年徒刑。」

「這麽重！」

同情之餘，文娟順理成章地問：「也是裏通外國吧？」

「你怎麽知道？」

「傅月華也用過這一條嘛。唉，北京的外國旅客眞多呀！人人有的是機會和他們通去。用這個罪名抓人，隨便就有一打。」

「眞是作孽呀！」

文秀深深地嘆息着，心情沉重起來。

「喂，文秀，我問你，你現在怎麽這麽關心大陸的事？」

文娟忽然笑嘻嘻地反問。看表姐臉微微發紅，她得意地大笑起來。

「我知道啦！方豪已經把你改造成一個標準左派了！」

「去你的！」文秀白她一眼：「什麽左派右派的！」

文娟却不放鬆，身子一骨碌溜下床來，和表姐並排坐在地毡上，親熱地摟着她的腰。

「怎麽樣？最近方豪追你追得緊吧？」

文秀笑着不否認。表妹非要追問細節，她只好含糊地說：「沒有吳偉雄追你時那樣緊，一會兒給你送花，一會兒又約你跳通宵舞。」

文娟此刻笑得比蜜糖還甜。她安慰表姐說：

「別急，人家又不是二十出頭的小伙子，當然得穩重些。我覺得他蠻配你的，就算年紀大你十七歲……」

「十六歲。」

文秀趕快更正。

「哦，對不起，是十六歲。」

表妹又摟了她一把，表示歉意。

「人家在國內還有點名聲，你知道嗎？吳偉雄告訴我，方豪上次訪問大陸後，出來寫的文章《參考消息》都轉載。你要是嫁了他，到中國免費旅行可是十拿九穩。」

文秀幾次想把方豪的求婚和盤托出，但話到嘴邊，又每每咽回去。她只表示自己剛離過婚，怕再犯錯誤，寧可愼重些。

「你知道，方豪又要去大陸了。」

她把科學院邀請的事告訴文娟。

「好極啦！吳偉雄也有東西要送他。先找他來吃飯，向他慶賀。然後，我們合起來敲他一頓！我跟媽媽說去。」

姨媽好熱鬧，樂得請方豪。三人商量了一下，決定吃螃蟹，這是方豪的嗜好。

自從得知魏京生判刑後，文秀開始詳細閱讀英文報紙。家中的一份郵報嫌不夠，叫女兒每天放學回來時，再另買一份明星報。這天，她看到報導說，蘇聯科學院的沙哈洛夫已經爲魏京生向中共領導打了電報，世界人權組織也發出抗議。她大大放了心。外國人都表示關懷，炎黃子孫絕不會袖手不管。

晚上，方豪又來了電話。她把姨媽的邀請通知了。方豪滿口應承，說禮拜六一定來吃螃蟹。

「方豪，魏京生事，進行得順利吧？」

這一問，對方竟唉聲嘆氣起來。

「這件事，恐怕難辦。我給某教授打了兩次電話，他都不在。他的助手後來告訴我，他是絕對不會爲這種事向中共領導說情的——抗議就更別提了。」

「哦……」

文秀的錯愕，就像自己碰了一鼻子灰似的。

「另外一位也不願意插手。他說他不管政治。」

「那……他管什麽？」

「文秀，你不要錯怪他們。」

方豪爲他的朋友們辯護起來。

「這些人都關心四個現代化，經常回國講學，對促進中國的科學現代化，眞是不遺餘力的。」

「可是，要是中國人沒有民主和自由，光有科學行嗎？」

「唉唉，文秀，不要這麽消極嘛。對科學家，我們不能太苛求。」

她正想抗議，對方低沉的聲音已傳過聽筒來：

「別灰心，文秀，我再找人連絡一下。對了，我去找幾位作家。作家最熱情，聯合寫封呼籲的信一定沒問題。不過，你得給我時間，我先要去問問他們的電話號碼。有消息我會告訴你。」

又說了一陣想念的體己話，方豪才掛了電話。

這時，阿町穿了睡衣，正好到客廳來給媽媽道夜安。

「媽咪，是不是伯伯打來的？」

「是。」

「他說話像個共產黨員。」

「不要胡說八道！」

文秀板着臉罵她，自己內心却好笑。

「你知道什麽叫共產黨員？」

阿町又是聳肩，又是鬼臉。

「他喜歡中國，他是中國人。」

「中國人不都是共產黨員。我是中國人，我就不是。你爸爸也不是。」

「我們不是中國人，」阿町一臉正經地解釋：「我們是台灣人。我爸爸說的。」

文秀怔怔地望着女兒，不知怎樣糾正這觀念。她恨不得大聲對女兒說：

「你爸爸也不想做台灣人了！他現在一心一意當起美國人——美國商人來啦！」

望着孩子天眞無辜的臉，她終究沒有發作。

「阿町，中國人、台灣人都沒關係，我們要先做個好人。我們的祖先是從中國來的，對不對？」

「從中國來又怎麽樣？」

孩子似乎無動於衷。

「你難道不想去中國玩玩？中國很大，有萬里長城，有……對了，有眞正的故宮博物館。」

「以後也許去，現在我寧可回台灣看婆婆。」

文秀沒法，知道一時開導不過來。但孩子對台灣對外婆的那份感情引起了自己的共鳴。她把阿町擁在懷中，在小臉蛋上親了又親。

「我們一定要回台灣。現在去睡吧，乖乖。」

禮拜六下午，準六點正，方豪就來了。

他給姨媽帶了兩瓶香檳酒，給阿町帶了一盒她最愛吃的巧克力糖。文秀望着巧克力

糖，心裏直嘆氣。阿町已經有發胖傾向，再吃糖還得了？幾次向方豪暗示，他却充耳不聞，只管討好孩子。

文娟買到兩打洽沙皮克海灣出產的母螃蟹，姨媽準備了幾個小菜和一道蛤仔麵綫湯。上菜以前，大家先吃螃蟹，喝香檳酒。

「謝謝你這頓螃蟹。」

方豪向姨媽道謝。

「恭喜你就要到北京去。」

姨媽接着回敬。

「方豪，這麼大的喜事，你該請客呀。」

表妹乘機敲他。

「一定請！一定請！」

方豪答應着，眼睛直盯着文秀。接着一昂脖子，乾掉杯中的酒。

「這一杯遙敬吳偉雄！」

表妹想起了未婚夫，大家也都爲他舉起酒杯。

「爲魏京生喝一杯！」

子。

現在誰都曉得魏京生了，文秀一帶頭，大家便熱烈響應。連阿町也跟着舉起可樂杯

螃蟹吃起來很狼狽，錐子、鉗子、叉子，樣樣都派上用場。文秀專心地給女兒剝螃蟹肉，顧不上說話。文娟天生話多，吃東西時照樣能滔滔不絕。她談了許多北京見聞，也扯到民主牆。方豪恭敬地聽着，並沒有反應。

「方敎授，」文娟忽然話題一轉，對準了他：「聽說你要給鄧小平寫信，是吧？」

「唔……」

方豪裝了滿口蟹肉，作聲不得，只輕輕搖幌着頭。

文秀連忙幫他說明：「不是他一個人寫，是聯合幾個作家寫。」

方豪終於咽下了食物，雖然腦袋還在搖幌着。

「吹了。」

他告訴文秀，眼睛不敢正視她。

「怎麽？」

文秀的驚訝多於失望。

「有什麽顧忌嗎？」

「他們都說不了解情況，因此不願隨便寫信。一言以蔽之，不願意沾惹上政治。」

「我也討厭政治！」

文娟做個厭惡的嘴臉，順手扔掉一只掏空了肉的蟹脚。

「眞給鄧小平寫信，他收得到嗎？」

姨媽沒特別問誰，因此誰也沒有回答她。一下子大家都沉默下來，只有被鐵鉗夾裂的蟹脚發出碎裂的呻吟。

文秀看方豪低下頭專心一志地掏挖蟹殼，臉色温和恬靜，似乎整個事件已和他無關。前不久，因爲陳映眞被抓，這張臉曾有過肌肉緊抽，憤慨萬狀的表情。她沒法理解，類似的事件何以反應不同。想着，心情逐漸翻攪沸騰起來。

「我也從來不喜歡政治。」

她終於一吐爲快。

「但是有人爲了大家的利益而坐牢，幫他說幾句話，又干政治何事？如果這樣就是政治，那麽，這些名流學者每次訪問大陸時受這個主席那個總理接見，老大的照片登在報紙上，豈不是更大的政治？他們回到美國就到處演講做報告，發表文章讚揚中國的成就，這算不算政治呢？」

沒有人反駁她。只有阿町聽得似懂非懂，天眞地說：

「媽咪，你幹麽這麽激動呀？」

姨媽瞧文秀那口氣是冲着方豪，後者竟不吭聲地喝悶酒，覺得很過意不去。她順着阿町的口氣，也說起外甥女來：

「是啊，文秀，瞧你這神情，眞像你父親！他就是這麽一股不認輸的脾性。有其父必有其女呀！我早說了，你們余家總是和政治扯不斷。」

文娟也幫方豪解圍：「急什麽！有外國人幫他講話就行。今天報上登了，美國國務院已經表示關切——這不比什麽聯名寫信强多啦？」

「是啦，」姨媽和女兒一拉一唱：「外國人說一句，頂中國人說十句！有頭面的張下口，强過普通人說破嘴！」

這下輪到文秀搖頭了。她最不喜歡告洋狀。從前阿町爸爸搞台獨，經常拉美國和日本的關係，自己便大不以爲然。洋人要幫忙，當然歡迎，但是中國的事應該靠中國人來管才對。

她盯着方豪打得四平八穩的紫紅色領帶，瞧着他被香檳酒染紅的腮幫，忽然心血來潮，又生個主意。

「方豪，不必找人聯名，你自己可以寫。」

「我？」他謙虛地搖頭：「不夠知名度。」

「誰說的？」文娟奉承他一句：「方教授在北京是知名的愛國學人嘛！」

方豪抗議着，文秀却不理會。

「別謙虛了，方豪。你沒見過鄧小平這樣數一數二的高幹，但也見過別的幹部吧？寫給他們，請他們向鄧小平轉達關切之意，效果也一樣呀！」

文秀說得很起勁，方豪就無可無不可地答應。

「唔……行……我想想看。」

阿町在旁已經聽得不耐煩。

「寫一封信有什麽了不起的？我們學校有人向卡特總統寫信，向州議員寫信，沒有人說不行。人家還收到回信呢。」

孩子的天眞令大人莞爾。

「阿町，這是美國。」姨媽向她解釋：「在美國，當然什麽都行。」

「對啊，」孩子理直氣壯地：「你們現在不都在美國嗎？」

沒有人理她，只有媽媽嘉獎地望着她。

姨媽站起來說：「你們慢慢吃，我去炒菜下麵綫。」

那一晚，再也沒有人提起寫信的事。

與方豪思想上的差距使文秀感到十分遺憾。她反省之後，歸咎於自己對祖國現狀瞭解不夠，特別是圍繞着魏京生事件，急需補課。第二天她到國會圖書館查閱報紙雜誌，又從方豪的一個中國學生那裏借來了魏京生的兩篇文章《廿世紀巴士底獄——秦城一號監獄》和《功德林的功德》，仔細研讀。文章所暴露的司法界黑暗面，讀來令人髮指。

有一天，她終於打電話問方豪，這些揭發究竟有幾分可信。

「魏京生肯定誇張些，」他說，「但在四人幫時代，相信是可能的。現在當然不會有這種事了。彭眞親自掛帥，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條文，我相信會走上法治道路的。他在文革裏吃盡了無法無天的苦頭，有切身之痛，由他負責法律，你大可放心。」

文秀可惜放不下心：「報上說，彭眞最近公開聲明，黨要領導司法，必要時可以撤換法官。像他這樣深受其害的人還不懂司法獨立的必要性，法治會有前途嗎？」

「慢慢來，文秀，不能一蹴而幾呀。中國是幾千年封建慣了，要法治也不能一步登天。他們眞是努力在改，你親自去看看就曉得。」

說到去大陸，方豪頓了一頓，才柔聲接下去：

「文秀，你會去吧？」

她望着電話筒，不知怎麽解說心情的矛盾。別的都不說，光是母親這一關，自己就很猶豫。這麽重大的事，怎麽也該讓母親知道而且取得她同意，但怎麽向她說呢？

「方豪，你要是能見我媽媽多好！有沒有可能回台灣玩玩？」

「太不可能了——除非統一的那一日。」

他先帶着歉疚的口氣回答，接着轉成斬釘截鐵：

「即使台灣給我簽證，我也不能去！」

這雖是她早預料到的，聽來也還令人傷感。人爲的敵對，何時才了呢？她太息着。

「文秀，爲什麽不叫你媽出來玩？她沒來過美國，請她來過感恩節怎麽樣？」

「唉，今天收到她的信，還叫我回家哩。」

母親信裏說到派去日本接洽業務的林經理失踪了，有捲欵外逃的嫌疑，正請律師依法追究中。也許是怕女兒掛心，她三言兩語地帶過，似乎並不特別在意。但在信尾，她重提退休的事，希望文秀不要久羈異國，最好早些返鄉好接替這份企業。

「你勸你媽媽把魚塲賣掉吧。」方豪建議：「現在台灣倒風很盛，所謂的經濟犯罪非常嚴重，生意很不好做。她想做生意也簡單，像你姨丈這樣，來美國開家旅館不很好

嗎？」

「唉，你不知道我媽媽的脾氣，太不可能了。」

文秀其實也曾向方豪提過，她母親年輕輕就守寡，抵制了親戚的壓力，說什麼也不肯再嫁。母親從海邊一個小池塘做起，自己下海撈魚苗，起早摸黑地幹。二十多年如一日，終於有今天四十多個員工的規模。她對白手起家的這份企業非常自豪。

「不要空談政治，」她曾經訓誨女兒，「實業才能救台灣。」

在魚塘的全盛時代，他們爲台灣賺取了大量的外滙。這幾年外銷不景氣，但也沒聽母親抱怨過，只知道她工作得更努力。魚場是母親畢生心血的結晶，怎能叫她放棄？何況，這裏頭也有文秀的辛勤耕耘，自己也捨不得放手。

「文秀，你試試看嘛。經過這場風波，也許你媽媽有些動搖也說不定。」

「好吧。」

她勉爲其難地答應了下來，明知自己不會向母親開口。但這番談話却勾起了一股鄉思。她懷念起東港四季如夏的景色，想着這時的家鄉，該正忙着過節吧。

今年東港迎接王爺，陣頭會比往年盛大嗎？余家去年包下南管和北管，今年不知奉獻什麼……

鄉思濃得化不開，那一夜，文秀輾轉反側也不能入睡。

第二天，她算了算時間，熬到午夜後，給家裏撥了電話。母親親自來接，聽到文秀的聲音，一陣驚喜。對於林經理的失踪，她像是事過境遷，並不怎麽在意。

「現在還不知他在哪裏，幾家日本公司都來了電報，說欠欵和訂欵全付訖，還催我們快裝運鰻魚哪。」

「林經理家裏的人難道都不知道一點行踪？」

「唉，快別提了，提了就要吐血！原來他太太已經辦妥美國綠卡，前幾天悄悄走掉啦！想想看，一向對他那麽器重，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

那上當受騙的委屈飄洋過海而來，淸晰地撞擊着文秀的耳膜，叫她也跟着生氣，跟着難受。

「想開吧，媽媽。損失大嗎？」

「損失當然是有，但比起洋洋百貨公司那種經濟犯罪案，動輒幾千萬，我們的是小巫見大巫。但是人心隔肚皮，眞一字不假呀！爲這點錢竟信用、道義全不顧，令人傷心啊！」

但老人家究竟想得開，金錢損失遠不如她對女兒的終身大事來得緊要。

「文秀，你和方豪……怎麽樣啦？」

「我們……還是朋友。」

文秀一時說不清自己感情上的遲疑和矛盾，然而情急之下，還是道出最縈掛心頭的事。

「媽媽，方豪十二月就要去……去那邊。他要去作半年的學術研究。」

「哦……好！」

一個「好」字道盡了老人家如釋重負的心情。

「那你什麽時候回來？」

不等女兒回答，老人就歡喜無限似地催促：「回來過年吧，文秀。千萬把阿町帶回來。告訴她，外婆想她想得快發瘋啦！」

「好……我看看……」文秀含糊地應着：「我會寫信告訴你。」

「最近鰻魚銷日又有起色了，我希望你快些回來，我們商量一下，怎麽再重新振作，甚至擴大外銷市場。王爺保佑，明年不再惹上衰運才好。」

說起王爺，一向不迷信的老人却津津樂道。她說今年王爺出巡，有八家將、宋江陣

開道；爲了慶祝漁穫豐收，慶典和遊藝節目比哪一年都要熱鬧。

「你要是在東港多好呀！我們余家奉獻了王船。對了，你姨丈後天走，他旅舘生意放心不下。但是錯過大節日多麽可惜啊！」

文秀也感到遺憾之至，這是東港人一年中最大的慶典。在異鄉凄涼的秋夜，想像着陽光普照的海港，萬人空巷的迎神隊伍，她的眼睛逐漸模糊起來。

「早點囘家呀，不要忘了！」

電話在老人殷殷叮囑裏掛上了。

姨媽和方豪一樣，極力主張把余家魚塲轉讓，把老太太接到美國來養老。

「文秀，你不要管她願意不願意，先給她辦移民再說。」

口快的文娟主張先斬後奏。

姨媽也來打氣：「我姐姐就只有你這個女兒，你不囘去，我不相信她就情願一輩子老死台灣！」

「但是我也怕一輩子老死美國呀！」文秀說。

文娟用半帶玩笑的口吻警告她：

「你小心些吧，方豪這麽親共，你和他來往，名字怕早上了黑名單啦！你三天兩頭

想着囘台灣，當心進得去出不來！」

「現在開放多了，不會這麽嚴重吧？」文秀半信半疑地。

文娟大不以爲然。

「阿町爸爸從前搞台獨，你申請了幾年也出不來，忘了？」

「你們余家的人啊，」姨媽又老調重彈，「和政治總是扯不清，偏又死鴨子硬嘴巴，十足的麻木不仁！你別去冒險吧。要囘台灣，等拿了美國公民再說。」

過兩天，姨爹囘來了。

他隨雙十節觀禮團囘台灣，參觀了十大建設，又暢遊全島，臉孔曬得又紅又黑。姨爹盛讚家鄉的繁榮和進步，但提到余家的事，也一口咬定賣掉魚塲是上策，越早把資金轉移到美國來投資越上算。

「大姨太固執了，」他說，「人家幾囘出高價要買，她就是不讓。又沒有兒子或女婿幫襯，徒然引起外人的眼紅覬覦——現在不是出皮漏了？在台灣，很多有錢人都想往外跑，跑的時候乘機大撈一票，倒賬賴債的風氣盛極啦！我在那裏才一個月，親耳就聽過倒了七八家！」

「那怎麽辦好呢？」

姨媽替姐姐揑一把汗。

「文秀呀，快叫你媽賣了吧！把錢拿來美國，我們合伙買個大型旅舘做。」文秀給他們左一言右一語地，也變得有些緊張起來。她終於寫了封信回去，問母親近來生意好不好做，風險有多大。她沒有提移民的事；相依爲命慣了，她了解自己的母親。

有一天早上，文秀看書看累了，站在窗口眺望路口的景色。這天刮大風，山茱萸快落光了葉子，只剩下幾片在風中搖擺掙扎，顯得那麽淒艷，又那麽頑强。高挺的樺樹可是招架不住，黃葉紛紛飄落。那落葉被風刮着，忽而朝東，忽而朝西，顯得那麽飄零落漠。

呀，文秀發現，秋深了。

方豪突然來了電話。

「文秀，你能不能出來和我吃中飯？我在城裏。」

「哪個城裏？」

她一時摸不着頭腦。

「哦，對不起，在華府——我來大使舘辦手續。這樣吧，我十二點半在燕京樓等

你，你叫部出租汽車來，回頭我送你回去。」

她答應了。看時間不多，匆匆換了衣服，就叫了汽車趕過來。

到燕京樓，才發現還有一位客人，和方豪年紀相仿，介紹後知道是高領事。方豪非常敬重這位領事，讓了上座，親自點烟倒茶。文秀也跟着畢恭畢敬。

她是頭一遭接觸到從中國來的人，又偏巧是個官，一時有些手足無措。但高領事和藹得很，說話溫文有禮，略微發福的臉笑容不斷，而且時時領首，一副樂於傾聽和接納他人意見的模樣。除了一身毛料制服有些與衆不同外，他和此地上了年紀的體面華人簡直無分軒輊。文秀緊張的心情很快就緩和下來。

吃飯的時候，領事問起文秀的家世。他對余老太自力更生辦企業的精神，一再表示敬佩。對台灣漁民的生活也很有興趣。文秀講起風俗習慣，對方幾乎聽得出神。

大陸來的官原來也很有人情味嘛，文秀想着，又增加了幾許好感。

方豪無意中透露領事剛從北京來。文秀便問他有關魏京生的審判。

「我那時已經離開北京了，詳情不了解。」

領事一口氣推得乾乾淨淨。

文秀求助地望望方豪，但他忙着吃醋溜魚片，不表示任何意見。沒法子，她只好鼓

起勇氣說：

「我們都覺得判十五年太重了。」

「哦？」

領事的臉頓時隱去了笑容，代之而來是不勝訝異。

方豪微蹙了眉，頻頻向文秀遞眼色。奈何話已出口，她硬了頭皮說下去。

「大字報是公開允許的，批評政府的意見也是正大光明提出來的，怎麽能說他是反革命呢？一個動物園的工人，也不像有可能拿到軍事情報——假使眞是軍事機密，那麽提供情報的人更該罰，是不是？我們這邊都以爲，這項指控似乎離譜。也許他言論太激烈，或者方法欠妥當，不該和外國人談論越戰，有缺點，有錯誤，但對一個二十九歲的年青人，十五年的刑罰也太重。在台灣……」

方豪忽然像被魚刺梗了喉嚨，大聲咳嗽起來，文秀的話便被打斷了。

領事有些尷尬，但極有風度地向文秀點頭說：

「行，我一定把你的意見反映回去。」

「謝謝你，高先生。」

文秀眞是由衷感激。

「希望你趕快向上反映。我們希望中國走向民主，民主牆是個象徵，重判魏京生會使人感到灰心失望。希望他的案子能夠被重新考慮。」

她求證地望一眼方豪，却只見他埋首吃魚，一盤魚片幾乎被他掃光。

「余小姐，國內實行民主改革是有誠意的。」領事向她保證：「多少年來這是第一次公開審判政治案件，而且一人做事一人當，除了魏京生並不牽連別人，還是比較公平合理的。」

說到後來，領事竟也頻頻頷首，低低地說：「十五年，嗯，是重了些。」

哪怕是口頭上一聲同情，已經叫文秀喜得差些要跑過去同他握手道謝。中共的外交人員，倒也不像想像中那末死板冷酷。這個結論使她心情頓時輕鬆愉快起來。

飯後，方豪倆送領事回使館。分手前，領事殷勤地邀請文秀。

「余小姐，希望你很快能到國內參觀訪問。」

「謝謝，我總有一天會去的。」

文秀誠懇地回答他。

出城的交通很擠，方豪陷在汽車長龍裏，駛駛停停，舉步維艱似地。他默不吭聲，神情却透露着懊惱。文秀知道現在正是學校大考期間，他要三點前趕回去給學生發考

卷，也就心他會遲到。但自己愛莫能助，便跟着默不作聲。

終於，車子上了環城公路。速度一加快，方豪鉗緊的雙唇才開展。

「你剛剛眞不該在領事面前提魏京生的事。」

他的口氣隱隱然有責怪的意味。

文秀像小學生被老師錯怪了，感到很委屈。

「爲什麽？」

她有些不服氣。

「判了刑的反革命份子，實在也犯不着爲他再大聲疾呼了。」

他說得那麽冷靜平穩，文秀反而疑惑是否自己聽差了。她側過身來端詳，對方正定定望着前方，目不斜視，神情是毫不含糊的。

「你不是也很同情他嗎？」

她奇怪方豪怎麽改變了腔調，簡直前後判若兩人。

「同情是一回事，要不要在這種場合上說出來又是另一回事。」

或許也醒悟到自己太絕情，方豪柔聲地解釋給她聽：

「九億人口的中國，判個把人徒刑，好比滄海一粟，實在微不足道。要是四人幫時

代，魏京生不是殺無赦，也是終身勞改。現在判他十五年，從政府觀點來看，已經是寬大了。至於西單民主牆，我相信很快會被禁掉的。中國人，哼，老實說，也眞賤！給一點自由，就不知老幾地濫加引用，到頭來兩敗俱傷！眞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方豪越說越痛心疾首，不但頭搖眉聳，而且氣宏氣粗，簡直憤慨之至。

文秀習慣了嚴以批評政府、寬以對待百姓的傳統，不能接受他對中國人民的苛責。「民主的發展哪能一帆風順的？」文秀頂他：「除非中共承認要獨裁到底，否則又說民主，又不許人說話，豈不是自相矛盾？假使要禁掉民主牆，不許隨便貼大字報，那麽就該讓人家辦刋物——總要有個地方讓九億人說說話呀！」

方豪似乎也冷靜下來了，但仍是眉頭緊鎖。

「慢慢來吧，中國的事千頭萬緒，急不來的。」

「你至少爲魏京生寫封信吧。」

文秀改口央求他。

「我馬上要去中國了，這種事實在不能管。」

「你都不管，還有誰能管？」

文秀鍥而不捨地想要打動他：「方豪，這不是魏京生在受審判，這是中國的民主前

途在受審判啊！」

方豪不吱聲。他按了右轉的信號燈，猛踩加速器，呼嘯兩聲便趕上右邊一部車子，接着斜插過去，搶上了最右邊的車道。從來沒見他開車這樣猛，文秀嚇得蹩住了氣。一滑出高速公路，她連忙把車窗搖下幾寸，臉朝外呼吸了幾口新鮮空氣。

「文秀，我能不能給你個勸告？」

車速慢下來，方豪臉色也跟着和緩溫柔起來。

「你說吧，方豪。」

「我知道你心地正直善良，但是……假使我們一塊兒去中國，我希望你別再提起魏京生的事。什麼事，我們光看看，不插嘴爲妙。中國的政局千變萬化，很難看得清的。最簡單最安全的辦法就是順着官方的調子行事，保證你不會吃虧。」

文秀專心地聽着他的勸告，但聽着聽着，心就沉下來了。她不知怎麼應答。阿町爸爸的影子有如不速之客，忽然闖進腦海。她凝視着方豪，心裏大聲地說服自己：不一樣！這兩個人不一樣。

接近姨媽家的路口時，她瞄一眼手錶，向他提醒：

「方豪，時間不早了。你就在路口把我放下來，不要拐進巷子。趕快回去發考卷最

要緊。」

他瞧一瞧手錶，果然只剩下半小時趕路的時間。

「好吧。這次眞抱歉，不能送你到門口。」

「不要客氣，我也需要多走走路。」

車停時，她伸出手和他握別。

「多謝你這頓中飯。」

方豪拿起手在唇上親吻了一下，才依依不捨地放掉。

「再見，文秀。我一忙完考試就給你電話。」

「再見了，方豪，我也會給你電話。」

她站在路口的人行道上，目送車子離開，直到它被別的車子掩沒了踪影。風已經停了。太陽照得到處又亮又暖；幾抹白雲點綴在藍空，一副秋高氣爽。早上的大風刮下很多葉子，有樺樹、木蓮，以及不知名的樹葉，黃的、紅的、深色淺色，五彩繽紛。落葉被過往的汽車掃向路邊，這裏一推，那裏一堆，在秋陽裏爭奇鬥艷。

這片燦爛的秋景，却引不起文秀半點興致。她身站在路口，整個人却陷進沉思裏。很久了，有一部汽車拐進了巷子，她才醒覺也似地邁開步子走回家。

那天晚上，文秀攤開紙筆要寫信。左思右想了半天，才勉強寫出一封短信。

可尊敬的鄧小平先生：

西單的大字報和魏京生的雜誌使中國人受到很大的鼓舞，公認是中國向民主政治起步的象徵。現在判魏京生十五年徒刑，大家都表示遺憾。他的反革命罪名，按我們的標準看，近乎莫須有。我對他深表同情，相信台灣的人也都同情他。您號稱鄧青天，公開支持過大字報，深受中外人士的讚揚。我衷心希望您能遵守諾言，重新考慮對魏京生的判決。

祝你

健康

台灣東港人

余文秀

一九七九年十月卅日

接下來，她給方豪寫信。這封信更難，幾次塗改，撕了幾張紙，仍是辭不達意。夜深了，文秀痛苦之餘，只好像寫便條般，簡短地通知他：

「非常抱歉今年不能和你去北京。我必須先回台灣去。」

把信封上了口後，文秀長吁了一口氣。了掉一樁大事，但整個身心也垮掉一般，疲倦不堪。躺上床後，腦中思潮如湧，竟無法合眼。

她對自己的作爲感到一陣驕傲和快意，但又若有所失。我對方豪公正嗎？她幾次問自己。既害怕失之交臂，又躭心重蹈覆轍，一夜輾轉反側也無法排遣這份矛盾心情。

啊，要是母親在身旁多好！

親情和鄉思有如春蠶之絲，縷縷不絕。她從不曾像這一刻這麼想念家鄉，這麼渴望奔回東港。於是，在黑暗中，她就眼睜睜地盼望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等姨媽一家上班去，阿町也上學後，文秀披了圍巾出門來。她走到街角的郵筒，把信投入。然後，她倚靠着郵筒佇立片刻。

又是一個秋高氣爽的晴朗日子，天空藍得水洗過一般，那麼深遠，却又似近在咫尺。文秀仰望着藍空，慢慢地眼眶便濕潤起來。她並不悲傷，但渴望着抱住什麼人大哭一場才好。

踏着一地的落葉回家時，她終於哼起了恒春的民謠。

「思呀——思——想——起……」

（《中報月刊》一九八○年二月號）

客自故國來

駱少勇開車回家時，夜幕已降。幾時刮起了風，搖得小烏龜車搖幌不定，震得車窗呼呼作響。從八十號高速公路折向海灣大橋前，他減低了車速，不時斜眼右顧。天空和海水一片黑濛濛，但舊金山城却被燈火燒得通體透明，好比灰燼裏升起的火鳳凰，輝煌燦爛，又純淨無比。

住舊金山算算也有四年了，他就獨愛這個城市的夜景；尤其是隔岸觀賞，眞是美得近乎聖潔。每回出城到東岸，都樂得入夜才返，爲的是飽餐這份秀色。

可是今晚，他却是第一個起身向主人告辭的。滿座談得正歡，主人不免詫異。

「不放心明明一個人在家，先走一步。」

他撒了個謊。

主客汪直正忙着回答有關在中國生活的細節。少勇原想偷偷溜掉，以免打擾了大家的興緻。但汪直偏能眼觀四方，一個箭步，趕到門口來握別。

「你是早回去了十五年，老駱，時間不對頭……，現在不同了，四個現代化嘛，什麽人材都要——你們畫家也是不可或缺的。有機會回來看看吧，到北京給我打個電話……」

早回去十五年。是這麽回事嗎？

少勇的嘴角泛起無聲的冷笑，於是不自覺地搖搖頭，脚下跟着猛煞車。

過橋交費的關卡前排了幾條車龍。他一邊摸口袋掏錢夾子，一邊納悶，這個時刻怎麽交通會這樣擠呢？忽然記起來，這是星期五晚上，週末的開始，人們飯罷，正要進城來尋歡作樂。

過了關卡，他搖起車窗，踩油門，換排擋，車子很快地自動歸隊，隨大流地上了大橋。海風吹得很猛，小車子顫顫巍巍地夾在前追後趕的車隊裏，身不由己地被迫緊跟着。這種時候，天生不喜歡開車的少勇總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緊張和不安。這就像以前在大陸上經歷政治運動那樣，也是身不由己，說不出的惶恐和苦悶。

「你早回去了十五年，時間不對頭——現在什麼都好啦！」

汪直的話又響在耳際。

一年來，少勇碰到不少國內出來的人，有剛移民來的，有派到美國來學習研究的，也有像自己這樣曾經回歸祖國又再度出來的。但像汪直這樣，回歸半年多就派回美國出差的，倒是首次碰到。

汪直原來在舊金山大學任教。少勇是去年夏天才從朋友處聽說他一家四口要回國定居。走以前見了兩次面，也是在今晚的主人家裏。汪直那時不像這次這麽談笑風生，而是嚴肅得近乎緊張，又有點像出征戰士那種壯烈感。他的太太倒强作歡顏，但眉宇間掩藏不住一份前途未卜的茫然神色。少勇當時曾一再安慰他們，說中國的生活條件已有改善，對待知識分子更有新政策，適應不會太難的。

「我們反正作了最壞的打算。」

汪太太的口氣堅决到慨然犧牲的境界。

少勇的預測沒有錯。

中國政府如今非常禮遇留學生，給汪直分配了合乎他理想的職位，連多年不工作的汪太太也安插到同一機構；正薪之外另加補貼，夫婦合起來每月拿四百六十元，等於解

放軍裏一個上將的薪水。難怪汪直一再說用不完。夏天還要安排他們到名山避暑，非常優待。

令少勇感到驚訝的是宿舍的優待。據說有新規定，最上級待遇是一套六間房，外帶廚厠。恰巧汪直所在的城市裏，最高級的宿舍僅是四房的單元。於是，爲了補足六間，特地從別的單元裏遷出居戶，騰出兩間給汪家。這多餘的兩間，和汪家的住房不在一層樓上，居住不方便，只合當儲藏室用。

「你們可不可以退回去？」少勇含蓄地問他。

「我是想過，不過後來聽同事說，住房在國內是最緊張的事，退回去了，以後想要可就要不回來了。許多幹部，爲了替兒女將來結婚留房子，現在就寧可分開居住。我們目前夠住，但是孩子說大就大，不能不爲他們着想呀！」

說的也是，天下父母，人同此心。當初自己再度出國，不就是爲了孩子的前途嗎？文革把自己打成「臭老九」，「美帝走狗」，特嫌份子……等等。當時就怕子女一生受歧視，不得已憤而出國，走上自我放逐的路子。

「此路只通百老滙大街」

幾時他選擇了這條出口呢？既來之，則安之。他隨着車流湧進了燈紅酒綠的不夜地

帶。

夜晚的百老滙是霓虹燈的世界，汽車的泥坑和人的市場。脫衣舞的廣告目迷五色，世紀末的音樂震耳欲聾。速度在這裏失去了意義，少勇的汽車由蝸行到寸步難行。他搖下車窗透口氣，耳畔先傳來夜總會伙計熱情的招呼：「進來呀，免費看一眼呀！」

乘美玉不在家，他想，哪天來消磨它一晚，說不定還能撿來一點靈感。前年，他畫過一張脫衣舞孃，是舞罷彎腰拾取衣服的炭筆速寫，在地攤上擺了兩天就被人買走。可惜自己對人物沒興趣，否則這未始不是一條生計。

進入隧道，喧嚷頃刻拋諸車後。他舒了一口氣，才發現自己竟是一直憋得難受。把車在街邊停好，走了一段路，才到自家的公寓。進了大門，先開信箱，一看空空如也，才記起下午已經收取過信了。

上了樓，掏出鑰匙插進鎖孔。還未扭動，屋裏的狄司可音樂搶先迎出來。我得管管兒子，他提醒自己，這時唱機還開這麼響，小心房東下逐客令。

明明正躺在沙發上看『科學的美國人』雜誌，一只脚滑到地板上，正和着音樂打拍子。

「爹地，有人打電話找你兩次，好像是有個中國來的什麽人。號碼留下來了。」

「是嗎？我才碰到一個中國來的人。明明，把唱機音量扭小一點。」

兒子房間雖然離客廳最遠，但門敞開着，音樂自裏而出，橫行無阻，到處泛濫着。平常也無所謂，今晚少勇心情有些煩悶，碰到這種歡騰叫囂的樂曲，覺得格格不入。

「晚飯吃什麽來着？」

「康伯罐頭湯，三明治。」

「還餓不餓？」

「不餓。」

他放了心，來到角落裏的電話機旁。拿起號碼，看來是東岸的，莫非就是汪直過境的同一碼事？出於禮貌，他還是撥了過去。接通了，發現是「假日旅館」，報了分機號碼，等着撥到房間。

明明還算懂事，竟把唱機整個關掉。

「喂？你哪位？」

接電話的是低沉渾厚的男中音，說不出的耳熟。

他報了姓名。對方的嗓門馬上提高了八度，驚呼起來：

「嘿，老駱，你認不出我的聲音了？我是關力呀！」

「關力……呀，是你啊！」

這下輪到少勇大聲嚷起來。分別六年，作夢也沒想到他會跑來美國。

「你什麽時候來的？住多久？我現在來看你……」

他的問題水瀉而出。

對方倒不慌不忙地說：「我是陪省裏幹部來出差的。這樣吧，老白在這兒，怎麽碰頭，讓他和你談去。」

老白？又是個耳熟的稱呼。他猜想是那個在中國城開家書店的白老板，大家都喊他老白的。對了，從前在台灣時，他、關力和自己曾參加同一屆預備軍官訓練的。

「喂，老駱，一晚上到哪兒去了？讓我一頓好找！是這樣，關力他們這個學術交流代表團在美國訪問三星期，其中兩個星期要花在紐約一帶，商討和簽訂一些具體計劃。明天他們就飛東部去了，回國是經由西雅圖走，所以，今晚……」

「我就來看他！」少勇馬上接口說，幾乎懊悔得要頓脚。「早知就好了，我才從柏克萊回來。」

「這麽巧呀！嗳，你這麽來回跑也不是辦法……這樣吧，我反正要回城，就讓我把他送到你那兒，回頭你負責送他回來。」

「你認得我家嗎？其實，我來接他也很快。」

少勇頗有些不放心。

「你上回畫展時，我不是替你運過一批畫嗎？還有點印象。」

少勇再詳細指點了一番，又和關力招呼了一聲，這才放下電話。

「明明，關叔叔從中國來啦！」他馬上關照兒子：「你等着見過他再去睡。」

「哪個關叔叔？」

看孩子一臉木然，少勇又氣又急。

「你生下來不久，他就親手抱過你的關叔叔呀！後來他們家下放——哦，就是搬家——離開北京了。可是我們離開中國時，他還來送我們，你不記得嗎？關叔叔有一對雙包胎兒子，比你只小一歲的？」

孩子聳聳肩，既無記憶，也無興趣。他打個哈欠，勉爲其難地說：

「好吧，我等就是。」

說完，身子又倒在沙發上，懶洋洋的。

少勇無奈地嘆口氣。這大概就是一種代溝吧，不知客從故國來的喜悅。在美國住久了，孩子逐漸對祖國淡忘。做父母的很着急，一有機會就把孩子送去台灣度假。但這種

蜻蜓點水似的辦法，只是聊勝於無。

「快起來幫我收拾客廳。這麼零亂的房間，怎麼好意思招待中國來的客人？」

明明傾向於認同美國，大概認識到這是悠關國體的事，立刻咕嚕爬起來。

學校放暑假不久，美玉就帶着老二去台灣探親。少了主婦的經營和督促，這父子兩得過且過，從不曾收拾過任何房間。客廳裏先是衣服隨意丟，接着膠鞋和臭襪子也來佔一席地。爸爸的畫室朝西，夏日午後簡直沒法作畫，就把畫架呀，顏料呀，畫筆呀……一樣樣地搬到客廳來。兒子圖涼快，把提琴和樂譜架也搬過來。吃飯看電視新聞是天經地義的，於是胡椒和鹽罐子便與瓶瓶罐罐的顏料在茶几上長期爲伍。也不過十來天功夫，眼看它已成了猶太人開的舊貨破爛店一般。

少勇匆匆把自己的畫架和畫具搬回房間，其他就交給兒子收拾，自己忙趕到廚房來張羅吃喝的。

關力頗有酒量的，可惜通知太晚，否則到中國城去弄兩瓶茅台或者廬州大麯，老朋友把盞敘舊，該有多美！好在威斯忌和「約翰行者」是家中尋常有的；查一下冰箱，啤酒還剩得半打多。行了，喝個微醺是沒問題的。

他把每個食品櫃都打開，搜求下酒的東西。美玉究竟細心，走前買了很多罐頭，把

所有空隙都塞得滿滿的。翻找了一下，就給他找到中國來的罐頭荔枝、鳳尾魚和油燜筍，還有一包天府花生，加上一罐本地特產烤杏仁，總算勉强可以湊合。

幾年不見，眞該再喝它個爛醉！少勇不禁盼望起來。

還記得七五年初，離開中國時，關力趕來送行的情景。有一夜兩人對喝二鍋頭，話越來越少，酒却越喝越凶，結果雙雙爛醉如泥。據後來美玉說，醉倒前，少勇曾大哭過，而關力則忽而傻乎乎地笑，忽而又抽泣起來，發瘋似的。

人生難得幾回醉。可不是，自那以後，少勇喝酒的機會不可勝數，但一回也沒醉過。屈指數數，活到四十五了，眞正醉得人事不知，就數那一回。眞是人事不知，死了一般。後來碰到畫思枯歇或心情鬱悶，他也曾借酒澆愁，想重温那種比睡眠還完整純淨的境界，却再不可得。往往是越悶越清醒，有幾回甚至以嘔吐作結束。

喝酒，看來和戀愛相似，竟也是可遇不可求。

就在明明關掉吸塵器，少勇最後一次衝出厨房，把酒菜擱上茶几的紛亂當兒，老白把關力帶來了。

「你還是老樣子，老駱！」

「你也是老樣子，老關！」

老朋友握着手，爭嚷着對方都沒有改變，以外表的不變來証明友誼的永恒。然而少勇知道自己變了不少，起碼心境衰老許多。他覺得老關外表倒眞沒有變，那張黝黑的臉永遠是那麽虎虎有神，笑起來嘴張得老大，露出整齊的牙齒，給人無限開放，又黑白分明的印象；還是那玉米桿的腰，一度躭心它會被扁擔蘿筐壓斷，至今仍是直挺挺的。然而，再瞧第二眼，老關究竟和六年前不同了。一度迷惘灰暗的神色已經被沉着自信所取代，特別是那眼光，在逼視的一刹那，竟有一種威懾的力量。

「這是老大吧？和爸爸一樣高啦！」

老關煞有介事地和明明握起手，儼然把他當個小大人看待。

少勇連忙解釋美玉帶老二返台探親的事，又問起老關太太和雙胞胎兄弟的近況。

老關說他們都好。

「孩子長得都像他們媽媽，個兒不高，不過倒也腰圓膀子粗，黑黑壯壯的。可惜沒有時間照管他們。」

他沒說明爲什麽沒有時間照料自己的孩子。少勇一時來不及刨根問底，先招呼兩位客人坐下來。

明明和客人打過招呼後，便縮進自己房間，關上了門。

少勇先給客人遞烟，一邊問老朋友幾時到達舊金山。

「前天。」

「來這麽久了？」他有些驚訝。「怎麽不早點通知？我每年給你寄聖誕卡，你有我地址嘛！」

老關點點頭，却不正面答覆，只說：「昨天在加州大學參觀訪問了一整天，今天碰到老白，才得到你電話號碼。」

少勇記得老關和老白只在預備軍官訓練時期認識相處過，以後並沒有往來，怎麽他一來美國就先和老白接上頭呢？疑惑之餘，不免隱隱然有些醋意，但他一笑帶過，並不追問下去。

老白這個人，少勇接觸不多，但在華人圈子裏，倒是頗有名氣。他熱心公益，興趣很廣，對政治尤其熱中。他的書店已經成爲中國來往客人的駐足地。這一想，少勇也就釋然。

老白沒有卽刻告辭的意思，少勇就殷勤地招呼兩人喝酒。白老板要了純威士忌，酒量似乎不小。老關只喝啤酒，而且久久抿一口，非常有節制的樣子。少勇陪他喝啤酒。

「我早說你有繪畫的天才。」

老闆環視了客廳裏的幾幅畫後，對主人說。

他的語氣乾巴巴，叫人聽不出是讚揚，還是早已言中不足爲奇的意思。他是政治系畢業的，也很欣賞繪畫，不過並不欣賞抽象畫。在中國住了十五年之後，看來還是依然故我。

「老駱畫得不錯！」老白以一種義不容辭的口氣爲主人吹詡着。「他去年參加我們文化中心舉辦的畫展，極得好評。」

「老來無大志了，」少勇隨口說，「而且是半途出家，混混而已。」

他頂怕和人談自己的畫，有一種醜媳婦見公婆的尷尬。於是設法把話題引開，問老朋友：「你現在還在教英文嗎？」

「很久不教課了。這學期就全在搞行政工作。」

少勇不知道他指的是哪方面的行政工作。根據過去在中國生活的經驗，工作性質若本人不說就意味着需要保密，局外人最好不問。

但老闆到底坦率地說明了：「我現在負責系裏的工作。」

「哦，你當了系主任，恭喜呀！」

他衷心爲老朋友高興。在「四人帮」時代，國外囘歸的哪有這種福氣？

「麗文呢？」

他問起老關的愛人。

「她是英語組組長。不過，這個秋天開始，她也要負責系務。」

「好哇，你們外文系這不成了夫妻店？」

「不會，那時我就不在系裏了。這次訪美回去，我要到院革委會去工作。」

究竟到院革委會裏當什麽頭銜，他就沒再說出來。少勇弄不清他是出於謙虛，還是基於保密，因此不再追問。

最近中共又把五十年代初期的保密條例原封不動地端出來宣傳。那些條例若嚴格實行起來，幾乎除了吃飯睡覺外，什麽事都有機密性。魏京生告訴外國記者指揮越南戰爭的中國將領姓名，爲此公審，判坐十五年牢。老關如今是中級幹部了，當然不能知法犯法。

「來，乾杯！」少勇舉杯爲他慶賀：「你五年的五七幹校總算沒有白待，現在苦盡甘來了，要乾一杯！」

老白也舉杯說：「這兩年眞正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値得慶賀！」

老關果然把半杯啤酒一飲而盡。放下杯子，他遺憾地對少勇說：

「可惜你們早走了兩年。如果等到『四人幫』倒台，相信你們會捨不得走。」

少勇沉吟了一會兒，才淡然地說：「是嗎？」

誰知道呢？晚走兩年……早回去十五年……落實政策，六個房間，高薪，名山度假……

啤酒汁流經喉頭時留下的清涼和苦辛，似乎經久不散。少勇咽了一下口水，依然是苦辛的。他搖搖頭，也遺憾地說：

「現在這種所謂知識分子政策，我覺得像是在收買一小撮高級知識分子，並不是眞正對廣大的知識份子階層落實政策。」

他舉了汪直的例子，担心這是在培養新的特權階級。

老關表示推行四個現代化，國家需要人材，優待知識分子是當前的政策。聽他堅定不移的口氣，似乎造成新階級也在所不計。以他所在的師範學院而言，今後的趨向據說是走「專家治校」的路子。

「老實說，我們不怕特權，我們就怕幹部無能。」

老關斬釘截鐵的口吻頗使少勇吃驚。比起十五年前關力對「無階級社會」的信仰和追求，這眞是不小的修正。

「對回歸的知識分子，」老白也發表起自己的意見，「適當的優待是可以而且必須的——新環境需要適應嘛。但也不要和國內的人待遇太懸殊，恐怕影响不好……」

待遇太懸殊了。少勇只要一閉上眼，似乎就能看見以前一些同事和熟人的生活情況：一家四口（有的還是三代同堂）擠住在一間房裏；空中穿繩走索，地上床碰床；一張書桌幾個人搶用；不管人多人少，公家只借兩把櫈子。

少勇記得關力從農村調到師範學院時，曾來信相告，說學校給他兩間斗室，但厨房厠所公用，而且隔得老遠。「冬天，一盆炒菜端回屋裏，已經凉得可以再回鍋。」

「你現在住幾間房？」

他好奇地打聽。

老關臉色坦然，無愧於心地回答：「還就是兩間。不過大些，厨厠俱全，是獨門獨戶的單元。」

少勇和老白都頷首表示欽佩。只是少勇暗自嘆息着。老關當了官也才是兩間的套房，廣大的羣衆想必仍是三十年如一日吧。

「我沒有反對禮遇回歸學人的意思。」

少勇怕朋友誤會，不得不把內心的想法說出來。

「不過，我們兩都經歷過文革。你總記得，爲什麽一開始大家那麽擁護文革？因爲打倒官僚和特權是最得民心的。凡事不平則鳴，現在如果搞得等級差別太大，將來吃虧時，還是知識分子首當其衝啊！」

老白也連連稱是。

少勇乘機再强調一句：「回歸的人主要是出自對祖國的熱愛，並不太斤斤計較於物質享受。你當初回去，哪是爲了六間房和上將級的工資呢？」

沒想到關力不但不被感動，反倒搖頭嘆氣起來。

「老駱呀，現在回去的很多和我們那時候不一樣啦！」

這兩年知識分子的地位越捧越高，但據關力說，許多人仍紛紛申請出國；甚至剛回歸三四年的也藉口生活不適應或進修而再度出國。政府竭盡所能優待，但北京就發生過歸國學人爲了換好房子和增加工資，與單位領導吵得面紅耳赤，最後全家拂袖而去的事。有鑑於此，中國政府勒緊了褲腰也得給外國來的專家學人提供最好的生活條件。

「譬如我們師範學院，今春請了兩個澳洲人來教英語。除了負責他們旅費外，我們提供最好的樓房宿舍，每人每月工資五百元，代雇請保姆，再配備汽車和司機……」

少勇正吞下一口啤酒，聽見「汽車和司機」，猛地一驚，酒便走岔了管道，當下咳

得眼淚差些滾出來。

「還管汽車和司機，優待得過份嘛！」

老白提出抗議。不知是酒熱，還是激動，他臉泛紅光，眼睛巴眨着，顯得火熱又急躁的。

關力馬上反駁：「不給汽車，難道叫外賓擠公共汽車不成？」

「坐公共汽車有什麽不好？」

少勇好不容易緩口氣，立刻頂回去。

對方把手一擺，完全不予考慮的意思，還搖頭蹙眉，似乎奇怪老友怎麽不能體會他的心意。

「你們都去過國內，難道不知道我們中國人的好奇達到什麽地步？簡直就把外國人當動物園裏的奇珍異獸般瞪着瞧，成羣結隊地尾隨……唉，不成體統！」

少勇當然是見過那種場面的，回想起來，猶自感到難爲情。然而羣衆不是不可以說服教育的，如今顯然是捨本逐末，用鋼鐵築成的牛欄，把外賓圈進去了。他不言語，只長嘆一口氣。

「他們可以騎單車。」老白沒有被駁倒，反而振振有詞：「我去過澳洲，他們那裏

騎單車是很普通的事。」

關力不再抬槓，只耐心地解釋：「咱們人口多，交通又擁擠。洋人在我們城裏可是人生地不熟，要是出了車禍，那影响多壞！」

說完，老關捨棄了主人的美國烟，從自己襯衫口袋裏掏出一包中華牌，抽了一根點燃，悠閒地吸起來。對於少勇和老白的不滿，似乎全不放在心上。

「別說是車禍，就是出了人命案，依法辦理不就成了？洋人在非洲也沒這麽嬌嫩！」

少勇聽到自己的嗓門又尖又急，隨時可以再嗆咳一陣似的。

「許多外國人打破頭要到中國去，並不斤斤計較報酬——至少不需要這麽高的報酬嘛。」

老白又從另一個角度來開導。

「就是！」少勇附和他。「中國又不是蠻荒之地，大可不必這般委曲求全。」

「嗳，你們不了解我們當幹部的苦衷。」

老關言下頗有委曲之意。

「這兩個外國專家是我們這個內陸省份頭一回聘請來的。我們師院是試點，任務重

大呀！爲了『四化』，這個試點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少勇和老白面面相覷，再不言語。

「說實話，不少教員和你們一樣，也提過意見。這汽車，就是我堅持要來的。」

少勇一楞。竟是老關出的點子？他放下酒杯，伸手去揉搓微微蹙起的眉頭。

「想想看吧，假使因爲生活安排不妥善，人家教到一半捲舖蓋走了，影响豈不更壞？以後誰肯來？當羣家容易呀，發發牢騷誰都會，但當幹部就要負責任。我不能犯錯誤！」

最後這一句來得緩慢而沉着，像叫人拿鐵鉗一個字一個字掏出來似的。再加上說話的人臉色凝重如黑鍋，聽話的人便受了感染，都垂下了眼，試着去體會一個幹部任重而道遠的心情。

須臾，少勇抬眼凝視老關。後者正猛吸過一口「中華」，讓烟徐徐地由嘴縫漏出；左手支住拿烟的右手，身子斜靠在長沙發上，雙目平視，一副雷打不動的姿態。進門時鈕扣還直扣到喉頭的襯衫，不知何時敞開了領口，露出一角圓領汗衫。一條褲管肥瘦恰到好處的淺灰色西裝褲，想是專爲出國縫製的，折痕直挺挺的。皮鞋也是嶄新，亮得耀眼。老關的神情簡直自信到了專横，甚至目空一切的地步。

少勇突然想起兩人在六十年代時愛看的一本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老白看一眼手表，說午夜了，他得回家，但身子却埋在單人沙發裏，毫無動彈的意思。

「你們餓不餓？」主人問。「我去下麵。」

老關說不餓，叫他千萬別張羅。他指指羅列在茶几上的食物，大半沒動過。

「咱們是中國人胃口，」他建議，「來壺熱茶怎麽樣？」

少勇趕緊起來到厨房去燒水。他把水壺坐上灶，又折回客廳。關白兩位正在談和平統一中國的問題。

這老關，他想，永遠是突出政治。

「我們談判的對手肯定是國民黨。」

老關正向老白解釋中共的政策。

「在台灣，三十年來証明，國民黨是推翻不了的。它行使有效的統治，經濟上做出了成績。我們希望和平統一，只有找它談判。」

國民黨是推翻不了的。

這話出自關力之口，着實令人刮目相看。關家祖父兩代都是國民黨員，到他才成了

叛逆。六十年代，特別是在美國念書那兩年，關力更是出名的「倒蔣派」。任何集會，只要有他參加，到後來總是變成政治辯論場合。幾瓶啤酒下肚，他便議論縱橫，越說越慷慨，最後一拳擊中桌面，結論是：

「國民黨滅亡之時，就是中國統一之日！」

繞了一圈地球，花了二十年時間，他今晚坐在這裏，輕而易舉地推翻了曾經名噪一時的「關氏定理」。少勇發現，關力確是改變了。

「老關，你有你家人的消息嗎？」

少勇關切地問。當初駱家離開大陸時，曾想替他在海外打聽他父母的消息。他卻慨然拒絕，說：「等台灣解放吧。」

「我爸爸媽媽很好。去年有美國來的朋友跟我談起過他們的近況。都過得不錯。」

老關的黑臉忽然温和起來，語氣也變得輕柔。少勇發現，這一下他不再是咄咄逼人的幹部，他也是人子。

嗚——嗚——

水燒開了，主人起身去泡茶。他歪豎了耳朵聽客廳裏的談話。老白提起了台灣的高雄事件，還扯上了魏京生的案子。

這老白，少勇想着不禁苦笑起來，簡直是當年老闆的翻版。誰說歷史不重演？

「就是魏京生案子判得太重了，大大影响了高雄事件的量刑。你回去代我們反映一下，設法給魏京生減刑才好。」

少勇端茶出來，正聽到老白在爲魏京生呼籲。

他倒了一杯茶，先遞給老闆。

老闆接了茶，看看熱氣直冒，輕輕吹兩口就放下。他這時眉角高揚，眼神狐疑，一副百思不解的神色。

「爲什麽你們海外把魏京生捧這麽高？昨天在加州大學也碰到聽衆幾次問起魏京生。我們在國內根本不把他當一回事。他出賣情報，攻擊國家領導人，判他十五年已夠寬大啦！」

寬大。少勇是文革的過來人，理解這個「寬大」的意義。比起「四人幫」時代的無法無天，如今興師動衆來審個年青人，當然怎麽判都算寬大了。

老白自然不同意。他爲魏京生辯護，爲這案子所象徵的民主運動的夭折婉惜，也爲他自己理想的挫折而掙扎。說到激動的地方，他的眼睛如火燒，額角竟冒出汗來——這出自內心的發洩所滙聚的水珠，映着燈光格外晶瑩。他說到喉嚨沙啞，也還顧不上喝一

口主人送過來的茶。

老白是出自愛國心切，少勇知道，四十歲出頭還有這份豪情，也是難得。想當年，自己的理想和熱情也絕不在老白之下。至於老關，更是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目前的老關卻鐵黑着臉，目光冰冷，嘴角因爲不屑而扭曲成拱形。他的驚訝和疑惑已轉成憤憤不平，甚至要起而反擊。

「文革這一代是不值得同情的。」他告訴老白：「他們是文盲加流氓，只曉得破壞，毫無本事建設！老實說，我們對這一代放棄啦！」

少勇大吃一驚。

文盲加流氓，老關幾時變成了黑判官？從前他羡煞了紅衛兵，還上書中央請求讓自己隨紅衛兵到全國串連去。只因爲那時期留美的身份比「黑五類」還低，不夠格參加造反，沒批准而作罷。不錯，紅衛兵破壞過，也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們是在理想的號召和毛澤東的欺騙下去衝鋒陷陣的。他們不是罪魁禍首，而是受害者呀！別人也許不知道，但老關可是親眼見過那一代人流血和死亡。許多紅衛兵脈膊停止跳動時，臉上還展露笑容，因爲他們相信是爲人民而走上祭壇。

「老關，你們怎麽能輕易就放棄一代人？」

少勇忍不住帶着抗議的口氣責問他。

「就是！」老白也不同意。「造成流氓、文盲的現象，也是黨和國家的責任。這只能補救，絕不能放棄！」

老關把手一攤，表示愛莫能助。

「怎麽補救？如今是百廢待舉啊！我們準備養他們這一代就是唄。」

他顯得仁至義盡，一時使人啞口無言。

老白想是精疲力盡了，終於起身告辭。

「我們今後常連絡。」他和老關握別說：「明年去中國，一定專誠去看你。」

主人把客人送出公寓大門。回來見關力正反剪了手，在瀏覽牆上的畫。

「要不要看我的畫室？」

他領客人去看他的畫室。

剛才整理客廳時太匆忙，只想到把畫架等塞進這間斗室，以致原就零亂的房間，現在簡直沒有插足之地。關力就站在門口張望着。他的眼光迅速瞪牢了一副佔了整面牆的油畫「天安門的聯想」。除了一角城樓外，畫布上全是紅與黑色彩的流動組合，象徵了思想的串聯和飛躍。這是七六年春天，少勇在某個不眠的夜晚一氣呵成的。畫完之後就

把它掛在朝西的牆上，再也沒有動過，既不展出，也不出售。

老關默默注視了一陣，就返身回客廳。

「你靠畫畫能維持生活嗎？」

他的語氣滿含着關懷。

少勇搖頭苦笑：「靠我賣畫，全家都得喝西北風。」

他據實相告，挑起生活担子的是美玉。她在漁人碼頭擺個地攤，賣首飾紀念品什麽的，專做遊客的生意。他自己賣畫所得只能貼補家用而已。

「你這樣，生活安定嗎？」

老朋友的關懷，一轉而爲憂慮。

「過得去。按時交房租，還不曾給房東趕過。」

說完，他故作瀟灑地一笑。他不願意訴苦，覺得沒有必要告訴朋友自己前幾年的遭遇。爲了生活，什麽工都做過，賣熱狗，刮魚鱗，洗汽車，看管加油站……直到賣畫有起色，地攤的生意穩固下來，他才專心作畫。這也不過是一年多以前的事。

爲了安慰朋友，也爲了表示這五年來並非一無所有，他告訴老友自己買了塊地。四畝，在加州北部一個山邊，準備孩子長大後，老兩口到山林裏搭個木屋度餘年去。

老闆忽然噗哧笑出來，一晚上繃緊的臉首次舒展開來。

「沒想到你這麼消極，竟然想退隱到山林泉下去！」

他坐進老白空出的那只單人沙發，雙腿伸直，把鞋根擱到茶几邊上。又掏出中華牌，悠閒地點燃了一枝。

少勇也學他的樣，佔據了長沙發，頭枕着一邊的扶手，脚掛上另一邊。他要了一根中華牌，於是兩人相對着吞雲吐霧起來。

除掉人老了十五歲，這情景都和以前一樣，啤酒香烟，相互高談闊論。

「你可以考慮再回國。」

老闆的勸告顯然是出自好心。

少勇只搖搖頭，並不吭氣，對方便逝說下去。

「四個現代化缺人材，千眞萬確呀！而且什麽樣的人材都需要。我們什麽都要有，包括抽象畫。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政策都在制定落實中，連民主和法制都要有。三十年來，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前途光明過。你信不信？」

少勇瞇細了眼，吐了幾口烟圈，這才謹愼而保留地點了半個頭。

去年初春，當民主牆的暖流吹化了北京的嚴寒，他的心曾經跟着活動甦醒過。但這

份憧憬就和那民主牆的壽命一樣短暫。打那以後，他沒再心動過。

「有機會，再回來看看。」

「是。」

少勇簡短地答應了。對方沒有追問細節，他便省去述說這種希望的渺茫性。中國目前的旅遊業，索價荒唐已到怨聲載道的地步。畫家的收入糊口都勉强，哪有問津的可能。何況，他從來不存過回故國旅遊的念頭。不知爲什麽，對那個地方是那麽固執和極端，不是全心擁抱，就是自動放逐，捨此無它。這種心懷是痛苦而且寂寞的——即使對老闞，也無法表達。

他問起朋友一家在國內的生活，發現確實改善很多。工資都加了一倍，買了台灣出品的黑白電視機，偶而也能看場好萊塢的電影。美中不足的似乎就是工作太忙，沒有空閒招呼孩子。有時夫婦同時到外地出差，把孩子送到隣居家搭伙外，其他全是「自治」。

「好在內地風氣好，小孩這樣自生自滅也還不致於變壞。雖然如此，今秋上初中，我們準備給他們找個補習老師。現在不準備，臨到考大學就來不及了。如今，競爭可厲害哪！」

補習，競爭……少勇聽着，忽然想起了台灣的學生時代。他就靠做家教念完了大學。

「當幹部是啥滋味？老闆，說來聽聽吧。」

少勇的好奇竟惹來朋友一肚子苦水。

據說幹部好的不少，但稱職的也不多。「四人幫」倒了，但舊勢力還在，造成許多觀望派。老幹部「官復原職」，許多也「官復原樣」，不進則退，成了「四化」的絆脚石。中年幹部挑起大樑，一個人當兩個使，上面要應付老的，下面要培養年輕的，忙得團團轉。

「我們願意賣命地幹，但常常是徒勞無功，眞叫人垂頭喪氣！譬如走後門，自己不走容易，叫別人不走，就比登天還難。」

少勇可以想像他們的艱苦，不得不點頭表示同情。

「鄧小平要帶頭推行退休制了，」他安慰朋友說：「總是一種新陳代謝的辦法。」

老闆由衷擁護這個政策，而且信心十足。談着談着，他忽然又嘆氣起來。

「咱們這個制度把什麽都包辦下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結婚離婚，看來不是好辦法。」

少勇一聽，眉毛挑起半天高。

「啊？你現在成了修正主義者了！好，終於順應歷史的潮流。」

老關嘿嘿笑了兩聲，沒有反駁。他抓了一把杏仁，津津有味地嚼着。少勇又去搜刮冰箱，把僅剩的兩瓶啤酒拿來，也不用杯子，拔掉瓶蓋，一人一瓶就喝起來。他們聊起從前的同學。少勇告訴他，某某離婚，某某又厭世自殺，某某當選過十大傑出青年，某某又當了官。二十年光陰，人世變化眞不小。

「記得咱們從前開車到黃石公園，」老關忽然提起，「整夜不睡，在湖邊喝啤酒，談論中國革命的前途嗎？」

少勇點點頭。就是那一回，兩家決定念完書就回大陸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

「喝美國啤酒，抽美國烟，談中國革命……那是十分愜意的事啊……」

老關說着，聲音逐漸輕微，最後竟拉成一聲嘆息。他懷抱着啤酒瓶，目光落到牆壁和天花板的交界處，鍋刷般的眼睫毛，也不眨巴一下，神色那麼專注而凄清，似乎整個人也跌回到那一段少年書生指點江山的日子裏。

從前的關力，在一番激昂慷慨之後，會突然沉默下來，自個兒沉醉在理想和夢幻交織的邊緣。眼前的他就像煞老僧入定。這是關力沒錯，少勇知道，老朋友那永恒的一面

到底沒有被歲月消蝕掉。

「嘎，你不會笑我還留戀着過去吧？」

他忽然坐直了身子，抽回了擱在茶几上的脚，畧帶心虛地問主人。

少勇微微一笑，說：「我就常常懷念起五七幹校的那段生活。臭老九在一塊兒耕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個個頭袋輕鬆，四肢發達，偶而編首順口溜打發閑暇。人生難得幾回閒……」

老闆急忙搖手攔阻他：「沒有五七幹校啦！知識分子現在是不夠用，哪有時間去耕田？」

他撩起袖口看表。

少勇也側頭看壁上的電鐘。兩點。

「我得趕回旅館了。」

「睡我這兒吧，一早送你過去。」

「不行，還是回去好，免得那兩位掛心。」

「他們這時反正睡着了，也無所謂掛心。早上趕去和他們吃早點不行嗎？」

老闆還是搖頭。

「五月裏有個翻譯叛國，搞得現在大家都緊張。我還是回去，免得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主人不敢堅持。去房裏找了兩件外套，分一件燈芯絨的給他。

「披上吧，老關。這衣服你回頭經西雅圖走也有用，那裏也是早晚涼。」

客人順從地穿上外套。

「老關，他們現在是不是把你當自己人看待？」

「當然。」

口氣堅定而自然。

「你爭取入黨沒有？」

「我已經是黨員了。」

語調泰然自得。

值得恭賀——少勇想——這會是我們六十年代最大的願望哪！經過七十年代的自我幻滅和絕望，到底讓關力在八十年代追求到。值得慶祝。

但少勇卻說不出話來。他點點頭表示讚許，雙手往外套口袋裏一插，就領着客人出門去。

路上，兩人默默無語。該說的都說了，而客套話從來不存在於彼此間。

車過大橋時，東岸燈火輝煌，一望無際。

「這夜景使我想起紐約。」

這是關力唯一觸景生情的表白。

過了橋，「假日旅館」在望。老朋友又要分手了，這一別，不知何日再相見。少勇忽然感到悵然若失。

「下一站到哪兒？」

「先到紐約，然後去費城拜訪生化學家某某……」

少勇對某某的爲人略有所聞，連忙警告朋友：「老關，聽說這位某某有學騙兼學閥之嫌，在上海攪得怨聲四起，在美國也出了洋相，你們最好不要去。」

「不怕。我們是上過當，但不會一直上下去。」

他似胸有成竹，因此口氣也落落大方。

「我出國前在北京住過幾天，文化圈子裏的人已經在流傳着「海外四大無恥」，兩男兩女，據說此君便是其中之一。還有一位投機份子，我們也心知肚明，照樣要去登門拜會他。這是統戰工作。」

少勇頗不以爲然地，眉頭一皺，冲口而出：

「你們這種統戰方式簡直不講原則！」

關力却淡然一笑：「怎麽沒有原則？我們的政策是愛國不分先後。」

「愛國當然不分先後，但也得有誠意，不是成心佔祖國的便宜，否則良莠不分，好人却步……」

「我們當然有原則的，老駱。中國需要人家說她好，這樣的人說她好，我們當然歡迎，也對他投桃報李。」

少勇不吭氣了，默默把車停在旅館前。夜深了，大旅店門口靜悄悄的。

「誰來都去看他，因爲他是打出字號的左派，保險嘛。」

跨出汽車前，老關拍拍朋友的肩膀，耐心而略表歉意地解釋。

「譬如說，我來看你，至少在目前我就不便公開說出來。但我去看他，領導會說看得好，絕對不會出紕漏。這一點，老駱呀，相信你會諒解。」

他並不諒解，心口還被針刺般隱隱作痛。雖然如此，他却大方地拍一下老朋友的肩膀，表示不在意。下了車，他陪老關進旅館，要了房間鎖匙，直送到樓梯口。

「你下回來美國前，早點通知，我們好好地聚一聚。」

「是，我還會來的，到時老朋友都要聚一聚。」

握別後，少勇駕車回城。這回，路上車輛稀少，海風也消聲匿跡，正是高速駕駛而不必躭心警車追踪的時刻。他却反而慢慢地開。腦子裏亂哄哄的，但感覺上又是空白一片。

民主和法制……

文盲加流氓……

他憤憤不平地搖搖腦袋，由鼻孔裏噴出一口氣。拿手搖下一頁車窗。濕潤的晨風迎面撲來，涼而不寒。瞥一眼窗外，他想：明天，不，今天了，會有好天氣吧。

（《八方》文藝叢刊一九八〇年九月）

副總理的專機

救護車很準時地，在中午一點半抵達成田機場。

小丁躺在擔架上，被老萬和小廖小心翼翼地抬下車來。

在車裏悶了將近兩小時，乍見陽光，簡直銳不可當，兩眼立刻瞇緊。到擔架安穩着地時，他才撐開右眼的一條縫兒，瞄到一線藍天。慢慢地，這一線藍逐漸擴展，先是一大片，終於無邊無際，海般的遼濶。只是它藍得灰濛濛，而且沉甸甸的，叫威猛的日光托呈着，顯得虎視眈眈的。

初秋的東京，可眞藍得別致。小丁想，咱們北京，這時可該晴空萬里，藍得水洗過一般，而且高不可攀。

「你覺得人怎麽樣，小丁？」

老萬彎了腰，低了頭，親切地問他。

小廖跟着蹲在擔架旁，輕拍了一下他的肩頭，表示慰問。

「我很好。」

小丁說完，特別衝着老萬感激地露齒一笑。老萬是籃球隊的領隊，待隊員親如兄弟。自從小丁受傷以來，他關懷備至，連絡一切回國事宜，派隊員小廖護送，自己還親自來送他上機。小丁感激之餘，還有些過意不去。

置身飛機場裏，倒並沒有想像中那麽喧嚷嘈雜。耳邊是有一種嗡嗡聲響，像春日裏蜜蜂涉足花叢，那麽歡欣鼓舞，而且無停無歇地。

「小丁，瞧咱們的飛機！」

小廖的嗓門大，高興時說話尤其聲宏氣粗，不亞於高音喇叭。他怕病人看不清楚，特意挪動了一下擔架的位置。能陪着小丁乘這部飛機，他樂得臉上綻開了老大的笑容。

「嘿，是波音七零七！」

老萬帶着識貨的口氣跟着指出，神情透着羨慕。

小丁順着他們的目光望去，原來身旁就是龐大的機身。飛機就像大鵬展翅，雖是靜

止狀態，却是那麽高大威武。

最令他感動的是機身上的國徽。眼光落在它上面，心裏便升起一股溫暖，由心窩奔向全身各個肢節。這種溫熱的感覺，就像頭一回躺進日本式的澡桶裏，也是那麽暖得舒心愜意，只是後者是自外向內滲透擴散，方向相反而已。

「嗄，小丁，你這是因禍得福啊！搭副總理專機回國，可夠光彩的！」

老萬說完，就忙着和機務人員打招待，然後叫小廖搬行李，自己則上機去接洽。

聽了老萬的話，小丁黝黑的臉又露出了微笑，只是目光始終盯着那枚國徽。

爲了衛護它的尊嚴，小丁相信，受了傷也是光榮而且心甘情願的。

那「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讓它見鬼去吧。沒有出色的成績，哪來敵手的尊敬和友誼呢？

陽光照得人眼花，他終於疲倦地合上了眼。但籃球决賽的緊張熱烈情景却歷歷在目。日本隊那戴眼鏡的前鋒像蒼蠅股揮趕不去，明攔暗阻，想着還叫他火冒三丈。混亂中也不知怎地被他勾了一脚，跌壞了腰，至今臥床不起。這樣窩囊的事，每一想起便忍不住恨得牙癢癢的。

這小日本鬼子，哪天到中國來，非教訓你一頓不可！

幸好，中國隊到底打敗了日本隊。自己的腰總算沒有白受傷。國家對自己也愛護有加，安排搭乘副總理的專機回國。這一點特別令他感動。領隊說得不無道理，出國受傷，倒像塞翁失馬。

「快上來吧。」

一聲清脆的嗓音，把小丁的眼睛又敲開了。

空中小姐正站在機艙口，頻頻向自己招手。她身材亭亭玉立，穿着剪裁合身的外套和窄裙，足登高跟鞋，短髮燙得捲捲曲曲的。小丁設想，她如果臉上也化粧一下，頭上再配頂帽子，那就和日本的空中小姐不相上下了。

救護車司機跑來幫忙，老萬說聲「阿里卡多」，却搖手拒絕了。他和小廖兩個前後搭擋，便輕快又穩當地把擔架抬上了飛機。

沒有乘客的機艙顯得特別寬大；尤其是靠近機門這一段，座位全搬走了，舖上柔軟的猩紅地毯，簡直像個大客廳。

老萬身手矯健，把擔架安置在靠窗口的位置，讓小廖陪着，自己上下跑兩趟，就把兩人的行李全給搬上來。他把服侍病人的物品，整齊地放在擔架下面，動作熟練得像個護士。

有個軍服畢挺的年輕軍官由前艙走過來，和他們熱情地招呼起來。他是副駕駛，也是個球迷。

「打得好！爲國爭光。」

他豎起大拇指，向小丁誇獎。

「哪裏……」

小丁不知所云地謙虛着。

「多久到北京？」

老萬問副駕駛。

「要不了兩個鐘頭。一眨眼就到，保證一點顛簸都沒有，你放心吧。」

「飛機發動了吧？」

小廖興匆匆地問副駕駛。

「還沒有。要到起飛前一刻才發動引擎。」

又彼此聊了幾句。老萬終於在空中小姐催促的眼光下，依依不捨地和小丁握別。

「回去好好養病。過幾天在北京見！」

「北京見。」

領隊又囑咐小廖：「咱們小丁就交給你。到北京後，上醫院的事也靠你了。有困難找領導去。」

「是。」

小廖親自送領隊下機。看着救護車開走，他才回到病人身邊。這時，中艙裏就是小丁和他倆。靜得很，嗓門大的小廖坐在地毯上陪着病人，竟不知不覺地悄聲細語起來。

「唔，有空氣調節呢，小丁。不冷不熱，眞舒服。大飛機眞平穩，什麽感覺都沒有。這囘，咱倆可眞開了眼界了，陪副總理囘國，哪世修來的福氣啊！」

小丁無聲地露齒而笑，不敢想像這麽大的福氣。

「小廖，你見過副總理沒有？」

「沒有。這兩年他官復原職，我只在電視新聞上看過幾囘。」

「我可是見過他。」

「喔？什麽時候的事？」

小廖肅然起敬似地，眼睛睜得老大，嗓門不知不覺又提高了八度。

「噓。」

小丁拿食指按在唇上，然後壓低了聲音說；

「文革裏的事。」

小廖恍然大悟地「哦」了一聲。

「那時，我還在念小學。我哥是紅衛兵，到外貿部造反，揪鬥當權派。有一回開鬥爭大會，我跟去看。副總理那時身上掛了牌子，當衆低頭認罪，說他一向當官做老爺，是走資派。我記得他九十度彎腰，在台上足足站了兩小時！」

「嗨，那陣子眞是無法無天啊！」

不但是小廖，連小丁也爲副總理在文革時期的遭遇而深表同情與歉疚。

「現在幾點？」

小丁問。

「剛兩點。副總理大概要到起飛前才來。」

「到時，日本方面會有人來送別吧？」

「外交禮節嘛，怎麽沒有？咱們體育代表隊來時，不也是獻花、拍照嗎？電視新聞上千篇一律的鏡頭。」

「回去，還送花嗎？」

小丁有些狐疑。

「唔……可能不送花了。那就是副總理站在機艙口作揮手道別狀。」

小廖說着，仿照要人那樣抬起一隻手，朝着機艙口揮舞着。

這時，艙口突地跨進一位神色緊急慌張的男子，身後跟着一名穿制服的機務員。走在前面的人約有五十歲出頭，陀螺形臉黑裏泛黃，眼睛骨碌打轉，機伶中透着精明能幹。一身嶄新的毛料列寧裝，皮鞋也新得耀眼，拎個鼓囊囊的皮包，一望而知是個級別很高的幹部。

「丁永紅……你是丁永紅吧？」

他三步併作兩步朝擔架跨過來。雖然氣喘吁吁的，仍然强自鎮定地自我介紹說：

「我是副總理秘書，是這樣……」

「哦，是洪秘書！」

小廖一骨碌從地上跳起，畢恭畢敬地伸出手去。他早聽老萬說過，搭便機回國的事是經由一位洪秘書去洽商同意的。

「唉，很抱歉，希望你們諒解首長的困難。」

洪秘書顧不得握手，趕着向病人解釋。

「是這樣，你不能搭乘這部飛機，因爲……因爲副總理另派了用場。我起先不知

道，現在才發現……還好，還來得及另作安排。」

小丁聽到一半，感到腦殼轟隆一響，下面的話就不甚了了。他張大了嘴，疑惑不解地望着對方，又看看小廖，完全莫名其妙。

「你……沒弄錯吧？大使館說，國務院正式……批准……還有電報的指示哪。」

小廖一慌，嗓門不但粗大，臨時又加上口吃，怕辭不達意，還跟着比手勢，急得只差沒有跳脚。

空中小姐聞聲趕來。弄清楚了原委，也作證地幫病人說話。

「我們機務組確實收到了國務院的電報。」

「是，是。唉！這當中嘛，有些手續方面的問題。」

秘書自知理虧似地點頭承認，口氣也顯得委曲求全。

「我當時並不知道副總理另有……唔，另有安排，所以代他答應了。剛才向首長會報時，他非常驚訝，非常……」

這兒他頓了一頓，才措詞謹愼地接下去：「非常爲難。」

看大家面面相覷的表情，他忽地黑臉往下一拉，眼睛往上一抬，口氣像憑空掉下一塊鋼板，硬得落地有聲。

「你們知道副總理有公務在身，急着要趕回北京去。如果就誤了專機起飛的時間，那可是國家大事！這邊馬上就有官方送別的場面，大使、記者全到。首都方面也有迎接的安排。這當中是一環扣着一環，一丁點時間就擱不起！快，把他抬下去！」

說着，他丟下皮包，作勢要大家動手抬人。

機務員首先順從地走向擔架尾端。

小廖搔着頭髮，瞥一眼空曠的機艙，詢問似地望着病人，還不肯移動脚步。公務在身，接送場面……這些字眼再加上秘書那威嚴緊迫的腔調，已經把小丁鎮懾得心服口服。他勸解地向小廖招手，語氣堅定地說：

「我們快走吧。」

小廖無奈，只好和機務員合力把病人抬起，朝機艙口走。

「來，幫他們把行李送下去。」

秘書繼續向空中小姐指揮着，本人却緊隨在擔架後面，親自押送下機。

「洪秘書，我們怎麼辦？救護車已經開走了呀！」

小廖的大喉嚨已經被堵上了塊石子似地，發音艱難而沙啞；尾音還帶點哽咽，像患了重感冒。

小丁也很着急，但人躺在擔架上，動彈不得，只能暗自慚愧。他想起的就是球隊的負責人。

「給老萬打電話，小廖。」

「他們下午去東京大學參觀，這會兒怎麽連絡呢？」

洪秘書却當機立斷地下了命令：「快給大使館去電話，叫他們派車來接。」他還理直氣壯地解釋道：

「大使館幹啥，不就是派這種用場嗎？告訴他們，這是副總理的指示！」

擔架被擱在靠近機尾的水泥地上。正是向陽的一側，病人畏懼地閉緊了眼。

「你等我一下，小丁，我去打電話就來。」

「你去吧，我很好，不要擔心。」

小丁强睜開眼，見小廖正俯身向着自己，連忙强作泰然地微笑起來，還伸手拍拍同事的膀子，表示自己確實很好。

「我這就去！」

病人目送着他跑向機場大樓，手脚的快捷就像搶到球正奔向籃網，完全是衝刺的動作。

小廖的背影還沒消失，一部大卡車及時開過來，車後對準了上機的梯子，然後嘎然而止。車甫停，車後門便自動向外放倒，成了坡度很緩的踏板。跟着下來兩名個子魁梧的日本工人，頭上都纏了一條白毛巾。

小丁拿手遮了眉頭，好奇地打量着這部卡車。車身上有「本田運搬」的字號，大概是一部貨車。

須臾，卡車前座下來了一個穿西裝的中年人，手裏拿了幾張紙。他逕自找洪秘書，攤開了紙張，咭哩咕嚕地說着日本話。

「一共是八件？」

洪秘書接了單子，拿手比劃着問。

「哈，索列士！」

日本人恭敬地應着，很有節拍地點了兩次頭。

然後，他轉身朝工人一揮手。工人立刻上車去搬運東西。

小丁看不出搬運的是什麽貨物。有的是人頭高的大紙盒，有的用布包紮着。看那兩個孔武有力的工人搬貨上飛機時，口中互相協調地喊叫着，脚步緩慢，步步爲營，可見貨物本身頗有份量。

副總理運什麽東西回國呢？

小丁一邊觀看，一邊在心裏揣摸。

副總理是復出後首次出國訪問，到日本來簽貿易協定。也許他兼當採購吧，小丁想，順便給國家買了一批工業上急需的裝備也說不定。瞧那些貨件都是厚紙盒包裝，有的還用粗布包裹，繩索幾道地細紮着，自然而然地叫他想到是機器，而且還是貴重的機器。

洪秘書站在階梯旁，關懷備至地叮嚀着。他不時抬手望望表，眉頭微微打成一個傾斜的川字，似乎害怕誤了時間。

「小心！小心！」

波音七〇七眞是壯觀，小丁躺在它下面，望着那巨無霸似的機身迎着驕陽閃閃發光，不禁感到自己的渺小。引擎的聲響清晰可聞，機務人員在附近走動忙碌着。這一切都提醒他，飛機即將凌空而去——隨它而去的是自己那份早日投入親友懷抱的興奮和企盼。

病人被大家遺忘了，孤獨地躺在一旁。陽光曬得他渾身燥熱，緊貼擔架的背部已是濕粘粘的；額頭一直有手掌當簾，但也冒出了汗珠。他渴想喝水，更渴望陰涼——哪怕是

異國病房裏那種寂寞和隔絕的陰涼。

「喂，這是貴重物品，你幫着扶一把，別讓碰損了。」

聽到洪秘書在指使那位抬過自己的機務員幫忙，小丁睜大了眼，看是什麽貴重物品。

工人正一前一後地抬着一件半人多高的貨物，它用黑色厚絨布包裹着，長方形，中段凸出，看那外形，頗有些眼熟。

是了，小丁猛然記起，它像架鋼琴。

表姊在音樂學院教書，家裏有架立式鋼琴。文革時，怕紅衛兵批評，曾用黑絨布罩住，模樣就像眼前這件貨物。

工人搖頭晃腦，咀裏咕嚕了幾句，表示不要人幫忙。果然，兩人很俐落地把它抬上了飛機。

「還剩下一件—最大的一件。」

秘書探頭瞄一眼卡車內廂，眉頭的結忽地抽緊。他瞅一眼手錶，吩咐機務員：

「時間快到了，副總理他們隨時會來。你幫着快把這最後一件抬上去。」

小丁側轉了頭，朝剛才小廖奔去的方向望去。

快回來吧，小廖。他在心裏祈求着。

驕陽如炙，烤得他頭昏眼花。喉嚨乾得有如鍋底冒烟，燒得難受。背後却像泡在澡缸裏，另有一種水漉漉、熱哄哄的濕膩。

難受歸難受，小丁可沒有任何抱怨的意思。

瞧人家副總理，年紀一大把還僕僕風塵，甚至出國也不忘爲國家携帶機器—肯定是「四個現代化」急需的裝備，否則不會用飛機運載。相比之下，自己受點委曲又算啥呢？

「你抬下頭——下頭重！」

這最後一件，體積龐大不說，看樣子還相當沉重。不但機務員，連押貨的那個日本人也上來扶一把。它用布包裹成英文字母「L」的大寫模樣，四個人又推又扶地，總算把它弄下了貨車。

這是什麽機器呢？連小丁也皺起了眉頭。

看那肚子陷進去，兩旁又鼓出來，他覺着倒頗像洋人客廳的長沙發。

兩個日本工人又是咭哩咕嚕一通，仍是不要助手。他們雙手一拍，搓弄兩下，互相打個招呼，彎了腰，「嗨嗨」兩聲便把它抬起來。然後摸索着階梯，慢慢往上走。

貨件嫌長，進機艙口時，頗費了一點周折。可能由於折騰太多，抑或包紮不牢，繩索在尾端鬆了，遂使包布滑開來，露出了貨物的面目——是皮沙發的一只扶手，棗紅色，反射着陽光，亮得非常艷麗。

好比挨了一記悶棍，小丁腦裏一聲轟隆，震得渾渾噩噩。他閉上了眼，黑暗中只見金星亂冒。

「快，快，抬走擔架！副總理的車就來了！」

（台灣《大華晚報》一九八〇年十月廿一、廿二日）

打月曆牌一翻上二月份，林以貞的心情便逐日興奮起來。農曆年快到了，母子三口第一次要自個兒過，她琢磨着怎麽慶賀一下。

八十年代的頭一個中國年，以貞這麽想，怎麽也要過得像個樣，既有傳統，又氣象一新，討個好兆頭吧。

她向公寓裏的台灣同鄉吳太太借來了兩層的蒸籠，搜求到食譜，計劃蒸年糕和蘿蔔糕。爲了採購料材，還特地找侄女兒莉娜開了車子，送她去跑了一趟舊金山的中國城。從來不曾蒸過糕，爲了摸索經驗，常在晚飯後對着食譜和一堆量杯，試驗了幾回。

頭一回蒸出來時，黏糊糊的一盤疙瘩，以貞直搖頭。

「嗯，水份太多，下回少放點。」

她並不氣餒。隔兩天，又和起米粉，忙得團團轉。

兩個兒子功課忙，幫不上手，見母親這樣辛苦，都勸她放棄。

「媽，我們並不特別想吃這些糕。入境隨俗嘛，咱們在美國，過年意思意思就行。」

老大蘇台這麽說。

他今年二十一歲了，補習了三年英語和高中功課，去秋才進入聖荷西大學念電機工程。他是班上年歲最大的大一生，出於好强，特別用功。平常住校，週末回來也手不釋卷，但看到母親忙碌時，總要趕過來幫忙。自從父親去世，這孩子特別體貼母親，凡事主動參與；一向是害羞而寡言的個性，現在更是一副少年老成相。

老二蘇中也說：「過年，就像咱們從前在北京那樣，包頓餃子吃吃，不就得啦！嗯？」

蘇中比蘇台小兩歲多，性情活潑機敏，學習成績向來優異。他在當地聖馬刁中學念高三，正在申請大學，也是用功得很。

「餃子當然要吃，北京的傳統嘛。」

以貞知道孩子的心意，不但不退縮，反而雄心萬丈。

「蘿蔔糕我也要學會做。它是家鄉味，實在好吃，而且你們祖母最愛吃。」

提到祖母，孩子們都沒話說了。

在蘇家，老太太是最有權威的。七十出頭的高齡了，大半生都住在台中鄉下。偶而來美國住住也是百般挑剔，總嚷着生活不如台灣的親切有味，叫大家都回鄉去。因爲她年紀輕輕就守寡，經過千辛萬苦才把兩個兒子盤大，老大德明從商，老二德清送到英國學醫。飲水思源，蘇家的人覺得她勞苦功高，對她莫不敬愛有加。

德清和以貞一家是在七六年春以探親的名義離開中國，到美國投奔兄嫂。母子久違三十年，老太太特地趕來相會。可憐德清當時已身患絕症，第二年就撒手西歸。老太太特別憐愛這兩個孫子，簡直看不過癮似的，再也沒提到搬回台灣長住了。

以往過年總在德明家，屆時三代同堂，熱熱鬧鬧的。這回分開過是老太太的主意，有讓以貞自立門戶的意思。以貞領會了她的心思，更加發奮要學會幾樣家鄉點心，討老人家歡喜。

「今年先把這些糕做好，明年就請祖母過來和我們過年！」

說完，以貞又操起量杯，低頭審視食譜，準備重頭再來過。在中國教了十幾年土壤分析，她早磨出了耐性。

「媽，也請喬伯伯來過年好嗎？」

老大向她建議。

「好，我明天就去請他。」

以貞早想要約喬健光到自己家裏過年，現在老大先提出，可見這孩子懂事，心裏一陣感動。

「喬伯是山東人，吃饅頭的。」

老二靈機一動，竟出了一個點子。

「咱們要不要蒸籠結實地道的山東大饅頭？喬伯伯說，他最討厭飯館裏那種鬆軟像棉花枕頭的玩意兒。」

老大一聽，馬上躍躍欲試。

「媽，蒸饅頭讓我來。那兩年下鄉，我別的沒學好，做饅頭倒是十拿九穩！」

「我幫你揉麵，」老二越說越起勁，「饅頭要鑲上大紅棗，蒸出來有飯碗那麽大才夠氣派。」

「好，再來個八寶飯做點心，讓喬伯伯驚喜一下！」

孩子這麽願意爲喬伯伯賣力，可見知恩感報，使做母親的倍加安慰。

在美國，他們只有喬健光是最好的朋友。他在金門大學教法律，業餘担任德明進出

口公司的法律顧問。七十年代初，他到中國觀光，代德明去查訪德清一家的下落。以後，又協助他們離開中國；抵美後，設法帮他們申請移民身份。德清去世後，他對兩個孩子非常關懷，當自己的孩子般愛護。去年夏天，他帶自己的兒子到加拿大滑雪，也把蘇家哥兒倆帶去。兄弟倆很佩服他的學問和見識，有關學校的選擇和未來的打算，總要向他請教。喬伯伯說東，倆人絕不會想到西的。

「他兒子不回來過年嗎？」

蘇中忽然問起。

「不會吧。」以貞說：「他在芝加哥，那麽遠怎麽趕得回來？何況，他在美國長大，完全美國化了，恐怕不過中國年。」

「他過聖誕節，」蘇台說，「那也等於我們的春節。」

「就是，同樣的隆重，而且富有傳統。」

她不敢提起，去年喬伯伯的聖誕節是在一個美國朋友家過的。健光離婚多年，兒子逢到假期就輪流探親。去年聖誕節輪到他媽媽家，因此爸爸只撈到他一通電話。美國家庭這樣離異頻繁，親情疏淡，以貞很不習慣。她怕自己孩子受影响，就避免談論。

媽媽煽起的節日氣氛終於傳染給孩子們，於是大家都爲過年而興奮忙碌開來。到除

夕前一天，饅頭和甜鹹年糕全蒸出來了，相當成功。以貞每樣撿了一份，算準吳先生上班的時間，親自送去給吳太太。

「你好能幹呀，蘇太太！」

吳太太讚不絕口，一再請以貞進去坐。

「我還有事，今天不坐了。蒸籠等過完年再還你。」

「不用急着還，我最近不會用它。倒是——」說到這裏，吳太太頓了頓，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要求：「我們洗手間的水龍頭關不緊，浴室的蓮蓬頭也滴水到天亮，能不能找個人來修一下？」

「好，我讓蘇中先修修看，不行再找鉛匠來。」

這棟公寓是德明的產業，以貞母子住了一套三房一廳的單元。由於受德明照顧太多，以貞便責無旁貸地料理這棟八單元的公寓樓房，諸如打掃公共走道，割草澆水，換燈泡等，形同經理，只差沒代收房租而已。

除了吳家，其他房客全是美國人，搬動率不大，但却老死不相往來。以貞一家到美國就住進這公寓，轉眼快四年了，但中國的睦隣之道在這裏似乎打不開局面。硬碰硬對面撞見時，彼此倒是點頭微笑地「嗨」一聲——這一聲「嗨」就概括了一切人際關係。

和吳家起先來往了一陣。同鄉嘛，鄉音聽着就親切。但不久，吳先生的政治偏激使友誼蒙上了陰影。他認爲台灣人長期受大陸人壓迫，只有政治獨立才能永遠擺脫被壓迫的命運。德明很擁護台灣政府，背後被吳先生不客氣地譏爲「右派」；以貞母子從大陸出來，但不如他預料中那樣誓死反共，慢慢就被他當面喊爲「左派」。在吳先生眼中，左派台灣人比右派台灣人更無救藥。以貞弄不清是否自己過敏，不過每回碰見他，總發現對方眼神裏有一種憤激、憐憫又輕視交加的表情。兄弟倆不服氣，常常和他辯論，她自己寧可躲開他。

吳家是房客，以貞不敢待慢，當晚就叫蘇中去查看。他換了水龍頭內的橡皮圈，問題立刻解決。但浴室蓮蓬比較複雜，自己不會修。第二天，以貞約了鉛匠去修，同時通知了嫂嫂昭娥。有關房租及費用的事，都是嫂嫂自己掌管。

「我等一下送年糕過來。」以貞順便告訴她。

「哦，菜頭糕什麽的，全做好了？你不要跑了，阿貞，我自己來拿——我正要出門哪。」

不久，昭娥就駕着一部朋馳牌汽車來了。以貞住樓下，從窗口內瞥見她手中提了大包小包的走出汽車，趕緊迎出來。

「你一早就出門採購了？」

以貞帮她提過一包。

「老早買的——給兩個孩子的過年禮物。」

「噯，不要老送他們，你把他們寵壞了！」

以貞受之有愧，確是眞心抗議。

「過年嘛，台灣老例，要全身新。哎，尺寸不對，喏，你有空，陪他們調換去。」

停車場地到客廳只不過一小段路，昭娥已走得氣喘吁吁的。她個子矮胖，今天穿了一身湖綠色綢料衣連裙，緊身的款式把人綳得上下兩段圓滾滾的，模樣像透了夏季北京新上市的瓠子。再加上四吋的漆皮高跟鞋，邁起步子巔巍巍地險象環生，難怪一挨近沙發，便立刻靠倒下來。

以貞沏了茶來，斟了一杯給她，陪着坐在她對面。

「婆婆好嗎？」

「還不是老樣子！一到年節就咕咕咕的特別有板有眼。今年幸虧你做了這些年糕，省我跑一趟中國城。其實也沒有人吃，連她自己都難得嚐一口，可又一樣也不能少，否則就像虧待了她似的。唉，眞這麽講究呀，就該回台灣過年去！」

「老人家對風俗習慣最是保守——特別是住在國外。」

以貞對雙方都頗同情，更由此而想起了自己的母親。

「我媽媽從前也差不多。那時東京的台灣人多，逢年過節家家做糕餅，彼此送來送去。我家總收進一大堆，五花八門的，自己做還想不出那些花樣呢！」

「剛到美國那兩年，我對台灣的零嘴小吃眞是饞呀！」昭娥說着直咂嘴。「那時，每個禮拜要跑一趟中國城才活得下去。喏，十六年住下來了，再也無動於衷啦！實在想吃，回台灣一趟，還不容易嗎？」

以貞微笑不語，心裏眞羨慕得很。這兩年她想回老家看看，夢裏去過無數趟，祖墳踏遍了，但迄今不能成行。先是等着拿永久居留證，以後德明回去打聽當局的口風。好不容易在去年有了消息。於是在十一月中辦了手續，準備年底陪婆婆回台中小住，過農曆年再返美。不料十二月十日爆發了「高雄事件」，台灣政府大舉逮捕黨外民主人士，島上一時風聲鶴唳，行期遂拖延下來。

昭娥猜到她的心事，安慰她說：「你回台灣沒問題的。德明上週從台北回來，說局勢還不太明朗，你最好等整個案件審判完以後再回去。那時天下太平了，你可以到處玩去。現在不行，還在抓人哪！我侄子剛被抓去審問了三天，幸好放出來了，差些把一家

人急死掉！」

「幹嘛抓他？他也去參加了高雄的遊行不成？」

「嗄，才冤枉哩！他被人家拖去聽『美麗島』雜誌在南投辦的公開演講會，時間遠在『高雄事件』之前。當時他就有些警惕心，因此把汽車停得很遠，步行半小時才到現場。結果，汽車還是被人家抄牌了！刑警總隊要問出他和『美麗島』的關係。你說會有什麼關係？一個做生意的人好奇被人家拖去聽場演講罷啦，結果問了他三天！」

昭娥是扁圓的臉盤，生得細眉小眼，頂着高高在上的饅頭髮型。爲了掩飾皮膚黑，敷着厚厚的白粉，整張臉顯得淡而板，像日本戲裏的面具造型。只有像此刻激動了，細眉高挑，小眼圓睜，年齡的痕跡衝破了白粉的封鎖作網狀伸延，臉部表情才起變化，一時生意盎然。

以貞是頭一遭見嫂嫂這麼憤怒。「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以前昭娥對這些政治事件並不感興趣。她只遺憾被捉的絕大多數是台灣人，不過據說這些人不肯安份守己，想來也是咎由自取吧。這回侄子無妄受災，她才警覺到事件牽涉的廣度，於是憤憤不平。

以貞得到類似的啓發，想起自己那個素未謀面的侄子。他們母子是否無恙？

以貞十一歲時，隨父母到日本經商。當時哥哥以偉和弟弟以烈都留在台南，和祖母

在一起。以後她去北京念大學，不久父母病逝在日本，遂和兄弟們失去連絡。這次到美國，見了弟弟以烈，才知道哥哥曾經競選市議員失敗，後因言語「涉嫌叛亂」而入獄八年，出獄後不久卽病逝。嫂嫂和獨生子仍健在，却不願和她通信。這使以貞十分傷心。她急着要回台灣，也是爲的去看看嫂子一家。

「不要氣了，」她安慰嫂嫂說：「沒事放出來，已經很運氣了。我只希望我那侄子這回平安無事。」

「等下次德明回去，叫他替你去打聽一下。」

「德明生意忙吧？好一陣沒看見他了。」

「哪有不忙的時候呀！幾乎天天在外面有應酬，家裏快成了他的旅館啦！」

以貞同情地笑笑，知道嫂嫂只敢背後埋怨兩句，當着丈夫的面却柔順得像綿羊。

「在美國你不用怕！」

她給嫂嫂打氣。

「這裏沒有像你說的台灣那種『午妻』吧？既然沒有『害公』的因素，也就不會有『公害』的現象。三十年的夫妻了，瞧你還酸醋溜溜的，可見感情多好！」

昭娥得意地咯咯笑了兩聲，却忍不住又埋怨：「噯，台北那種聲色奢靡呀，你不知

道多迷男人的心！德明這不剛回來嗎？又在說夏天要去簽什麼合同啦！」

以貞聽她的口氣，似乎恨不得拿繩子把丈夫拴住才好。她懷疑昭娥有些過份緊張。也許德明在台灣有過前科吧，但自己不好意思問。每回他要回台灣，昭娥總是一百個不放心。

「你這麼不放心，爲什麼不跟他去？」

「我哪有開口的份！才多問兩句，他已經擺出一副氣乎乎的臉。婆婆也帮他說話：『你也走，家裏叫誰照應？』你聽，我活該侍候他們蘇家老小一輩子哪！」

「不要急，等莉娜結婚了，你那時爱步步緊跟德明，誰還有話說？」

「快別提莉娜了，整天惹我氣！剛給她介紹了一個男朋友，才出去玩過兩次就吹啦！」

「怎麼？就是那個保羅？」

「對，萬保羅。莉娜嫌人家學識淺薄，又是滿身銅臭味……你聽聽，她剛拿了個史丹佛大學的學位，這就翹尾巴自鳴清高啦！在美國養女兒啊，白操心思！」

以貞記起見過一會萬保羅，模樣還可以，但神色傲岸，一副腰纏萬貫且少年得意狀。以貞看着也不順眼，難怪莉娜嫌他俗氣。據說對方是德明的廣東朋友，一個舊金山

富裔的獨子。德明自己看上的，以貞好歹也不願表示意見。

「莉娜大學剛畢業，年紀還小，這裏中國人多，慢慢找就是。」

「我怎麽急，也比不上老太太那急法了！這幾年她坐鎮在這裏，就是怕莉娜被美國人搶去。每回莉娜和美國男孩子出去，她把嘴撅得半天高，鐵黑着臉，神色陰沉沉的，就像誰欠她債不還那樣。」

以貞知道大伯一家三口都爲女兒的婚事操心。昭娥雖然嗔怪女兒不識抬舉，其實最溺愛她，從來就是百依百順的。只因大女兒嫁了美國人住到東部去了，一年難得見到一回。婆婆和德明倆怕老二也嫁洋人，因此絞盡腦汁給她介紹中國男孩子。

起先，他們還劃地自限，只介紹台灣的青年才俊。後來吹了幾次，迫得打破省籍和地域界限，只求文化背景相似，語言略通卽可。這個萬保羅，以貞記得，普通話只能結巴地說幾句，和莉娜全是英語交談的。

「阿貞呀，你才來美國四年，兒子現在都忙着念書，可以不操這份心。等他們談戀愛的時候到了，嘎，你那時候看吧，有得你煩心的！」

妯娌倆又聊了一陣，昭娥才起身。以貞給她包了幾樣年糕，又拿了兩隻鑲紅棗的饅頭給婆婆嚐新鮮。

昭娥開車走前，大聲提醒她：

「初一要來呀，等着你們吃晚飯。」

昭娥說以貞可以暫時不爲兒子的婚事操心。但經她這一點醒，以貞竟添了一段心事。

如果長期住美國，難保下一代不和異族通婚。莉娜的姐姐就是最好的例子。眞到那地步，可怎麼辦？不但蘇家活着的人要感到遺憾，德清地下有知，豈不傷心？

德清是那麼愛中國，永遠以中國人爲傲。他五十年代初學成便從英國趕回去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從來就沒生過在異國落戶的心思。文革十年的倒行逆施傷了他的心，也摧毀了他的健康。爲了孩子的前途，才抱病出國。即使這樣，臨終時還念念不忘中國。

「給孩子爭取最好的教育，」他囑咐以貞，「要他們不忘記做中國人。」

將來兩人要都娶了洋人，自己怎麼去對德清說呢？

這個問題一直盤桓在她腦中，直到下午孩子們陸續從學校回來，爲年夜飯忙成一團，才淡忘掉。

「在加州過年，怎麼也沒有在中國過年的氣氛。」

蘇台一邊整理客廳，一邊帶着惋惜的口氣說。

「爲什麽？」媽媽從厨房裏探出頭問。

「光是天氣就不對，每天風和日麗的。沒有冬天也就顯不出春天的可愛。咱們從前小的時候在北京過年，不是天寒地凍就是北風凌厲。那時一家子圍爐烤年糕，眞是暖和又喜洋洋的。高興就到門口放鞭砲，到處串門子，多熱鬧！」

蘇中停下拌餃子餡，也表示遺憾：「這兒過年就興吃一頓，眞是沒啥意思。祖母說，台灣過年可講究呢！年前三天就忙起，拜祭天地灶神，花樣多啦！據說要一直忙到初五。每天都有名堂，女人還要出門燒香，嫁出去的要回娘家。祖母說，明年讓我們全回台灣過一次年！」

「是呀，我們都爭取回台灣和你們表哥團聚一次！」

以貞口裏鼓勵安慰着兒子，心中同時在默禱，希望這團圓的日子有到來的一天。

喬伯伯準六時半到達。

以貞脫了圍裙，換上一件素淨的衣連裙，外套一件黑底紫花的中式夾襖。她梳了一遍清湯掛麵式的短髮。德清生前喜歡她梳短髮，習慣成自然，嫂嫂幾次勸她燙頭髮，自己却不願意換髮型。如今對着鏡子，發現自己臉色畧嫌蒼白，加上直條條的髮式，一張臉竟顯得那麽單調乏味。除夕呀，她想，應該有些喜氣才對。正猶豫該怎麽辦，就聽到門鈴响

了。乘着兒子應門的時候，她匆匆沾了點胭脂塗在手心，揉勻了後在兩頰上按摩着，直到臉上起了紅暈，和天然紅潤的雙唇色澤和諧了，這才換上半高跟皮鞋，急急出來見客。

「別的不行，要說包餃子，擀皮我還拿手！」

喬健光正對孩子們毛遂自薦。說着就脫了西裝外套，準備捲起白襯衫袖子幹起來。以貞和他寒喧過後，見沙發上有三個用彩紙和彩帶精心包裹的禮物，她不禁蹙了眉柔聲抗議：

「老喬，你怎麽這麽客氣，每一回來都帶東西，這樣下去還了得！」

「過年嘛。」

這下他忽然得到啓示，連忙從脫下的西裝口袋裏掏出隻信封給蘇台。

「這是給你們的壓歲錢。抱歉，來不及到中國城找紅色的封袋裝。」

蘇台微紅了臉，不肯收下。

「我們都這麽大了，喬伯伯，不好意思再拿壓歲錢。」

「沒有結婚，在我們眼中還算小孩子。」

喬健光外表温文爾雅，但一向話少，說了就做到。因此他一堅持，母子都不好再推讓。以貞就恭敬地把信封和禮物都擱在電視機上。

「請坐，老喬，我去燒茶。」

「不要張羅了，我剛和幾個學生喝了茶來的。喏，你們餃子餡都和好了，那我就來擀皮吧。誰要和麵？」

「我來。」蘇台說。

餐廳是客廳的延續，和厨房相通。難得老喬這麽躍躍欲試，眞捲了袖子準備大顯身手，那樣子先就把大家的興緻提起來了。於是，大伙兒都湧向餐桌去。

餐桌是塑料面，以貞用一塊木板，下面墊了毛巾，等和出了麵，就讓老喬在木板上輾皮子。兒子包餃子，她自己兼顧厨房，來回打雜。

「蘇台，你功課緊不緊？覺得吃力嗎？」

「還好。」

喬健光問了一陣蘇台的課業，知道他跟得上，很高興。蘇台入學，就是他大力推薦的。

「功課應付得過去就行，有空可以約女孩子出去玩玩嘛。」

蘇台靦覥地笑笑，低頭包餃子，不言語。

老喬說這話，半帶着鼓勵，也半帶着輕鬆玩笑的口氣，眼光却瞟向孩子的媽媽。

「請喬伯伯給介紹女朋友吧。」

以貞代兒子回答。

老喬笑着一口應允。

以貞發現今天老喬特別健談，而且金絲眼鏡下雙目烱烱發光，透着一份興奮，甚至是激動。

她暗自納悶，老喬碰到了什麼喜事嗎？莫非學校給他升級或加薪？出於對他由衷的敬重，這一份納悶也只好像開水瓶塞般壓緊在心裏。

喬健光今年五十五歲了，個子偏高，加上中年發福，體形顯得豐碩，靠經常打網球才免於臃腫。長圓的臉龐晒得黝黑，把皺紋刻劃得更深。不知是搞法律的人用腦過多，還是婚姻挫折的後遺症，他顯得早衰，兩鬢已經霜白，前額更禿成了馬蹄形。有時眉頭緊蹙，嘴唇抿成一條綫時，那就十足的道貌岸然。

老喬今天竟然勸人家約會女孩子，這是最叫以貞驚訝的一點。他自己已離婚十年了，德明夫婦曾經給他撮合過幾回，但都沒有結果。

「這個，」昭娥曾經向以貞抱怨過，「全怪喬健光自己不好。女方很有意思的，每次都是他打退堂鼓！我看他是被以前的太太整慘了。現在視婚姻如畏途，看來只怕要打光棍了却下半生囉！」

老喬的前妻是土生土長的華僑，據說長得很美，但多疑，而且醋心很重，動不動吵得天翻地覆，幾度自殺威脅，住院治療也不見效。怪的是，離婚後，女的倒安靜下來，工作正常，撫養兒子也很盡母責。前兩年，才和一個退休的美國教授結婚。

「沒有緣份呀，強求不來的。」

這是昭娥的結論。

「喬伯伯，你班上的女學生多嗎？」

蘇中問他，一臂伸出接他甩過來的餃子皮。兄弟倆包得快，老喬已經供不應求了。

「嗄，少得可憐！美國女孩子不作興唸法律的，因爲畢業後難找事。律師界對婦女是歧視的。」

「台灣怎麽樣？」

「差不太多。女學生比率高於美國，但就業率也偏低。」

「大陸要好些，」蘇中說。「我前幾天收到信，有個初中的女同學去年考上了人民大學法律系。我看她將來是當定法官了。」

老喬聽了大感興趣，當場把他這位同學的姓名打聽得一清二楚。

以貞在灶上生了一大鍋水，準備水開就下餃子。她在老喬旁邊坐下來，帮着切麵，

搓圓了給他擀。

「告訴你們一個消息。」

老喬突然停了輾皮的動作，一邊拿乾麵粉抹擀麵杖，一邊平靜地宣佈：

「我決定回國教書去。」

蘇家母子都楞住了，六隻眼睛全瞪着他，一時摸不清他的意思。

喬健光去過兩次中國。第一次去時，蘇家還在北京，那是七四年的事。去年，他又陪同西海岸一批律師和法學教授去參觀訪問。他對中國批評多於讚揚，只是從不訴諸文字或發表公開演說。

去年回來，他曾說過：「國內現在有些地方，像自信心和公德心，比四人帮時代還差！以前我去時，口號是『全國學解放軍』，這次變成『全國學美國』了！」

好端端的，他怎麼想到回國教書呢？

這個消息對以貞無異平地一聲雷，心神一時慌亂，不過她還是强作鎮定地打聽：

「是短期講學嗎？」

「不算短。去一年。」

大家似乎都緩了口氣。

蘇中坦率地說：「還好只是一年，我剛剛以爲你不再回來了呢！」

老喬面露微笑，端詳着手中的擀麵杖，口氣審愼地表示：「如果工作順利，有意義，也許就教久一點。先看看吧。」

以貞的心又是一緊。老喬竟像是有回歸的意思，奇怪自己事先竟然一無所知。

「你回中國我倒沒想到，」她據實相告，「我以爲，你要回去也是回台灣的。」

老喬常去台灣，那兒有許多他的同學和朋友。有關台灣的經濟繁榮和民主運動，他一向讚揚多於批評。三十年來，台灣的成就高過大陸。這是他和德明一致的看法。

這回提到台灣，老喬頭微微一幌，又繼續擀皮子。

「台灣並不需要法律人材。那裏人材濟濟，水平也是一流的。」

他帶着一種就事論事的口氣，沉着緩慢，像在課堂裏講學似的。

「台灣的問題在於政府有沒有決心和誠意推行民主和法治。大陸就不同了；三十年的閉關自守和自我摧殘，就法律而言，是一片荒原。那裏迫切需要法律知識和法治觀念。去年，我們曾經和北大、人大、政法學院的負責幹部座談過，也參觀過學校，和教員交換了意見。他們求才若渴的態度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像。回來後，我一直在思考，最近才作了決定。」

原來老喬去年在北京就受到邀請，去講授國際法。恰巧下個學年輪到他休假一年，因此考慮再三，終於下了決心回去教一年書。

「喬伯伯，我和你打賭，」蘇中說：「你住了一年以後，一定急着要回到美國來！」

「是嗎？」

老喬笑笑，問蘇台：「你怎麽想？」

一直沉默不語的蘇台老實地回答：「我不知道。」

「一年很短，我一定回來告訴你們我的觀感。」

老喬有意說得輕鬆愉快。

一年確是不長的時間。以貞同意他的話，却就是有一種莫名所以的悵然，甚至是惶然。自跨進中年以來，她很知道時間飛逝的具體意義，更知道它一去不返的眞諦。老喬是家裏最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上學或是自己補習英語，事無巨細，一概都可以依賴他。現在他要走了，但是一年就回來嗎？

自己年輕時也曾回歸過，那種勇往直前的精神想想還是很純眞，很浪漫的。以後雖經坎坷，倒也沒有反悔，只是無限的感傷而已。這可能像少女的初戀，回憶起來，永遠

有那麽一股淡淡的甜意。

「一年是很短，而且，你一定會過得很愉快，一定會做出成績來。」以貞先作了預測。說着，竟不自覺地冒出了一句：

「連我都想回去看看。」

「眞的？」

老喬正彎腰低頭擀皮子。這下立刻停止操作，半轉了身子很認眞地問她。

瘦小的以貞面對着他壯碩的身子，有如面對着一座大山，尤其是他金絲眼鏡下目光如炬，使她覺得自己像是法庭上的被告，對着法官的問話，一時不免胆怯心虛。

她有意避開了對方的逼視，改問孩子們：

「你們想不想回中國去？」

老大專心地捏餃子，嘴角微張，臉色嚴肅，似乎正在深思熟慮中。

這孩子越來越像他死去的爸爸，以貞發現，輕易不露聲色。

老二已經大聲回答了：「當然不回去！那麽辛苦才跑出來，幹麽又回去？在美國怎麽樣也比在中國强！媽媽是在開玩笑！」

以貞一笑帶過。她不會仰覷，但從老喬默默不語地動手擀皮子來推測，他大概有些

失望。

半晌，蘇台才開口，語音低沉而遲緩，似乎是幾經斟酌的結果。

「美國很自由，但是這種自由能在中國土地上享受，那才是眞幸福。我想，有機會最好還是回到中國去。不過，現在回去，我以爲沒意思。搞四個現代化，回去得有點本事才行。」

老二頑固地堅持說：「我有本事也不回去！」

他索性放棄了包餃子，環視大家，一副準備抬槓抬到底的神氣。

「爸爸從前回去難道是沒本事？」他問哥哥。「第一流的胸腔外科，救活了多少人！文革一來，趕下去掄大鋤種地，逢年過節要打牙祭了，才想到找他去殺猪宰羊……」

「阿中，過去的事不提也罷。」

以貞溫柔地打斷了兒子的話。除夕夜，何必提這些傷心事？

這時皮子全擀出來了。老喬放下麵杖，拍掉手上的麵粉，也坐下來。

「中國人總想給中國做事，」他勸解地對蘇中說：「這當然也得看時機，不可强求。」

蘇中仍然搖頭頑抗：「我們家是做夠了，也受夠了！爸爸被打成英國特務，媽媽是

日本特務。我們兄弟呢？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是宣傳口號，意思是無可救藥！我們全家都下田種過地。爸爸病入膏肓了才出來，死也死在外面……嘿，連醫藥費都給中國省了一筆。說實話，我們不欠中國情，是中國欠我們！」

他說得滔滔不絕，中間沒有受到挑戰或辯駁。

最後還是做母親的打圓場：「國家和個人，就像父母和子女，算不清誰欠誰。阿中，沒有人要你回去，別緊張。」

「可以煮餃子了。」

老喬提醒女主人一句。

可不是，厨房裏的水蒸氣已冒出門外來。

於是母子分工，哥哥管煮餃子和蒸熱饅頭；媽媽切肉炒菜。弟弟陪喬伯伯在客廳裏坐，談論他申請大學的事。他申請了八、九個大學，現在還沒有消息，年青人性急，已等得心焦。每次見到喬伯伯，談論的話題總離不開這幾間大學的孰優孰劣。

喬健光外號美食家，因爲經常旅遊，幾乎遍嚐過各地的山珍海味，輕易不稱讚人家的烹調技巧的。但他對以貞似乎網開一面，難得來吃幾次便飯，總要誇一兩句好。

今天，老喬更是讚不絕口，使他們母子三個頗有些受寵若驚。

「這鑲紅棗的大饅頭，我已經幾十年沒嚐過，眞是做得好！你們兄弟倆做麵食有一手啊！」

蘇中說：「喬伯伯喜歡，只要說一聲，隨時給您做。」

「還剩好些，你要不要帶走？」以貞建議：「要吃的時候，用電飯鍋蒸一下就行。」

喬健光欣然接受。

飯後，大家在客廳閒聊。十點光景，喬健光剛起身告辭，電話鈴響。

蘇中去接，交談了兩句，便招呼母親去聽。

「舅舅的電話。」

以貞向客人歉意地說：「對不起，我和林以烈談兩句就來。」

老喬揮揮手，又坐下來。

「喂，阿姐，你們都好？」

以烈蒼勁的男中音台語，使姐姐宛若置身家鄉。

「很好。你呢？在哪兒過年？」

「在朋友家吃火鍋。你們呢？」

「吃餃子。」

「嗯，中國式的。」

以貞也不示弱：「你們吃日本火鍋吧？」

聽筒裏傳來弟弟嘿嘿的笑聲。

「阿烈，你公司裏工作順利嗎？」

「還好。還沒有被炒魷魚。」

「什麽時候能來這裏玩玩？你說要來，兩年了……」

「三月裏吧。我有一星期假期，正好也有事要到舊金山一帶去。」

以貞咬了咬唇皮，忍耐着不去問他，在舊金山有什麽私事要辦的？

「怎麽樣，你們左派有什麽消息？」

「沒有。你們台獨呢？」

「還是遊行示威。我們總是孤軍奮戰，而且屢敗屢戰。」

「喂，這是毛澤東語錄嘛！」

對方又是嘿嘿兩聲，聽不出是苦笑，還是冷笑。

「他們蔣帮怎麽樣？」

林以烈因爲蘇德明政治思想偏保守，加上生意關係常跑台灣，和某些政要拉上交

情，因此一向封他「蔣帮一伙」。以前還加上「反動」的形容詞，後來做姐姐的爲大伯辯解了幾次，才去掉這個字眼。

「現在高雄事件要動用軍法審判，台灣的民主精英一網打盡了，蔣帮們很得意吧？」

「你錯了，並沒有人幸災樂禍。以烈，你們不能這麽一概而論。凡事有個客觀認識和覺醒的過程。嫂嫂今天下午爲她的侄子被警總抓去三天，發了一頓牢騷呢！」

以烈聽完昭娥侄子的故事後，冷笑了一聲，說：「這跟你們大陸上搞政治運動有什麽兩樣？順藤摸瓜，打擊一大片！國民黨學得好，中共正嘉許哩！」

「何以見得？」

「國民黨說這些民主人士是陰謀叛亂，要搞台獨，因此血腥鎮壓。中共沒有什麽特別表示，這就是承認和默許。哼！台灣人再對大陸存有幻想，那就瞎了眼睛！」

「以烈，你不要這麽偏激，這麽悲觀……」

「恰恰相反，我們受迫害的沒有悲觀的權利，我們只有鬥爭！」

以貞默默搖頭嘆氣。改問了他一些飲食起居的情況，才把電話掛斷。

她想把自己的憂傷隱藏起來，因此强掙出一朵笑容走回來送客。

老喬再度起身，以同情的口吻說：

「林以烈變得很激烈吧，他是不是參加了『台灣建國聯盟』？」

以貞點點頭，不知說什麽好。

「我舅舅上次來看我們的時候，已經放棄了台獨的主張。這次『高雄事件』，不知怎麽又把他逼上梁山。」

蘇台爲舅舅惋惜，年青的臉也罩上了一層霜。

蘇中不以爲然地搭腔道：「舅舅太傻了，明知不可爲而爲，何必呢？」

以貞沒有心腸責備弟弟，只輕聲糾正兒子：「他不是傻。實在是中國令他失望。」

老喬有意緩和這種沉悶的氣氛，乃帶着欽佩的口氣說：

「無論如何，林以烈是固執得悲壯！」

以貞頷首苦笑。

「我們台灣人一直都很悲壯。」

送走了客人，兒子帮媽媽收拾了一番，就分頭就寢。

以貞獨坐在客廳裏。她手支着下巴，眼睛平視着空白寂靜的電視機，身子動也不動，有如老僧入定。

她沒有守歲的習慣，但這個除夕，自己竟然沒有一點睡意。白天的事，晚上的事，

有如倒演電影，一一在腦中映現。其中，喬健光要去中國的消息成了特寫鏡頭。它帶給以貞的震撼，似乎到更深夜靜的這一刻，才逐漸展示威力。

老喬要去大陸。這個消息本身便勾起以貞多少往事。記憶有如陳年舊箱，一經開啓，便要抖個水落石出。四十五年的歲月不短，回憶其中的時空變化，不免如滄海桑田，說不盡的離亂和傷感。想到自己由台灣到日本，由日本而中國；結婚生子；文革使得一家離散四方，陷入絕望；沒想到喬健光尋找到他們，忽然有一天來到了美國；更沒想到丈夫會在這裏撒手西歸。人生若是旅途，那麽，下一站在那裏呢？她問自己。

夜涼如水，她一直坐到手足冰冷，渾身起了抖戰，才回到自己房裏。疲倦不堪地，她把自己投到寬大的雙人床上，睜着眼，守候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蘇台乘巴士回校去。等蘇中也上了學，以貞打電話向幸運超級市場請假。一夜未眠，她覺得頭重脚輕，不能勝任連站四小時的收賬工作。

其實，不能勝任是自己給自己找藉口；不想幹才是事實。她每週三天在超級市場當四小時出納員，賺點外快，也兼打發掉手上過多的時間。婆婆和德明並不要她出去工作，他們和喬健光一樣，都勸她學好英語，慢慢再找合適的工作。但合適工作難找，而以貞是工作慣了的人，閒不住。另外，有點收入多少也減輕一點寄人籬下的自卑感。當

堂的大學講師，跑到美國來站櫃枱，自己在「五七幹校」打過滾，並不在乎，但大伯和婆婆眼前便不能啓口。

勞動改造也有好處，她相信，它有些地方與美國的勞動神聖觀念相似——把勞動當作打擊知識份子的手段自然另當別論。兩個兒子下過農村也有受益，現在便特別珍惜上學的機會，也懂得自力更生的意義。蘇台正在申請下學年工讀的名額；蘇中也打算進大學後，就找機會工作。大伯有錢供他們讀書，但他們都希望能早日自食其力。

以貞今天却對櫃枱工作感到索然無味。

這種無味的感覺在讀完北京的來信後，更加升級爲慚愧和迷惑。

郵差照例十點左右來派信。以貞在打掃走道，郵差看到她，先挑出一封信來。

「蘇太太，你有一封中國來的信。那郵票眞漂亮呀！」

「謝謝，我會剪下來留給你。」

她知道是老同學姚萍寄來的。於是擱下掃把，接了信先回屋裏展讀。

姚萍是農業大學裏與她通訊不斷的同事，常常告訴以貞學校裏的近況，北京的消息等。如今，它成爲以貞和中國唯一的連繫了。

當初一家四口離開中國時，藉口是德清要到美國探親就醫。農大上下都猜測以貞不

會再回來了，但校方仍舊算她請假，不是離職。

剛自幹校回來的老書記對她說：

「你是我們培養的學生，在農大也是出色的教師，今天不得已離開崗位，是我們的過失和損失。不過，母校永遠歡迎你回來，職位保留，工資依舊。你有什麽事，請儘管和我們連繫。」

出來以後，德清的病證明回生乏術。以貞悲傷無己，也無暇它顧，於是整個把大學丟在腦後。後來德清去世，她才給姚萍寫了封信，提到家中的變故。不料這封信竟引起姚萍和原系領導以及其他同事紛紛的慰問信，對德清的死同致哀悼和惋惜。有人還把德清的病歸咎於「四人帮」，表示了同仇敵愾的憤怒。從那以後，姚萍便和以貞通訊不斷。

「我們現在缺教員到了恐慌的地步！」

姚萍這回在信裏告訴她。

「國外回來的教師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也難保，仍然繼續有人申請出國。聽說校黨委在喊，要到國外聘請人材了！教授死的死，病的病，剩下的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你還記得頭兩屆工農兵學員留任助教吧？如今全要補習才能上陣。這樣，我們陰錯陽差竟成了挑樑大柱！自從「四化」喊响後，各種指標和科研項目就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上課

任務又重，恨不得一個人劈作兩半使才好！我現在也要帶研究生了，怕誤人子弟，自己非進修不可。幸虧文革那幾年我們靠邊站，抓空學了點英語，現在正好派上用場。以貞，你能不能給我寄幾本美國這方面先進的專業書來？」

以貞展讀再三，心中暗生內疚，好像自己甩下的工作竟壓在姚萍身上似的。當初兩人是最要好的同學，睡上下舖，整天夢想着在中國實行綠色革命，使疲乏貧脊的土地再現生機。可是現在呢？一個固守崗位，一位漁泊異鄉。

以貞慚愧的是自己離開中國後，不知不覺已經荒廢了專業。哪些是最新的參考書呢？她自己先就摸不着頭腦。

她匆匆做了塊三明治，帶着它上圖書館，把自己再度埋進了書本裏來。

黃昏時，以貞抱了幾本書回家，發現莉娜來接他們，和蘇中在家裏已等得不耐煩了。

「嬸嬸，你上哪兒去這麽久？」

「抱歉，在圖書館一坐竟忘了時間。」

兒子接過書來一看，有些驚訝。

「媽，您怎麽又想起搞專業來？」

「姚阿姨要我寄參考書，我先得自修一下，才知道寄什麽對她有用嘛。」

蘇中在母親的影響下，自小便有志學農。現在看到母親又對專業發生了興趣，也跟着歡喜。

「媽，您要不要去修一門課？」

「好呀，嬸嬸，選修幾門課，將來找事就方便許多。」

莉娜也在旁鼓勵。

「再說吧，就怕我英語還不行。」

莉娜說祖母一定等得心焦，直催快走。他們還要去學校接蘇台。

「阿中，你來開車吧？」

莉娜問她堂弟。兩兄弟都是她敎會開車的。

「還是莉娜開吧。」

以貞不放心。

「我來開！」

蘇中早接過車鑰匙。於是由堂姐陪坐在旁邊，蘇中開車去接了哥哥，再開向伯伯家。以貞在後座，一直懸着一把心。對於她，汽車和高速公路代表了文明和進步，但也

有一種危機四伏的潛意識威脅。

「阿中，開慢點。」

「是。」

「嬸嬸不要緊張，下班時間交通量大，他要開快也不行。」

莉娜什麼時候都表現得機智明快，而且嫵媚大方，從不扭揑作態。她長得不算美，但眉眼清秀，天然烏黑的頭髮直垂到腰際；服裝考究但不艷麗，像本人一樣，有深度，很經看。她去年大學畢業後，就在一家報館裏當見習記者，經常駕着車在半島一帶跑來跑去。昭娥覺得女孩子這麼拋頭露面不好，老嘀咕着要她帮忙父親的進出口貿易。可惜莉娜對從商一點興趣都沒有。

以貞很喜歡這個侄女，見面總有不少話可談。

「莉娜，記者生涯幹得怎麼樣？」

「沒意思！盡跑市議會和飛機塲，大新聞又輪不到我，我想不幹了。」

以貞正想勸她稍安毋躁，蘇台倒先建議：

「那麼你可以讀研究院了。」

「我也這麼想，不過祖母和媽媽都希望我先結婚。」

這倒是實話，以貞便想起萬保羅。

「保羅……怎麽樣了？」

她明知故問，就想聽聽侄女自己的意見。

「談不來。他對吃喝玩樂都在行，股票也有興趣——此外，便一竅不通。」

「台灣來的男孩子很多，」以貞安慰她，「你一定會碰到彼此談得來的。」

莉娜鼻子先否定地哼一聲。

「台灣來的人很勤勉很努力，但是他們好像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缺乏安全感。於是，談綠卡，談工作機會，抱怨美國又抱怨台灣。我不知道，我反正是認同了美國，沒有這些困擾。」

莉娜坦承自己認同美國。她自己心安理得，旁人也就沒有話說。

以貞不相信莉娜會永遠沒有困擾。她知道自己現在就有不少的困擾，只是糾纏不清，因此一時無語以對。

兄弟倆也沒言語。好在很快就到了伯伯家。

祖母早佇門而望，見到他們又是歡喜又是嗔怪來得晚。

「阿中開車嘛，」莉娜笑嘻嘻地說：「怎麽快得了？」

「哎呀，他剛拿到駕駛執照，你怎麼好叫他開！「

老太太一臉慌急，偏愛孫子的心情溢於言表。

「這不都安全到達了嗎？」

老太太還嘟噥着，嘴却笑開了，露出整齊潔白的假牙來。

以貞常想，這假牙大概是婆婆身上唯一和現代文明妥協的地方。像今天，她腦後梳着大圓髻，一身素淨的對襟中式衣裙，脚上大圓頭平跟皮鞋，這身打扮就和以貞小時候在老家見過大戶人家的老太太一樣。除了白髮和層層打摺的皺紋，時光在婆婆身上成了休止符。

德明還沒有回來，昭娥在厨房裏忙着，於是大家都過來和她招呼。

「先喝一碗紅棗茶，大年初一要喝紅棗茶的。」

老太太指着桌上一鍋棗燉桂肉湯，要莉娜給大家盛一碗。

「我來吧。」

以貞搶過來做。她知道莉娜怕胖，最忌吃甜食，只象徵性地舀了一小碗給她。

蘇家房子大，客廳寬敞而鋪設講究，餐廳是全套台灣來的紅木桌椅，十分有氣派。不過，以貞最欣賞的是這個厨房。它不比客廳小，橱櫃佈滿牆，電氣化設備應有盡有，

酒吧式的櫃枱外，還有空間放置一桌四椅。落地長窗直通後院的游泳池。光綫充足，給人明窗淨几的舒適感。

每次看到這樣的廚房，以貞總想起在北京那間四尺見方的小厨房；想起有些人家常年在門口走道裏燒煮三頓飯的狼狽情景。她嘆息中國的貧窮落後，也嘆息美國的奢侈浪費。

「今晚吃素菜。」

昭娥畧帶警告地宣佈，同時瞥了婆婆一眼。

「初一早午吃素，晚上才能開葷。」老太太不憚其煩地解釋：「現在早午一家人都不在一起。只有晚上才碰面，所以要吃一次素補償。一共十二道。」

婆婆指着櫃枱上的一盤盤蔬菜說明，不外乎利用形狀和諧音，來作福祿壽喜的祝賀。像綫麵表示長壽，而台語的「豆」和「老」諧音，吃豆便象徵有口福吃到老。以貞在中國從來沒這麽講究過，就是前幾年在這裏，也是馬馬虎虎。沒想到老人家這一次突然認眞到極點。她不禁同情起嫂嫂，侍候婆婆眞是不容易。

「住到美國來了，爲什麽要這麽固守台灣的習慣呢？」

莉娜很不以爲然，衝着祖母就問起來。

「台灣人住在美國，再不固守自己的風俗習慣，那麽和美國人有什麽差別？」老太太振振有詞地反駁孫女，然後還盯着二媳婦問：「你說是不是，阿貞？」

「是。」

以貞不敢反駁。她也想不出反駁的理由。據說猶太人在美國就十分保守自己的傳統，而他們的團結和出類拔萃可是有目共睹。

灶上一大鍋水冒出了蒸氣。嫂嫂開始煮細麵條。她不冷不熱地說：

「要百分之百地固守傳統，那只有回台灣才做得到。」

「不見得，事在人爲。」

老太太立刻頂回去。她臉上的肌肉綳得緊緊的，毫無妥協的意思。

「傳統怎麽能丟呢？」

她改向以貞和兩個孫子訓導開來。

「只要我活着，我總要提醒下輩的不要忘記自己來自何方。正因爲在美國，更不能忘了台灣。忘了台灣，就是忘了根本，那就像一片浮葉，隨風飄蕩，不着邊不着岸的，算什麽呢？明年，你們都隨我回台灣過年。」

昭娥在老太太背後對着以貞眨眨眼睛，表示歡送的意味。

前院傳來汽車開門的聲响，德明回來了。廚房裏的火藥氣氛頓時烟消雲散。

德明是個笑口常開的人，圓乎乎的臉上總是紅潤潤的，只有銳利的眼神透露他的精明能幹。頭髮稀薄，但精心染黑，用生髮油塗抹並梳得一條不紊。體態發福，一望而知是功成業就，自有一份富泰而隨心所欲的瀟洒。

老太太敬重兒子，兒子也孝順，因此婆媳間的別扭從來不在他跟前提起。

他一到家，先和蘇台兄弟倆打一局桌球。分了輸贏後，也正是開飯的時刻。

「這是怎麽回事？聽說喬健光要去大陸？」

德明端起了一碗麵，先求證以貞。

「說是去人民大學敎一年國際法。」

除了以貞母子，大家都嘖嘖稱奇。

「大陸那麽苦，他怎麽突然要去自找苦吃呢？一年後出來沒問題吧？」

昭娥言下不勝驚訝費解，甚至覺得老喬太冒險。

「回去講學，他們歡迎得很，哪敢隨便扣人！」德明比較理智。「北京的生活現在應該改善了才對。」

「他要住旅館吧？」老太太開始爲他躭心。「聽說好吃的東西，只有旅館有。」

「這幾年對外面回去的很優待。」以貞解釋給婆婆聽：「生活是不成問題的。就怕政治鬥爭有反覆而已。」

「鄧小平他們，幾年內還罩得住吧。」

德明表示出審愼的樂觀。他忽然一笑，福至心靈地說：

「嘿，我哪天也該去走一趟，看看做生意的可能性。現在台灣貨銷大陸，全讓日本人賺飽啦！」

「你去大陸？」

昭娥的小眼珠子暴得滾圓，剛要挾進嘴裏的菠菜又放回碗內，簡直驚得食不知味似的。

老太太皺緊了眉頭看兒子，不知他是否開玩笑。

「嗨，怕什麼？」德明並不在乎。「做生意嘛，台灣還不是睁一眼閉一眼。」

「爲什麼不去？」莉娜也支持爸爸。「貿易是互利的，對哪一方都有好處。」

昭娥還是期期以爲不可。她怕爲此弄得一家人回不了台灣。

「德明，」老太太說了，「你一定等阿貞去過台灣以後，才能考慮去大陸。」

「好，好，不去啦！我不過說說而已。」

德明息事寧人，於是大家都不再提起去大陸的事。

吃完飯，以貞才帮着把碗筷送進洗碗機，門鈴就响起。

「這會是誰？」

昭娥有些奇怪。

「一定是我朋友來了！」

莉娜一躍而起。

「怎麽，你有約會？」

昭娥追出來，盯着女兒問，言下有些不滿她在初一的團聚時刻還要出門去。

「哦。强尼約我看電影。」

莉娜有些歉意地解釋着，趕緊撒嬌地摟了母親一把。接着她三步併做兩步地跑去開門。須臾帶進一位高大的美國青年，金髮碧眼，西裝革履，領帶繫得端正無比。

「爸爸，這是强尼，史丹佛大學的研究生。强尼，這是我爸爸，那是祖母……」

莉娜一一介紹了。强尼一一點頭作「嗨」聲。他温文有禮，雖然眼色裏掩藏不住對這一屋裏滿是人的驚奇。

「今天是中國年初一，我們蘇家的人都在一起。」

莉娜告訴他。

「原來如此！恭喜新年！」

他和善地向大家祝賀。

「請等一下，我馬上就來。」

莉娜招呼後便上樓去，於是德明請他坐下。老太太還端來了糖菓盤。她不喜歡孫女有外國朋友，但絕不失禮，依舊招待如儀。

「你唸哪一門？」

德明向强尼遞過去香烟。

「謝謝，我不抽。我唸社會學。」

「社會學？哦，很好。」

寒喧了幾句，莉娜已取了皮包下樓來。她換上了高跟鞋，點了口紅，披了一件粉紅色天鵝絨外套，在燈光下顯得亭亭玉立，烏黑光亮的長髮把臉龐襯得明艷娟巧。

「我們看完電影就囘來。」

莉娜告訴父母。

「早點囘來喲！」

昭娥不放心追加一句。

在再見聲中，大家眼巴巴看着莉娜被强尼摟着腰出門而去。

「社會學！」

德明吐出了這三個字後，就猛吸了一口烟，不再吭聲。

昭娥跌坐在沙發椅上，小眼睛發直，粉敷過的臉一片灰白。

老太太幾時已經坐到兩個孫子中間，緊靠着他們，生怕他們也會跑掉似的。

莉娜帶走了新年的喜氣，帶走了家人談話的興趣。以貞勉强和婆婆談了一陣台灣過年的習俗，終於承受不了這種低氣壓，起身告辭。

昭娥開車送他們回去。

「阿台，阿中，你們將來都回台灣娶太太去吧，免得祖母傷心。」

路上，她認眞又似頑笑地叮囑兄弟倆。

他們都啞然失笑。

「早着呢！八字還沒一撇。」

以貞說着，笑出聲來。

她很驚訝，自己的笑聲竟然是乾澀而空洞。

但最令人驚訝的還在後頭。

沒幾天，昭娥突然氣急敗壞地跑來向以貞訴苦，說莉娜搬出去住了。

以貞知道侄女頗有獨立思考能力，而且相當美國化，許多想法和家裏人大相逕庭。

「爲什麽？和家裏鬧別扭嗎？」

「唉，算什麽別扭呀！她要和强尼結婚，我們不贊同而已。」

「結婚！」以貞嚇了一跳。「已經要好到那個地步啦？」

昭娥直搖頭，又唉聲嘆氣的。心情不好，她疏於化妝，一張臉臘黃黃的；幾天不見，瘦了幾磅，臉上反而皺紋畢露，看來蒼老許多。

「我們和你一樣，也莫名其妙，怎麽一下子就和那美國學生好到這個地步。她爸爸還不敢正面反對哪！只說那孩子經濟不能自立，要她緩兩年再談。現在多交些朋友，多觀察一下。」

「這也很對呀。她年紀輕，急什麽！」

「是嘛！這孩子——她爸爸只知道駡我寵了她——竟說我們是種族歧視！說我們一向對美國人有偏見！說姐姐嫁了美國人，爲什麽妹妹就不能再嫁美國人，說什麽……」

昭娥似乎氣得無法再覆述女兒的話。

以貞同情地拍拍嫂嫂那激動得顫抖的肩膀，只拿好話來安慰。

「噯，不要氣。氣頭上出走也不要當眞，這孩子還是講道理的。婆婆她怎說？」

妯娌嘀咕半天，竟忘了蘇家最重要一位成員的反應。

「她一句話也不跟我說，成天把自己關在房裏。德明也是一張死人樣的面孔。女兒又不是跟我吵的架，出走了一切都怪到我頭上，你瞧我多受氣！」

「不要氣，我去找莉娜談談。你知道她搬到哪兒住吧？」

這一問，昭娥臉色由蠟黃轉爲灰暗。

「唉，說出去可眞是要丟臉了！」她不自覺地壓低了聲音：「她剛才打了個電話給我，說是……說是暫時住在强尼那裏。」

以貞一聽，傻楞了眼。她沒想到莉娜竟自由開放到這個地步。

「德明和婆婆……還不知道吧？」

昭娥搖頭。

「怎麼辦？」

她哭過的眼睛顯得紅腫，看來是那麼馴順無助，叫以貞想起山間迷路的小綿羊。

「先不要告訴他們。我馬上去找莉娜，叫她搬出去自己住，其他的事都好商量。」

昭娥留下一張支票，托以貞交給女兒，這才𠴫喘了口氣，先駕車回去。

以貞也不驚動兒子，當晚給莉娜打了電話，約她明天中午來吃飯。莉娜猜到她做說客的身份，遲疑了一下，就爽朗地應允。

以貞炒了一鍋米粉請她，又做了她愛吃的酸辣湯。莉娜雖然美國化，口味倒是相當中國化，對各省的小吃都欣賞。

「你和强尼戀愛多久了？」

以貞單刀直入地問侄女。

「我也不知道什麽時候開始愛他，認識到現在已經快一年了。」

以貞不敢嫌他們相交太短，只諒解地點點頭。

「你們眞相愛，爸爸媽媽一定會同意你們結婚的。祖母也是這樣。」

以貞先擅自作了允諾，然後才說之以理。以德明在台灣和美國的社會地位，他在台灣人圈子中的聲譽，他是難接受女兒與人同居的舉動。她勸莉娜最好回家住，否則也可以自賃屋住，至少在形式上不要傷到父母的顏面。

「他們都眞心愛你，這一點你總不會懷疑吧？」

莉娜點頭承認。

「那麽，你作一點形式上的犧牲，不行嗎？」

「我一向認爲個人的思想和行爲應該是一致的，每個人要對自己誠實。强尼愛我，我愛强尼，我們沒有理由不住在一起。但是，既然嬸嬸這麽說，爲了證明我也愛爸爸媽媽，我可以搬出去住。」

「你住囘家不好嗎？他們現在就只有你這個女兒。」

莉娜堅決地搖頭拒絕。

「我再也不要看到他們介紹的中國男孩子！」

莉娜不耐煩，甚至有些輕視意味的囘答，使以貞差些皺起眉頭。但她强忍了下來，還露齒微笑。至少，想到萬保羅，也就不責怪侄女兒。

「隨你吧。就是要儘快找好房子。到時我和你媽來看你。」

她取出昭娥托付的支票，莉娜也拒絕收下。

「我能自立的。不管申不申請得到獎學金，今年秋天，我打算進研究院。我也不向爸媽要錢。强尼和我會互相帮助。」

以貞對那似驚鴻一瞥的美國男孩子並沒留下什麽印象，現在却多少添加些敬意。

過兩天，莉娜來了電話，說找到帕羅阿托市內一個小公寓。

「等申請到電話再通知你。我先佈置一番，差不多時請你和媽媽來玩。」

「好極了！莉娜，我們一定來。其實，你現在有空先囘家看看祖母吧，她想念死你了！」

「哦，可以——不過，我囘家必需帶强尼一道。」

以貞暗暗嘆口氣。但畧加思索，她便輕鬆愉快地答應下來。

「那當然，你只管帶他去。」

好不容易，德明家一塲風波才平息下來。

三月中旬，林以烈來舊金山一帶從事政治活動。他抽空到姐姐家住了兩晚。

「以烈，你怎麽不結婚呢？好歹有個人照顧你。」

以貞見弟弟到了不惑的年紀，却仍孑然一身，好心勸他。

上一囘在德清葬禮上相見，以烈還不是今天這麽一副疲勞又亢奮的神態。他那時雖不胖，但不像現在乾瘦如柴，褲腰帶都繫不牢似的。他因爲睡眠不足而眼眶深陷，目光却發紅發熱，似乎恨不得燒毁周遭的一切。加上一頭亂髮像幾年不曾梳洗，不知道的還以爲他剛從監獄裏放出來。

「不急，討老婆總要囘到台灣去討。」

以烈釁不在乎地答應姐姐。

「你現在參加『台聯』，金榜提名了，又怎麽回得去呢？」

「總有一天要回去的。」

以烈聳聳那竹桿也似的肩膀，露出潔白的牙齒，神色天眞而執着。

以貞見狀，只有黯然神傷。

政治熱情眞是不可思議，她承認自己是無法理解。林家兄弟倆爲了台灣的民主政治，竟落得一個陷身囹圄而死後蕭條，另一個又受政府通緝抓拿中。

「你不要把台獨想成洪水猛獸。」

以烈勸說姐姐。

「經過『高雄事件』，今天的台灣，凡是本省籍而要求改革和進步的，在官方眼中就具有台獨之嫌。稍爲表示一點地方意識的，更是台獨！外省籍要求改革的就被封做統一派，中共的同路人。像阿姐是台灣人，偏偏又去過大陸，如果回台灣那就要扮演反共義士的角色——否則帽子就飛來了，台獨的說客乎？共產黨的統戰份子乎？這些帽子都是現成的，自有一些雜誌隨時替你套上，全不管理性或邏輯。阿姐，你現在是絕對不能回老家去！」

以貞知道現在是不能返台，但她對台灣還是抱着希望。

「我不要捲入政治。經歷過文革，我寧願相信和平改革的途徑。你眞要給自己同胞做事，那就該回台灣去，脚踏實地的幹。現在隔着家鄉十萬八千里，幹些砸破國民政府機構的玻璃窗，炸毁大官子女的空房子，這樣就能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嗎？我看你還是退出『台聯』吧。」

以烈苦笑：「我已是過河的卒子。」

以貞聽得出强自鎭定的語氣含蓄了多少辛酸和絕望。她看到以烈那義無反顧的壯烈笑容，充滿了悲劇性，自己也感染了一份悲觀氣氛。

她想到前不久，發生在台灣「二二八」紀念日的林義雄家血案，心中不寒而慄。搞政治竟然落到老母稚女慘遭兇殺的下場，這個悲劇使她萬分同情林義雄，也想到自己的弟弟。

「以烈，你現在千萬不要回台灣。」

她矛盾重重，自己修正了自己的想法。

「想想吧，我們林家只剩下你們叔侄兩個了！」

「阿姐，你不要怕，正義之家自有傳人。」

以烈說完朗聲大笑，有意寬解安慰她。

以貞茫然地看着弟弟在客廳裏踱來踱去，不知怎麽幫助他。她只希望，目前台灣的冷峻只是一時的反覆，盼望早日雨過天晴，眼前的弟弟不致有任何危險。

「台灣的將來總會是光明的。我想，經濟貿易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文化教育的普及，最主要的是人民要求政治參與的認識，會使國民黨政府相應地開明民主。今天這樣局面不會長此下去的。我們都不要失望。」

她這與其說是寬慰弟弟，不如說是自我安慰。她發覺以烈停在窗前，望着西邊蒙塔那山出神。順着弟弟的視綫，看那一條橫帶似的白雲齊整地蓋在一脈山峯的峯頂，她意識到此刻以烈的心思。往日，病重的德清經常要求她挪開西窗的布簾，讓他看看與今同樣的景色。她知道白雲就是海面水氣順着山勢上昇凝成的，這青山白雲的背後是汪洋一片的太平洋，在洋的彼岸就是自己的故鄉和祖國，都是自己日夕懷念的土地。

此刻，以烈的目光看來異常的溫和平靜，它好像飛渡過太平洋，投身於故土之上，因此顯得那麽安寧。以貞了解弟弟的心情。自己十一歲離開台灣，如今尚是這樣地懷念那裏的親人和景物，何況是把生命獻給故鄉的弟弟。她腦中不禁浮起王粲登樓賦中的「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小時跟着父母寄居東京，讀着這文句；後來和德清

一起生活在北京，共同體味過這句話。如今，步入中年，走了那麼多路，而和故鄉愈隔愈遠，才更了解詞的內涵。

客廳裏一片靜默，姐弟倆並排站立在窗前，眺望着西邊的白雲青山，懷念着太平洋彼岸的故鄉。

德明聽說以烈回來，便打電話來，一定要請他們吃飯。

「昭娥感冒，她和媽媽願意留在家裏。我們到館子裏吃。晚上六點我來接你們。老喬有空也要把他找來。」

以烈並不想叨擾德明一頓飯，看在姐姐的份上才勉强出席。

德明在一品香飯店訂了一桌酒菜。他接了以貞全家到飯店時，喬健光已先候在那裏。

「好幾年不見了，以烈，你好嗎？」

老喬熱烈地和他握手問好。

「托福還活着。你好！喬教授。」

以烈笑嘻嘻地回答，顯出了原本活潑幽默的性情。

「叫老喬吧，」德明建議，「至親和友好，大家不要見外。」

一品香生意好，座無虛席。服務人員招呼周到，上菜敏捷迅速。四個冷盤剛撤下，一個熱氣蒸騰的大火鍋便端上來了。

「怎麽樣，老喬？菜還過得去吧？」

德明急着請他鑑定。

老喬只微笑，不肯冒然置評。

「這是美食家，」主人向以烈說明：「他點頭的館子，你盡可閉了眼睛走進去吃，包管沒錯！」

「不行，」老喬抗議了，「你到處替我吹噓，我成了老饕啦。其實，所有現成的，不必我自己動手的食物，我都認爲是美味。」

「同感！」

以烈向他舉起了酒杯。

大家都同意這個哲學，於是個個都跟着喝酒。

菜肴是頗爲精緻，談話也很融洽。德明最喜歡在外面吃飯，媽媽和太太不在身邊時，總是格外地有說有笑。兩杯酒下肚，他忽然友善地問以烈：

「喂，以烈，你對最近發生的林家血案，有什麽見解？」

以貞聽他發問，心突地一沉。男人眞是可怕的動物！她暗暗叫苦，什麽不好談，非談政治？

在座的却個個眼睛發亮，目光全集中在以烈的臉上。

「這顯然是政治恐嚇和政治栽贓案子。」

談到政治案件，以烈瘦長的臉一下子變得嚴肅凌厲有如刀削過。

「報上一再暗示，這是黨外或者是台獨幹的，其實是欲蓋彌彰。」以烈說着竟憤慨起來。「不要說這兩者不會笨到自殘手足，就是要幹也沒這麽大的本事！台灣人還沒有政治謀殺——尤其是這種滅門血案——的傳統，不要高估了我們！」

以烈的眼光閃着憤怒的火花，眼珠暴得像金魚眼，隨時要奪眶而出似地。

「我敢肯定不是政府幹的！」

德明急忙爲政府辯護。

「現在『美麗島』雜誌有關的人，大大小小都一網成擒了。政府大獲全勝，沒有理由出此下策，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對吧？蔣經國正大力提倡『愛心運動』，他怎麽也不會准許手下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來。」

「太慘烈了！」以貞忍不住壓低了聲調，似乎因此可以降低恐怖氣氛似地。「林義

雄哪怕有多大的罪，也被這鮮血洗淨了。」

「他本來就沒有具體參加高雄事件，再加上這個案件，政府很可能會判他無罪。」德明很不喜歡「美麗島」人士的激進作法，但對林義雄本人倒是由衷同情。

「我見過林義雄一次。」老喬說出他的觀感：「這個人很坦率正直，是個認眞負責的律師和省議員。這樣的人陷進政治漩渦和慘案裏，於公於私都是很大的損失。」

說到這裏，桌上氣氛已經很鬱悶了。以貞覺得從來沒有這樣倒胃過，正想改變話題，德明忽地拍一下桌子，異軍突起地提出新見解。

「既然不是黨外幹的，又不是國民黨幹的，那一定是中共幹的！」

以貞還來不及說什麽，兩個兒子早齊聲抗議：「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很難說。」德明紅光滿面的臉這時也罩上了烏雲。「文革時期不是殺人如麻嗎？在台灣乘火打刼，殺個三四口人以製造社會不安，不見得沒有可能呀！」

老喬搖頭：「我覺得中國現在很希望台灣內部安定。」

以烈點點頭，又畧帶輕視地加一句：「何况，共產黨在台灣的活動能力，比黨外又差了十萬八千里哩！」

「不是能力的問題。」蘇台挺身出來辯解：「而是共產黨不搞暗殺這一套——文革

時林彪一伙是例外。」

老喬向德明指出一點：「你知道，台灣的治安單位效率很高的。這個案子如果眞牽涉到共產黨，恐怕早有暗示了吧？」

「求求你們，不要再談它好嗎？」

以貞已經臉色煞煞白，說完却自己又加上一句：「我想是瘋子幹的！」

「對不起，阿貞，」德明趕緊道歉，「我們不談這個案子了。」

主人點的菜全上桌了。德明頻頻勸大家吃菜。

「信不信由你，」他告訴以烈：「老喬要去大陸敎一年法律。」

「哦？」

以烈詫異地注視着老喬，好像對方是非我族類，充滿了好奇。

「對。我正在賣房子。」

老喬的宣佈使以貞爲之一愕。怎麽，他眞打算不回美國？

「爲什麽要賣房子？」德明也奇怪。「你去一年，把房子租出去就是。我帮你代理。」

「謝謝你，德明。說實在的，我早厭倦住獨門獨院的房子了，花掉太多時間在維修

上。改住公寓房子，要省事許多。」

除了以烈，大家都去過他家，那房子又大，又有草坪，照顧起來是頗費神的。

「那你不如乘現在買公寓。如今是空前的不景氣，利率高，房價降低了，你一買一賣，還不至吃大虧。」

德明提到生意，立刻津津樂道。

老喬點點頭：「可以考慮。」

他說得很含糊。這含糊只有以貞注意到，也就苦惱着她。後來又談了什麽，怎麽宴罷分手的，她都不大在意了。

第二天一早，以烈就開車離開姐姐家。

他要繼續往南走。至於下一站到那裏，他不說；以貞也不便盤問他。

「阿烈，你要很當心，很當心啊！」

做姐姐的一切焦慮和關懷都放進這一聲叮嚀。

「不要怕，阿姐。」

以烈還是强自鎮定的這一句。揮手再見時，他嘴角浮上一絲笑意，看來那麽悽冷又壯烈。

以貞站在街角，目送他的汽車離去。直到他拐彎而且失掉蹤影了，她還痴痴佇立着。

一陣茫然的情緒攫住了她。驕陽初露，亮光照花了她的眼睛，逼得她瞇細了眼，才能辨認這十字路口的街景。一部部上早班的汽車駛過，有從這邊往那邊去，也有那頭往這邊來的，匆匆忙忙，却有條不紊，都有固定的方向。

只有她站在路口旁觀，懷着人到中年却不知所之的茫然和矛盾，站在那裏出神。

「媽，我走了。」

兒子背着鼓囊囊的書包，嘴裏還嚼着最後一口麵包，快步打她身邊過去。他趕巴士上學去。

看着書包，以貞想起了臥房窗台上的一堆書。因爲要翻查字典，閱讀進度慢，至今才看完小部份。

至少，讓我先把這些書讀完吧。

碰到工作，她永遠有勁。當下便轉了身，飛跑也似地回家來。

以貞辭去了收賬員的半份工作，閒下來便埋頭看書。到底是本行，一拿起便放不

下。於是，她查字典，做札記，常常忙到深更半夜，比蘇中還刻苦。

「媽媽眞用功！」

兒子們都誇獎她。但他們愛惜她的身體，尤其是碰到她摘下老花眼鏡，用手揉眼角時，就勸阻她：

「媽，又不考試，何必弄得這麽嚴肅緊張嘛！」

「荒廢久了，不窮趕怎麽行？」

以貞埋首書堆中，時光不知不覺便飛逝而去。有一天翻日曆，發現清明節即將來到。

照前兩年往例，婆婆和以貞母子總在這一天去祭掃德清的墓，今年清明節落在週末。不巧，蘇台要帮教授作實驗，整天不能回家，而蘇中參加學校球隊，週末要練球兼比賽。婆婆就說，那最好星期日去。

四月五日清晨，以貞醒得特別早。窗外傳來鳥雀叫晴，她煞不住，披衣起床。推開窗戶外望，街道和附近的房舍靜悄悄的，似乎還沒有從夜晚的沉睡甦醒過來。

對過房子種了一排梔子花，晨風過處，花香撲鼻而來，簡直甜到心裏。

德清的墓園便是四周用梔子花叢圍成籬笆，以貞猜想，這時一定滿園芬芳。

我獨自去看他。以貞對自己說：我須要單獨與他交心。

她和阿中吃了早點。送他出門後，自己換了一身素淨的衣服，也出門來。她先去花舖買了一束黃菊。這是德清去世前幾年最喜愛的花。他曾在農場勞動，體會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境界，從此喜愛菊花。

轉了一趟巴士，又走了一刻鐘，以貞到達了墓園。果然梔子花含苞待放，但已暗香浮動，一陣陣幽雅的清香隨風飄蕩在園內外。

一年不見，德清墓碑所在的這一排空地已快被佔滿了。他該不太寂寞吧。頭一次來憑吊，發現他旁邊多了個墓碑，當時心裏猛跳幾下。如今已能處之泰然。

她把花放在墓碑前，雙手合十，垂首閉眼，朝東而立。每逢身處此地，她總感覺得到，德清就在她身旁。偶而風吹動了衣裙，她甚至幻想是德清溫柔的撫觸。丈夫從來不是多話的人，但兩人的心思卻一向依靠得很近。對方的一抬眼，一投手，自己都瞭若指掌。

就在閉目佇立中，她把這一年來兒子和自己的生活都作了回憶。

能告訴死者的是，孩子都很知道上進。阿台的功課已能逐步趕上大一的要求，曾經拿過一門A。他老實又刻苦，教授對他也特別垂青，甚至額外爲他補課。今秋取得工讀

的機會是很大的。

阿中資質過人，又知用功，這一年在中學裏智體平均發展，被推薦進了藍球校隊，這樣功課就更忙些，但據稱也是種榮譽。他申請了好幾間大學，一半在外地，今秋可能就要離家出外求學。

至於我自己……

她忽然不知怎麽說，也無甚可說。

人到中年，如同臨近十字路口，忽然不知該怎麽安排剩下的時光了。

我怎麽辦呢？她問死者。

「我們是爲了孩子的前途而走了囘頭路。」德清臨終前曾告訴她：「如果他們的敎育有了妥善的安排，不再需要你操心，你便該考慮自己的前途。」

「你走了，我還有什麽前途呢？」她當時幾乎泣不成聲。

「不要傻了，阿貞，聽我的話。你還年輕，如果遇到可靠的人，就再結婚。孩子也多個人照顧。這是我的希望。」

深思熟慮的德清甚至作了各種安排。

「你如果不喜歡美國，那就囘大陸或者去台灣——看哪裏能讓你生活工作，而同時

保有尊嚴。」

「台灣，我是看不見了，但是你能去——你一定要去代我看一眼。」

以貞張開了眼，轉個身，順着墓碑的方向望去。梔子花叢之上是蔚藍如洗的晴空。但她知道，那藍天的底下，便是太平洋，而海洋的彼岸便是祖國和家鄉。

德清自知臥床不起後，便叮嚀着，他的墓碑一定要面向着太平洋。

他要求火葬。

「我現在陪伴着你們，但有一天你們能自立了，請讓我的骨灰躺回家鄉的土地上。」

想到丈夫的愛鄉愛國，而壯志未酬身先死；想到自己孑然一身於異國，以貞的眼眶逐漸潮濕溫熱了。

加州的春陽接近晌午時刻，竟威猛無比。她不知自己逗留了多久，只感到頭暈眼花，身上發燙，支持不下去了。她再望一眼墓碑，便向園門出口走去。

「以貞！」

她驀地抬頭，見喬健光捧了一把康乃馨，正迎面走過來。

「你怎麽也來……」

詫異和愕然，以貞話也說不全。

老喬大概走急了，額上滲出了汗，呼吸喘急。一停步在以貞眼前，便首先掏手絹拭汗。

「你一個人來？怎不早說，我可以順便接你。」

「孩子們都有事，明天才能來。」

「今早和此地一位老廣通了電話，無意中知道今天是清明節。我快走了，這是難得的機會來和老蘇告別。」

「難爲你了，這麽細心週到。」

以貞代死者道謝，又陪他走回去。在碑前獻了花，陪他垂頭默哀了一回。

這時墓園裏增加了旁的弔客，但一切仍是安寧和平。陽光蒸得梔子花香濃烈無比，滿園籠罩在温暖的甜味中。

老喬扶着以貞出了園子，走向停車塲。

「中午要不要趕回去？」

以貞搖頭。兒子都不在家，在哪裏都是自己一個人。

「那好，我們先去吃個中飯，我再送你回家去。」

他們在聖馬刁一帶找了個中國餐館。老喬和以貞商量好了菜單，先叫侍者送來兩杯冰水。他似乎渴極了，一口氣喝光了自己的一杯。

「我上午簽了字，房子拍板成交了！」

他口氣輕鬆愉快，好像了掉一件大事。

「這麼快啊！你不是賣得很便宜吧？」

老喬嗯啊着，只笑而不答。這顯然是草草成交的意思。

以貞很爲他痛惜。這一陣子，利率猛漲，房地產難賣。據德明說，房子壓根無人問津，除非不惜血本降價以售，才有成交的希望。

「但願你買公寓，也這麼順利才好。」

以貞痛惜之餘，便安慰他。

老喬把身子往椅背一靠，和以貞拉長了距離，但眼光却一直凝注在她臉上。

「我不買了。準備把錢投資在公債上，長期生利。」

事情的意外，再加上老喬逼視的目光，以貞覺得承受不了。她垂下了眼，期期艾艾地，一時語無倫次。

「那你回來……你不回來……要長住中國嗎？」

他不回答，而是繼續凝視着她，似乎不放過她此刻臉部的任何變化。

「你覺得我是不是有些冒險？」

他終於反問一句。

這時，她勇敢地抬起眼來，正視着他。

冒不冒險，還用問嗎？我們蘇家四分之一世紀的遭遇，不是明擺在你眼前嗎？但她沒有說出來。時代變了，時代也是前進的。而中國，帶着她的人民和土地，肩負着沉重的歷史包袱，却永遠等候在那裏。

她用舌尖濕潤了自己的上下唇，强壓下自己的激動情緒，平靜地說：「現在回去定居工作，時機該是最好的。中國眞正需要人材。」

這種回答實在是時下報章雜誌老生常談的話。然而老喬却像受到了莫大的鼓舞，長吁了口氣，眼光也柔和起來，一時間直感動得水汪汪似的。

以貞相信，以他的沉着穩重，以他的學識修養，他絕不是向自己求教。相反的，他內心正在掙扎，希求外人的鼓勵來堅定他的决心。

「我這把年紀回去，毫無英雄色彩——甚至不像你們當初那樣，出於愛國熱情。我是爲了自己，爲了自我解脫。」

他以低沉而緩慢的聲調，向以貞剖示了長留異國者一份內心的孤絕感。

「在美國教了二十多年法律，每天面對着同樣一張面孔，追求金錢的面孔，久了實在乏味。再這樣下去，也許有一天會瘋狂吧。以前也有過理想，但缺乏勇氣，不論自己想作什麽，都顧慮到孩子的撫養和敎育。現在他大學畢業了，而且遠走高飛，斷掉我後顧之憂。所以，你知道，我回去的考慮是很自私的。」

以貞並不以爲然：「我想，你還是因爲愛中國，願意帮她，爲她工作。」

老喬揚眉微笑。臉頰和額頭的皺紋膨脹開來，襯着花白的兩鬢，在在都顯露出智慧和謙虛。

侍者先端來一盤炒雙脆。老喬抖開了餐巾，掛在胸前，同時勸以貞吃菜。

「我從來不賭。不過，這一次，我賭它十年。中國要不要法律和法治，十年該可以見分曉。」

說完，他俯身向前，探詢的目光仍是盯牢了她的臉。

「你在文革中受到折磨，會不會一日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呢？」

以貞温婉地一笑，說：「是有傷痕，但還不算是後遺症。我想，文革是變態，不是常態。以中國老百姓的智慧，絕對有可能阻止這種歷史重演。」

又送來一道清炒蝦仁。老喬用湯匙替以貞送菜，自己却半天不吃一口。

「我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他說出自己的想法：「假使幾年內政局不變動，我在退休前便可以教出成千上萬的學生，則於願足矣！」

以貞不勝羡慕地說：「那就是了不起的成績了！」

「教教看吧。哪天不需要我，再捲舖蓋回美國做寓公也行。」

以貞給他打氣：「你肯定不會走回頭路的。」

老喬很高興，這時才撿了個蝦仁送進嘴裏。

「以貞，我很希望你會回來玩，看看八十年代的中國有什麼新氣象。」

飯吃到一半，他忽然放下筷子，愼重其事地冒出一句。

他說話的神情很專誠，眼睛張得大大的，而且篤定定地對準了她的雙眸。

以貞還是頭一回看到老喬這種熱誠期待的神色。這種神色似曾相識，太久埋藏在記憶裏了，驀然相見，竟令人有些心搖神恍，說不出的錯愕和驚慌。

「是的，嗯，我想會吧……」

她自己也理不清這一刻的思緒。

從前離開中國時，她不曾想過要再回去。關於中國，她從不曾動過旅遊的念頭；旅

遊和這塊土地，還有它上頭辛勤流汗的人們，似乎是風馬也不相干，怎麽也不搭界。想像中，人站在這塊土地上，就只能與它泥打滾地夾纏在一道。有愛，有恨，也可能愛恨交加。但絕不可能冷眼旁觀——除非遠離了它。

「你一定要回來，以貞，回來看我。」

他第一次移開了凝注在她臉上的眼光，垂下了頭，用低沉到近乎沙啞的聲音央求她。

一刹那間，以貞發現他的沉着穩重都消聲匿跡了，剩下在臉上的就是謙卑的企求和盼望。

回歸的決定從來就不是容易的，她知道，因爲自己是過來人。她怎麽也不能叫他失望。

「行，我們去看你。」她一口答應後，還莞爾一笑：「德明說不定第一個去北京找你。」

老喬很感動，仍念念不忘地叮上一句：「但是，我最希望你能來。」

正好侍者來添茶水，還問：「菜夠嗎？」

「夠了。請拿賬單來。」

送她回家的路上，老喬談起整理傢俱和什物的計劃，有很多東西打算留給她。

以貞以過來人的經驗告訴他：「你反正要運很多書。傢俱冰箱在國內都有用，在北京也很普通了，因此，就一塊兒托運回去。你在那兒也許會……」

她把溜到舌間的「再成家」三個字硬生生咽了下去。大陸上的女孩子目前最醉心嫁給歸國學人，老喬再婚的機會確是很大的。這個可能性幾時已經襲上心頭，使人惶惑不知所以，既壓抑不住，又難以消化，竟成了心病。

「東西都有用的，」她終於改口說：「不要隨便送掉。我幫你張羅。」

以貞說話時，可眞沒想到在美國搬一次家的麻煩和複雜。

回憶蘇家離開北京時，那眞是簡單明瞭。一張書桌兩把椅子是公家的，大小三張床也是歸公；幾隻鍋瓢碗筷往四隣一送，剩下便是一點隨身衣物。

她沒料到像老喬這樣一個打了十幾年光棍的人，家當竟然不可勝數，光是各地旅遊和師友學生贈送的紀念品，就是一整個房間。他只想帶走一小部份，其他有的留給兒子，有的就分送蘇家的人。蘇台熱愛音樂，他把一套音響設備留給他。

房子是五月底要清好交給買主。老喬忙着上課和考試，於是蘇家的婦人傾巢而出，全來協助裝箱和清理的工作，連婆婆也來幫忙。

「早知道他會賣得這麽便宜，我們就該把它買過來。」

昭娥直惋惜這房子賣得太賤。

「只要上一層油漆，一轉手就能賺它個三四萬！老喬眞是傻，他再回來，怎麽也買不起這樣的房子！」

「也許他不打算回來了吧。」

以貞只能暗示，老喬並沒有授意她宣佈他的定居計劃。

「我敢打賭，不出三兩年，他就回來！」

昭娥在這點上，倒表示出少有的自信。

「過慣了美國這樣自由舒適的生活，誰吃得消大陸那種苦日子？昨晚電視上還介紹了中國的近況，可憐呀，那些內地的老人和小孩都是補釘又補釘，連台灣的叫化子還不如哩！」

「中國一直很窮苦。」

以貞實事求是，並不特別否認。

「所以呀，要回去也該去台灣嘛！我們一個親戚叫巫春發，下個月就要回台灣工作去。現在流行去大陸哏，我相信老喬回去教書，也是趕時髦。」

沒想到一向不談政治的婆婆却另有見解。

「回大陸，回台灣，都是應該的，怎麽叫趕時髦呢？」她狠狠頂了大媳婦一句，又繼續强調自己的鄉土觀念：「中國人都有落葉歸根的觀念，回去住是很自然的。美國再好，也是人家的。住久了，孩子都和人家結婚去了。長此下去，中國人自己怕就化爲烏有啦！」

昭娥似乎被觸到痛處，頓時噤若寒蟬。

以貞也想起莉娜姐妹倆。自從莉娜搬出去住後，嫂嫂簡直失魂落魄，大有悔不當初的意思。以貞相信，莉娜終將步她姐姐後塵，還是嫁給美國人的。

「我看，喬教授要是眞住到大陸去，」老人家又有妙見了，「他兒子總會去探望他吧。你們不都說他很美國化嗎？多跑兩趟中國，身上就多點中國味道呀！」

婆婆這言簡意賅的話給以貞留下很深的印象。

自五月中旬起，蘇中被學校錄取的消息陸續傳來。好幾個學校要收他。有幾個在外州，他不予考慮，嫌離家太遠。最後就集中到兩個學校，一個是加大德維斯分校農學院，另一個與哥哥同校同系唸電機工程。

以貞面臨選擇的痛苦絕不下於兒子，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就家庭來說，兄弟倆

同校，做媽媽可以搬過去租房子住。這樣一家三口可以互相照顧，既不寂寞，又節省開銷，該是最理想的事。但以貞自己學農，而蘇中對農頗有興趣——他對電機也有自信，由於將來出路好，也願意去唸它——有人傳衣鉢，也是難得的。可惜德維斯校園遠，勢必住校，這一來，一家三口無法守在一處，以貞爲此感到很苦惱。

「加大德維斯分校的農學院，聽說在美國是一流的。」

蘇中曾這麽分析給媽媽聽。

伯伯早表明負担他的所有大學費用，孩子也極有獨立自主的精神，並不在乎住校。但他愛母親，知道她不願自己遠離，因此不敢堅持去德維斯。

「媽，您決定吧，我唸哪兒都好。」

這眞叫做母親的進退維谷。

「阿台，你看呢？」

老大却說：「各有利弊，還是媽自己拿主意——要不，問問喬伯伯去。」

以貞連忙阻止：「他忙着要走，不要去打擾他。反正不急，我們自己再多考慮幾天。」

她說老喬忙，其實是藉口。他哪怕再忙，都願意管這椿事。事實是，自己怕聽他的

意見。這幾年來，老喬爲這個家多次出謀劃策，從來都是合情合理的。在母子的心目中，他的威信是那麽高；他說了什麽建議而自己不採納，那種罪孽的自責是可以預想得到的。

以貞現在眞正了解，也眞正同情嫂嫂的心情了。她躭心女兒嫁給美國人，躭心丈夫在台灣有不軌的行爲，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她害怕孤獨和寂寞。時至今日，以貞才悟到，這份恐懼也降臨到自己頭上。兒子還沒有結婚哪，光爲了求學，做母親的已經要被撇得遠遠的了。

剩下我一個人在家，這日子怎麽打發？

她害怕去想。

等把老喬送走了，我再從長計議吧。

她發現自己忽然變成鴕鳥，不願面對現實，更不能當機立斷。

老喬爲了趕到北京備課，定六月一日啓程。以貞替他收拾雜物，理得井井有條。到交出鑰匙前，裝箱托運的手續全辦完，房內外也打掃得一塵不染。臨走前三天，在德明的堅邀之下，老喬住在他家。

正好巫春發到了舊金山，也住在德明家。他在耶魯大學唸完了建築學碩士，正要回

台灣工作。

老畬臨行前夕，德明大排筵席，給這兩位餞行。以貞母子很早就來幫忙。連莉娜也回家，而且沒帶她男朋友來。這種親友聚會的場合，若夾雜個語言不通的外國人，準是大煞風景。莉娜的伶俐聰明，使蘇家的鬆了口氣。

昭娥看到女兒隻身回家，喜得小眼睛直跟着打轉，恨不得摟在懷裏親熱一下才好。

「唉，莉娜搬回來住多好，阿嬸去勸勸她嘛。」

昭娥在厨房裏覷個空向以貞耳語。

「行啊。」

以貞知道侄女的牛脾氣，並沒有把握，但也無法拒絕當說客。

「德明也想念女兒，不過死鴨子嘴巴硬，不說而已。這麽個大房子，少了她，唉，你不知道，有時冷靜得像墳墓哪！」

以貞手搭在嫂嫂的肩上，表示無言的同情和慰問。

「阿貞，我有個主意，你先別和婆婆及德明說去好嗎？」

以貞同意。於是昭娥把嘴湊近她耳傍。

「讓莉娜先和强尼訂婚，她搬回家住，要唸研究院也好，都由她高興。過一兩年，

如果兩人感情還那麽好，再結婚也不遲。」

「好，我去說說看。莉娜還是懂事的。」

以貞對這個建議感到較有把握，便滿口答應她。

「你想婆婆和德明會同意他們結婚？」

昭娥輕喟一聲，說：「不肯又能怎麽樣？大勢所趨呀！」

正好這時婆婆走進厨房裏，兩人的話頭便打住。

婆婆很會燒台灣菜，而且做起酒席來，更是有板有眼。以貞和昭娥今天都成了她的下手。整個下午，妯娌倆都在削黃瓜皮，切鹹菜絲，剁肉末。以貞是懷着拜師求藝的心情，第一次認眞學做家鄉菜。十道菜全像揷花也似地細心擺列在大碗裏，然後送進蒸籠。要吃前，把它倒扣在精緻的盤碗上，澆上高湯即可上桌。

莉娜姐弟三個陪春發去逛舊金山，回來後又泡在游泳池裏。四個人年紀相近，因此特別有說有笑。

春發個性爽朗，喜歡旅行。早在兩年前來美國唸書時，便肩負個爬山袋，徒步跑遍了日本；又曾去朝鮮、泰國、馬來西亞逛過。如此見多識廣，談起話來便引人入勝，把蘇家兄弟倆聽得耳朵都垂下來了。

「東南亞各國，你覺得哪個地方最好？」

蘇中問他。

「我們台灣！」

他還翹起大拇指，非常的自豪。

「你們都請到台灣來吧，我帶你們環島旅行去！一句話！」

巫春發對家鄉的熱愛可以媲美少女的初戀。他不但令兄弟倆佩服而且羨慕，在飯桌上也給以貞留下極深的印象。

春發本來有獎學金可以繼續再讀博士學位，但他答應了參加設計台中郊區一個類似美國購貨中心的建築羣，因此急着趕回台灣。

「阿春，博士學位不拿，可惜了嘛。」

德明替這個年青人惋惜。

「是啊，」昭娥也說，「一口氣讀完不是省事多嗎？下次再出來，誰知道是什麽時候？台灣局勢變化大哪！」

「正因爲局勢動盪，我才急着要回去。每個人都愛台灣，不就天下太平了嗎？」

說完，他爽朗地一笑，似乎無所畏懼。

春發是嘴大唇薄，張口笑時，牙齒、牙齦和舌頭都洞露無遺。這很像他本人的心胸開濶，令人一覽無餘。

「你可能是特殊例子。」

莉娜柳眉微蹙，表示了不同的見聞。

「我知道的一些人都是打破了頭要離開台灣。好多人托我爸爸把錢拿出來存在美國；有些人已經買好了小國家的護照。他們把台灣看作一隻快沉的船，隨時有個動搖，就想抓把牙刷跑掉。難道不是這種現象嗎？」

「沒有這麼糟。那些逃跑主義者只是一小撮，而且人人唾棄！」

春發頭一搖，大嘴一撇，似乎就把這所謂的一小撮甩到腦後去。

「很多在台灣的人，就像我這樣，是誠心誠意要給台灣做事的。我們生長在社會走向開放和富裕的六十年代，雖然看到許多不公平的現象，但也看到很多進步和繁榮的一面。最重要的是，這些進步和繁榮與我們的參與息息相關！」

說到這裏，他轉向主人：

「阿明舅舅，你住在美國十多年了吧？你自己覺得對美國社會有參與感嗎？」

這個問題頗使德明躊躇了半晌。

「唔，怎麼說呢？我做生意，我納稅，但我不管政治。我想，實在地說，我沒有眞正去參與美國社會吧。」

德明徵詢也似地望望老喬。後者緩慢但認眞地點着頭附議。

春發說：「我住美國兩年，也絲毫沒有這種感覺。但在台灣就不同了！」

說到這裏，年青人的語氣一轉而爲懷念和憧憬，語調溫柔得像在念詩。

「每次離開台灣，我會覺得很新鮮。但過了一陣便無限地懷念她，急着想要趕回去，還要加倍工作，好把那失去的時間補回來。我覺得自己從台灣得到許多，總想着要怎樣回報她。台灣並不是最美好的地方，但她是我們家鄉，我們便要爲她打併。誰能不愛台灣？」

一座默然。

以貞聽着他的話，心窩裏逐漸熱烘烘的。這種純眞可愛的鄉土情懷，似乎許久不曾與聞了。

老喬顯然也很喜歡春發，但他帶着長者的關懷，輕聲地提醒他：

「熱情和理想都是很珍貴的，你這方面非常富有。但是，目前的台灣，特別是『高雄事件』軍法重判之後，保守氣燄高漲，省籍鴻溝再現，凡事要小心些。」

春發感激地一笑：「這是變態，不是常態，總有一天會過去的。喬教授，我想我回台灣所冒的險絕不會大過你去大陸所冒的險。」

老喬微傾了頭，微笑地說：「也許。」

德明這時朗聲大笑。

「好極了！」他說：「你們兩邊就比賽吧！台灣人並不反對有一天和中國統一，最好公平競賽，這才叫和平統一嘛！」

春發馬上舉杯。

因爲談得起勁，幾乎都忘了吃菜。主婦趕緊向大家勸食。

「吃菜，吃菜，不談政治吧。」

快嘴的莉娜偏不放過發表意見的機會。

「中國人爲什麽不設法在美國生根呢？」她說：「三心兩意等於自尋煩惱，既然住美國，就該認同這個社會，做個道地的美國人嘛！我就是這個態度。」

她爸爸嘆口氣說：「道理是如此，可惜我們這一代做不到啊！」

滿座正同聲感嘆，蘇中忽然提出一道問題：「猶太人怎麽樣？」

說起猶太人，大家議論紛紛，有褒有貶，莫衷一是，但佩服的居多。

老喬說：「他們的團結心最值得我們學習，海外華人一直是散沙一盤。」

莉娜提議：「中國人應該向猶太人全盤地學習。他們在美國生根發展，又同時是百分之百的猶太人，這不是你們這一代中國人最响往的嗎？」

老祖母對猶太人有偏見，早撅起嘴了：「猶太人那麽小氣，我看不要跟他們學。來，吃菜吧。台灣菜湯湯水水的，可是不油膩。喬教授多吃一些，到北京去恐怕吃不到了。」

「台灣菜好吃，清淡有味，伯母手藝眞好！」

老喬這一讚美，把老太太喜得合不了嘴。她自己顧不上吃，只忙着給大家挾菜。客人吃越多，她越高興，直到終席都是笑瞇瞇的。

飯後客人移到客廳坐，昭娥端茶出來，莉娜幫忙着上點心。厨房裏就剩下婆婆和以貞收拾碗盤。

「阿中要上哪個大學？」

「還沒定呢。」

以貞把躊躇不決的原因說給婆婆聽。

老太太倒是快刀斬亂麻，劈口就指出要害：

「你當初出來不就是爲了孩子的教育嗎？孩子大了總要離開身邊，强留也沒用，早晚而已。他要唸好學校，就給他唸去。至於費用，免掛心啦。伯伯培養侄子是天經地義的事，何況我自己也爲他們準備了一筆錢。台中還有一棟房子，將來也留給你們。這兩個孩子是蘇家的希望，也是我的希望，我都有妥善的安排。你只管放心吧，阿貞。」

以貞不敢違逆，也找不出理由拒絕婆婆的安排。她只有恭順地答應着。

「出來吃點心吧。」

昭娥來催請兩位。

老太太一向佩服喬健光，一到客廳就把蘇中上哪個大學的事拿來問他的意見。

「當然唸加大德維斯分校好。它的農科，特別是營養學，在全美排列前五名之內。」

經老喬這一指點，大家都爲蘇中能被錄取而紛紛向他祝賀。

以貞聽到兒子能上好學校，嘴上跟着裂出了笑容。但想到事已成定局，分離在卽，又有一股說不出的悵然若失。

老喬瞧着以貞默然不語，便從西裝口袋裏挑出了兩把鑰匙。

「我本來就想把車子留下來，現在就送給阿中吧。這樣，你每個週末都可以回來看

媽媽，怎麽樣？」

以貞想要拒絕，不料老二已經歡呼着接受了。

「當然好！謝謝您，喬伯伯！」

「這怎麽好意思……」

以貞的謙讓似乎顯得多餘了。

這孩子也美國化了，她想，連謙讓都不懂了啊！

德明在一旁推波助浪：「多謝老喬了，那麽，保險費和維修費就由我負責。」

「我馬上給阿中簽過戶書，今晚就開回家吧。」

以貞覺得過意不去，怎麽也該等老喬上機後才來取車。

「我最怕飛機場送行的場面，」老喬說，「明天你們都請不要來，德明送我上飛機就行。」

讓了一會，終於決定，讓德明和以貞代表送他上飛機。

那晚上，老喬的車子就由蘇台開回來。他唸電機，對機械也感興趣，已經好幾回替同公寓的吳太太修過汽車。

「阿台，你若看到還不錯的舊車子，媽也給你買一部。這樣，我們買菜出門也方

便。」

以貞忽然想開了。以前她一直拒絕車子，認爲汽車生活太奢侈浪費，買菜都是兄弟倆用手抱回來的。

「媽，我搭巴士到學校很方便的，不必非有一部車不可。等週末弟弟回來再買菜也行。」

這孩子什麽時候都爲母親着想。

「不，我一定給你買一部車。我自己也要學開車。」

其實，孩子們都嗜車如命。一到家，兄弟倆立刻翻出了各種地圖，開始研究起到德維斯的捷徑。接着又研究加州附近的公園，指指點點，好不興奮。

以貞見他們埋頭地圖上，夜深了也不知休息。她不忍掃他們的興，自己悄悄回到房裏來。脫衣上床了，還聽到他們在飯桌上嘰嘰喳喳地。孩子們近在咫尺，但她知道他們很快就會走得遠遠的。昭娥式的恐慌又襲上心頭。

但我不應該落到這種下塲才對。她自己跟自己辯論着。我曾經像巫春發那樣，有過熱情和理想的；我也熱愛工作。

現在，我的工作是什麽呢？她問自己。

前廳傳來了孩子們談論汽車和旅行的聲音。以貞覺得他們的前途倒隱約可以預見。唸工程，唸農科，拿博士，受僱於大企業公司，成爲第一代華僑。然後華洋通婚，產生不中不西的第二代。以後可能是失去認同感的第三代……

蘇台說得對，再怎麽自由舒適，總有欠缺的感覺。沒有參與感。巫春發的話眞是一針見血呀！爲了做個有尊嚴的中國人，舉家飄洋過海而來。折騰一番，如果最後只是斷送了做中國人的天職，豈不功虧一簣？

以貞在床上輾轉反側。鬆軟的雙人床彈簧在壓力下發出了顫抖。她感到頭腦昏沉，身子恍惚飄泊在汪洋大海中。

我究竟是隨波逐流的浮萍？還是那寬濶無邊的海岸，等候着迎接遠洋的歸帆？

那一夜，她苦苦地思索着。

第二天午後，德明載了老喬，按約定時間來接以貞。孩子們和喬伯伯握別。

「你們再來北京玩啊！」老喬叮囑他們。

「一定來。祝喬伯伯一路順風！」

以貞發現老喬今天的神色有些凝重；不時扶正原本不歪的眼鏡，嘴角緊拉出折痕；

眼神有些急躁不安。稀薄的頭髮上了過多的頭油，梳痕像有犁過的田溝，整齊僵硬。他臉上是一種興奮和緊張過度後的疲倦相。

以貞推己及人，猜想自己一夜無眠，臉色也一定十分嚇人。很後悔出門前沒用點化妝品掩飾一下。爲此，她羞愧地垂下了頭。

在機場裏，有許多位金門大學的同事來送行。上機前，老喬和他們一一握別。

「老喬，一路順風！」

「德明，咱們北京見吧！」

兩個老朋友互相擁抱。

「老喬，你按時回來，我請你吃遍舊金山的中國館子！」

「你來北京，咱們上全聚德吃烤鴨！」

「噯，台北的烤鴨更好，不信比比看，我做東！」

兩人臨別了還不忘抬槓，把機場送行的人都惹笑了。

老喬最後和以貞握別。

「阿貞，請保重。」

「我很快就來看你。」

她平靜但果斷地告訴他。

「眞的？」

驚喜在他眼中燃起了火花，一掃適才的急躁不安，雙眸忽然光輝燦爛起來。他那雙厚實的手掌，越握越緊，似乎把他一身的力量都要凝注在這一握裏。

「眞的。」

以貞不曾承受過這樣强烈的握手，當下疼得她不住地眨眼。

「那麽，北京見！」

她暗咬着牙，舉起被壓痛的手向他揮別，目送他消失在機艙口。

在回家的路上，德明問她：

「阿貞，你怎麽想到去北京？不是要去台灣嗎？」

「我都會去的。」

她信心十足。手還有點疼，但那麻麻的感覺，傳到心頭却化做陣陣的温暖和希望。

一九八零年七月寫於柏克萊

《城裏城外》的糾紛（代序）

零星發表的小說能有一天結集成長，該是一件喜事。對這個集子的出版，我却有備嚐酸甜苦辣的複雜心情。主要是其中幾篇小說曾引起各種批評和爭論。

七十年代的最後幾年，對海峽兩岸來說均是多事之秋。我個人對國家比較多愁善感，有什麽事件發生，容易激動，常忍不住要發表意見。偏偏筆又禿，不會寫政論，只能把一些想法融入小說中去。於是，一向反對文學爲政治服務的我，竟不知不覺中身體力行起來。

牽涉到政治而招惹是非自不在話下，偏偏有一篇卽興寫成的小說，原無「居心叵測」的企圖，結果闖的禍最大。

我從來不曾諷刺過人。某回偶然對某人有所聽聞，回家心血來潮，帶着姑且幽默他一下的衝動寫了《城裏城外》。想是篇名取錯了，竟弄得陰錯陽差，甚至張冠李戴。文章發表以來，褒貶隨之，誤會尤其不斷。

八〇年春天，美國《華僑日報》發起了圍剿，以後香港某些左派報刊也跟上，再加上北京來的反應，眞是浩浩蕩蕩。不過他們攻擊得最凶的地方往往是最具眞實性的所在，因此，我雖然四面楚歌，倒也無動于衷。

誤會却不一樣。

去年春節，外子與我匆匆開了一小時多的汽車去探訪一位睽違廿載的朋友。把手言歡後，正聊得熱絡，對方忽然不勝委曲地問我：「聽說你把我寫進了小說，是嗎？我捫心自問，並不曾像蕭勁生那樣表演過反共又擁共的鬧劇嘛！」

我當場一愣。

寫小說的人照理要賣關子，不輕易說出模特兒來。那時我却顧不得這些，立刻掀了牌底。雖然爲他解了迷，但我們大年初一的喜氣却被沖得精光。

也是去春，同學李歐梵到北京訪問。一個老北京特地在一個夜晚帶他去逛街。七拐八彎後到了一條胡同，他指着悄聲說：「這就是某某胡同」

歐梵好奇地問：「誰住在這裏？」

「就是宦鄉呀？」

「宦鄉是誰？」

「咦，就是《城裏城外》中那個團長老侯呀！」

歐梵好笑之餘，忍不住抗議：「你們怎麽能這樣解釋陳若曦的小說？她是搞創作。小說創作眞眞假假，不能這麽一一對號入座呀！」

我事後聽了也是吃驚不小。我也不知這宦鄉是何人，查問後知道是復職的幹部，如今官運正亨通。這下，我頗爲憂心忡忡。看來大陸是暫時不去訪問爲宜，搞不好揪去批鬥可就不妙。

最近去休士頓大學演講，聽衆中有人問我如何塑造和刻畫小說角色。當時感到汗顏之至。我還沒碰到一個塑造人物比我在《城裏城外》中更失敗的。不但張冠李戴，同一個角色竟有性趣大相逕庭的人搶着認同。

有個角色娶了個美國太太，某人也娶了美國太太，特地託朋友輾轉相告，頗不滿我「誇大」及「醜化」了他的太太。有個角色寫詩，不幸一個寫詩的朋友誤以爲我在影射他，認爲我不夠朋友。

身爲作者，我的惶恐自不言而喩。

其他角色還有牽扯更多的，這兒只好畧去不提，否則可以寫成一部完全記實的「續篇」。

動盪的七十年代過去了，我爲政治衝動而寫小說的日子也告一個結束。把這篇惹是生非的小說列爲書名，爲的是提醒自己，今後不可再作即興式的「創作」。

八一年四月初寫于柏克萊加大

城裏城外　　陳若曦

出　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電話：五一二八三六七一
印　刷：藝城印刷公司
柴灣利衆街40號富城工業大厦16樓A4
定　價：港幣十四元
再　版：一九八四年四月